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

第一本 第三分

中華民國十九年刊行

各地商務印書館經理發售

售價捌角

國 立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第一本第三分

北 平

中華民國十九年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一本　第三分

目　錄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羅常培

附錄一　年表

附錄二　金尼閣音韻經緯總局與利馬竇注音合表

楊選杞聲韻同然集殘稿跋…………………………………羅常培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高本漢箸　趙元任翻譯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並論冬蒸兩部…王靜如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

羅　常　培

一　敍論

I.　研究中國音韻學的困難

II.　西儒耳目資等在中國音韻學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國音韻學所感到的困難：第一是分析"音素"；第二是測定"字音"。標音的方法，從"譬況"，"讀若"，演進到反切，自然是改良了好多；畢竟一個方塊的漢字祇能代表一個整個的聲音，由漢字的形體上絕不能看出那一個字由那些個音素構成；並且反切上字旣不是單純的聲，反切下字也不是單純的韻，拿牠來拼音，絕沒有用單純的聲母韻母那樣簡單易曉。因此僅僅靠着漢字造成的反切來研究音韻學，除去"口耳相傳"，"心知其意"外，很少好的方法使人知道牠是童蒙可喩的容易東西。再者，人類的語音是隨着時間空間變易的。陳第說："一羣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遷變，繫乎時者也"。（讀詩拙言）　那末，拿現在的字音推測從前某一時代的字音，其不精確的程度恰好像用北平的語音推測閩粵的語音一樣！周秦以前，姑且不論。切韻的系統，儘管那樣精密，直到現在，我們根據牠的韻部跟反切，祇能明瞭牠的聲韻分類，要想考定音値，便不能希望單從切韻本身探討出甚麼滿意的結果來！就是研究元明以降的音韻，也不免感受同樣的困難。究其主因，不過因爲各時代流傳的韻書沒有字母式的音標作研究的根據罷了。自從印度文化東來，一班譯經的沙門，受了梵語"體文"（Vyañjanam）的啟示，歸納切韻和唐韻裏頭的反切上字，造成見溪羣疑等三十六字母，辨別七音，分"轉"列圖，以爲沙門"唱韻"的準則，這是中國音韻學接觸外來文化後的第一度演進。但是直接用羅馬字母注音，使後人對於當時各個字的音値比較得到清晰的印象，並且給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蹊徑的，明季的耶穌會士（Jesuit）要算是"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功臣了。

明朝萬曆天啟之間，一班耶穌會士挾着他們會裏的特殊精神跟學養，相繼來到中國。當時國內的學者，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韓霖，王徵等，都跟他們往來，對於明清之交的學術思想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最昭著的成績，自然是在天文

算法一方面。此外如利瑪竇 (Matteo Ricci) 的交友論，萬國輿圖；孟三德 (Edward Da Sande) 的名理探，寰有詮：艾儒略 (Giulio Aleni) 的職方外紀；熊三拔 (Sabatthinus de Urcis) 跟徐光啟的泰西水法；鄧玉函 (Jean Terenz) 的人身說概；鄧玉函跟王徵的奇器圖說，諸器圖說；湯若望 (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則克錄；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韓霖的守圉全書，愼守要錄等著作；對於倫理，論理，輿地，理化，生理，農業，水利，製造各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凡是留心明清之交的學術思想者，大概都知道。祗有他們對於中國音韻學的貢獻，反倒破其他方面的成績所掩，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據我觀察，利瑪竇的羅馬字注音跟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的西儒耳目資在中國音韻學史上跟以前守溫參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以後李光地音韻闡微參照滿文所造的"合聲"反切，應當具有同等的地位。因爲他們：

1. 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的音素，使向來被人看成繁雜的反切，變成簡易的東西；
2. 用羅馬字母標註明季的字音，使現在對於當時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
3. 給中國音韻學研究開出一條新路，使當時的音韻學者，如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受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有研究的必要。

二　程氏墨苑裏的利瑪竇注音

I.　西儒耳目資的先導——龐迪我，郭居靜，利瑪竇

II.　利瑪竇注音的條理

III.　利瑪竇注音的特點

在金尼閣作西儒耳目資以前，他同會的朋友裏已經有利瑪竇，郭居靜 (Lazane Cattaneo)，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 三人作他的先導。西儒耳目資自序說："幸至中華，朝夕講求，欲以音字通相同之理。但初聞新言，耳鼓則不聰；觀新字目鏡則不明。恐不能觸理動之內意。欲捄聾瞽，舍此藥法，其道無由：故表之曰耳目資也。然亦述而不作，敝會利西泰（瑪竇），郭仰鳳（居靜），龐順陽（迪我）實始之；愚竊比於我老朋(？)而已"。龐迪我關於音韻學有甚麼著作，已經無從考見。利

瑪竇關於這方面的著作，據 Thoeph Boyer 說：有大西字母一種。可是現在除去程氏墨苑裏的四篇注音文章，另外找不到別的東西。郭若靜關於那方面的著作，據 Louis Pfister 說：有西字奇蹟一種，是一千六百零五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在北京印的。（見耶穌會士來華諸人傳記頁四十三）。這本書現在也很不容易找到。據 Henri Cordier 說：羅馬教皇的圖書館（Vaticane Library）裏藏有西字奇蹟的殘片六葉，是中國墨的拓本，中國名字叫做程氏墨苑。（參閱 *Bibliotheca Sinica* Vol. V. p. 36, 77）。不過，西字奇蹟的作者誰？Cordier 並沒有說明。那末，這六葉殘片跟程氏墨苑裏的利瑪竇注音究竟是一是二，還是疑問。所以本篇根據的材料，除去西儒耳目資以外，祇有程氏墨苑裏的利瑪竇注音。

程氏墨苑裏的利瑪竇注音，一共有四篇：(1) 信而步海疑而即沉；(2) 二徒聞實即捨空虛；(3) 婬色穢氣自速天火；(4) 述文贈幼博程子。最近經陳援安先生用通縣王氏鳴晦廬藏本景印行世，標名爲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我根據這四篇注音裏三百八十七個不同音的字，歸納牠們拼的條理，得出下列的結果來：

(1) "字父"（卽聲母。借用金尼閣的名稱）二十六

字父	假定的音值	例字	附註
c	[k]	改cài,功cōm,古cù	在 a, o, u 前
	[ts]	則cĕ, 卽ciĕ,子 cù	在 e, i(y), ù 前
c'	[k']	堪c'ān,苦c'ù,可c'ò	在 a, o, u 前
	[ts']	前c'iên,且c'iè,次c'ú	在 e, i(y), ù 前
ç	[ts]	哉çāi,足çō'助çú	在 a, o, u 前
ç'	[ts']	曹ç'âo,從ç'ûm	在 a, o, u 前
f	[f]	方fām,非fī	
g	[g]	艾gái,吾gû	在 a, o, u 前
	[ʒ]	然 gên,人 gîn	在 e, i(y) 前
h	[x]	海 hài, 湖 hû	
j	[ʒ]	若 jŏ, 如 jû	在 a, o, u 前
k	[c]	見 kién, 教 kiáo	在 i(y) 前

字父	假定的音值	例字	附註
k‘	[c‘]	奇 k‘î, 巧 k‘iào	在 i(y) 前
l	[l]	賴 lái, 流 liêu	
m	[m]	明 mîm, 謬 miéu	
n	[n]	難 nân, 能 nêm	
p	[p]	邦 pām, 並 pím	
p‘	[p‘]	僻 p‘iĕ	
q	[kw]	廣 quàm, 觀 quōn	在 u—類複韻母前
q‘	[k‘w]	睽 q‘uēi, 廓 q‘uŏ	在 u—類複韻母前
s	[s]	色 sĕ, 三 sān	
t	[t]	大 tá, 道 táo	
t‘	[t‘]	通 t‘ūm, 天 t‘iēn	
v	[v]	萬 ván, 物 voĕ	
x	[ʃ]	身 xīn, 手 xèu	x 還跟 i 一類韻母拼，所以牠的音值是混合舌葉的[ʃ]，不是眞正舌尖後的[ʂ]。ch, ch‘, g₂, j 等可據此類推。
ch	[tʃ]	眞 chīn, 正 chím	
ch‘	[tʃ‘]	出 ch‘ŭ, 城 ch‘îm	
ng	[ŋ]	我 ngò, 愛 ngái	在 a, o 前
nh	[ɲ]	藝 nhí, 業 nhiĕ	在 i(y) 前

(II) "字母"（即韻母。借用金尼閣的名稱）四十四

字母	假定的音值	例字	附註
a	[ɑ]	太 tá　發 fă	
e (ə)	[ə]或[ɛ]	則 cĕ　者 chè	單用，或在 u,m 前、o,u 後，均讀[ə]；在 i,u前，

字母	假定的音値	例字	附註
			i, iu 後,均讀[ɛ];在 eao, eam 兩母中讀[e]。
i (y)	[i]	幾 ki 嗜 ký	
o	[ɔ]	我 ngò 多 tō	在a後或作韵頭用時讀[ʊ]
u	[u]	古 kù 土 t'ù	以上單韵母五。
ai	[ɑi]	哉 çāi 改 cài	
ao	[ɑʊ]	好 hào 少 xào	
eu	[əu]	壽 xéu 臭 ch'éu	
ia (ya)	[iɑ]	家 kiā 雅 yà	
ie	[iɛ]	邪 siê 業 nhiĕ	
io	[iɔ]	確 k'iŏ 學 hiŏ	
iu (yu)	[y]	居 kiū 虛 hiū	
oa	[ʊɑ]	化 hoá	
oo	[ʊɔ]	座 çoó	uo 母在 t,ç 各系後變 oo
oe	[ʊə]	或 hoĕ 物 voĕ	
ui	[ui]	對 tuí 內 nuí	
uo	[uɔ]	臥 guó 火 huò	
eao	[eɑʊ]	撩 leào	
iai	[iɑi]	解 kiài	
iao	[iɑʊ]	教 kiáo 巧 k'iáo	
iue	[yɛ]	決 kiuĕ 絕 ieu	
ieu	[ieu]	久 kièu 修 siēu	
oei	[ʊɛi]	灰 hoēi 貝 poéi	
uai	[uɑi]	國 quāi	
uei (uey)	[uɛi]	睽 quēi 爲 guéi	以上複韵母二十
am	[ɑŋ]	方 fām 藏 ç'âm	

字母	假定的音值	例字	附註
an	[ɑn]	看 c'án 山 xān	
em	[əŋ]	等 tèm 生 sēm	
en	[ɛn]	文 vên 門 mên	
im (ym)	[iŋ]	精 cīm 明 mîm	
in	[in]	欽 k'īn 民 mîn	
um(om)	[uŋ]	從 c'ûm 衆 chúm	
eam	[eɑŋ]	兩 leàm 量 leám	
iam	[iɑŋ]	將 ciām 像 siám	
ien	[iɛn]	前 c'iên 見 kién	
yum	[yŋ]	用 yúm	
iun	[yn]	君 kiūn 論 liún	
oam	[ʊɑŋ]	荒 hoām 恍 hoàm	
oem	[ʊəŋ]	猛 moèm	
uam	[uɑŋ]	廣 quàm	
uen	[uɛn]	聞 vuên 問 vuén	
uon	[uən]	觀 quōn 亂 luón	
iuen(yuen)	[yɛn]	圓 yuên 全 c'iuên	以上附聲韻母十七
lh	[əɹɤ]	而 lh 爾 lh	捲舌韻母一

附"次音"字母四

字母	假定的音值	例字	附註
o'	[ŏ]	足 çŏ' 逐 chŏ'	"次音"之解釋詳後
ŭ	[ɿ]	自 çŭ' 思 sū	
ie'(ye')	[iĕ]	乙 yĕ' 筆 piĕ'	
io'(yo')	[iŏ]	欲 yŏ'	

(III) 聲調符號五

調類	符號	例字		附註
清	一	觀 quōn	山 xān	即陰平
濁	∧	文 vên	人 gîn	即陽平
上	＼	古 cù	雅 yà	
去	／	教 kiáo	化 hoá	
入	◡	學 hiŏ	業 nhiĕ	

此外，聲母裏的 r，韵母裏的 y，æ，在我看，都沒有另立一類的必要。因爲在這四篇注音裏頭，"歐羅巴"的"邏"字見了兩次，全拚作"ró"；可是"利瑪竇"的"利"字見了四次，有兩次拚作"Rí"，有兩次拚作"Lý"：可見 r 音的存在，恐怕受了原文"European"跟"Ricci"的影響，沒有完全去掉中國所無的顫音 (trilled consonant)，無須當作獨立的聲母。y 字發見的回數很多，乍一看起來，好像 i, iu 不跟聲母拚的時候，是拿 y 字起頭兒，例如："遺"(ŷ)，"雅"(yà)，"勇"(yùm)，"圓"(yuên) 等都是這樣。可是一仔細比較，立刻就有"以"(ì)，"逾"(iû)，"因"(īn)，"援"(iuên) 等例外。並且同是一個"形"字，拚成 hîm 或 hŷm 兩式；同是一個"彼"字，拚成 pỳ 或 pì 兩式：可見 i，y 之分，不過是隨便的亂用，好像一個"十"字有 xǎ 或 xĕ 兩式，便不能承認 æ，e 分立一樣。因此我認爲利瑪竇所用的"字父""字母"，祇有上邊列舉的那些個。

本來，根據不滿四百個單字音所作的統計，並沒有絕對的精密價值。可是上面所舉的那些"聲"，"韵"，"調"，從沿革上講，既然跟明以來的普通音大致相同；並且拿牠們跟西儒耳目資比較，除去幾處小的出入，大體並沒有甚麼差異（詳後）。我想就是大西字母尚在人間，牠的內容恐怕也不過如此。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聲母一方面，例如：代表 [k] [k'] 兩音的 c，c'，k，k'，q，q' 六母；[ts] [ts'] 兩音有 ç，ç'，ç，ç'，四母；[ʒ] 音有 g，j 兩母，牠們的用法各隨後面的韵母不同。在韵母一方面，有些字在沿革上本屬一韵，往往受了前面聲母的影響，因而變成不同的韵母。例如："兩"(leàm)，"像"(siám)，廣韵同屬養韵，因爲 l 跟 s 的發音部位不同，牽連着使韵母發生 eam 跟 iam 的分別；"荒"(hoām)，"廣"(quàm)，廣韵同屬唐韵（舉平賅上），因爲 h 跟 q 的發音部位不同，牽連着使韵母也發生 oam

跟 uam 的差異：這種精密的分析已經超過"音位"(Phoneme)的觀念，進一步注意到"音質"(Phone)，頗同近代語音學家的眼光不謀而合。(參閱 D. Jones: *The Pronunciation of Russian*, Chap. VIII, pp. 49—52)。至於這些"聲""韵""調"所代表的聲音跟古音國音有甚麼關係，爲敘述的方便起見，且留待下文討論。

三　西儒耳目資裏關於音韻韵要點

I. 此書的流傳

II. "字父"與"字母"

III. 萬國音韵活圖與中原音韵活圖

IV. "四品切法"

V. 何謂"甚""次""中"？

VI. 利瑪竇與金尼閣注音的異同

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作於明天啟五年乙丑(1625)夏月，成於六年丙寅(1625)春月(王徵序)。凡五閱月(自序)，三易稿始成(韓雲序)。這部書流傳甚少。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錄的，已經"殘闕頗多，並非完書"(參閱經部小學類存目二)。現在上海東方圖書館所藏明天啓六年關中涇陽張問達的原刻本，還存有譯引首譜二册，一百十一頁；列音正譜二册，一百五十五頁；列邊正譜二册，一百三十五頁；卷首載張問達，王徵，韓雲，張緟芳幾個人所作的序跟金尼閣的自序，共六篇，二十四頁：全書一共有六册四百二十五頁。其中雖然也不免有殘闕的地方，可是比四庫著錄本略爲完備。(東方圖書館善本書庫經部一三五號)。此外順德溫氏(汝适)藏有譯引首譜一册(見鈔本順德溫氏藏書目)；倫敦王家圖書館，羅馬教皇圖書館(Vaticane Library)跟巴黎國家圖書館也都藏有牠的殘本(參閱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III pp. 1905—1906, 及 Vol. V. p. 3909)。

這書裏邊所分的三個譜，祇有列音韵譜和譯引首譜的一部分跟音韵學有關係。張緟芳的序說："未覩字之面貌，而先聆厥聲音者，一稽音韵譜則形象立現，是爲耳資；既覩字之面貌而弗辨其誰何者，一稽邊正譜，則名姓昭然，是爲目資。而譯引首譜則以圖例問答闡發音韵邊正之所以然，以爲耳目之先資者也。"金氏自己也說：

"首譜圖局問答，全爲後來二譜張本。其第二列音韻譜，正以資耳：第三列邊正譜，正以資目。蓋音韻包言，邊正包字。言者可聞，字者可覽。是耳目之資，全在言字之列也言旣列，則分音韻；字旣列，則分邊正：故書雖分爲二譜，總表之爲耳目資也"。（譯引首譜列音韻譜問答）。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在"言"不在"字"，重"耳"不重"目"，所以對於"因形以求聲"的列邊正譜可以存而不論。

上文說過，金尼閣作這部書，是遵守他同會利西泰，郭仰鳳，龐順陽等草創的規模，"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朋（？）"的（自序）。所以書中關於"聲""韻""調"的分類，有十分之八跟利瑪竇相同。他所用的二十九個"元音"（卽字母），分爲三類：—

(1) "自鳴"者（卽元音 Vowels）五：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値	例		字
丫土音	a	[ɑ]	巴 pā	拿 nâ	馬 mà
額土音	e	[ə]或[ɛ]	珀 'pĕ	遮 chē	熱 jĕ
衣	i	[i]	妻 'çī	黎 lí	離 lî
阿	o	[ɔ]	我 gò	頗 'pò	錯 'çŏ
午	u	[u]	孤 kū	度 tú	苦 'kù

(2) "同鳴"者（卽輔音 Consonants）二十：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値	例		字
則	ç	[ts]	尊 çūn	酒 çièu	醉 çuí
測	'ç	[ts']	村 'çūn	前 'çièn	情 'çîm
者	ch	[tʃ]	眞 chīn	正 chím	壯 chóam
撦	'ch	[tʃ']	恥 'chì	差 'chā	舛 'chuèn
格	k	[k]	敬 kím	改 kài	過 kuó
克	'k	[k']	考 'kào	勤 'kîn	懇 'kèn
百	p	[p]	不 pŏ	標 piāo	傍 pám
魄	'p	[p']	平 'pîm	偏 'piēn	頗 'pò
德	t	[t]	敦 tūn	道 táo	德 tĕ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值	例		字
忒	't	[t']	推 'tūi	陶 'tâo	唐 'tâm
日	j	[ʒ]	儒 jû	忍 jin	讓 jám
物	v	[v]	無 vû	萬 ván	物 vŏĕ
弗	f	[f]	非 fī	佛 fŏe	法 fă
額	g	[ɡ]	愛 gái	昂 gâm	偉 goèi
勒	l	[l]	戀 liuén	良 leâm	類 luí
麥	m	[m]	美 mùi	面 mién	貌 máo
搦	n	[n]	嫩 nún	女 niù	娘 niâm
色	s	[s]	細 sí	梭 sō	巡 siûn
石	x	[ʃ]	愼 xín	升 xīm	賞 xàm
黑	h	[x]	喜 hì	恍 hoàm	忽 hŏ

(3) "不鳴"者（卽"他國用，中華不用"的輔音）四：

b [b]　　d [d]　　r [r]　　z [z]

"自鳴"的五字，叫做"一字元母"。由"元母"互相結合或跟"同鳴"的-m,-n,-l三字結合生出二十二個"自鳴二字子母"：—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值	例		字
愛上音	ai	[ɑi]	開 'kāi	賣 mài	買 mái
澳上音	ao	[ɑʊ]	好 hào	擾 jào	鬧 náo
盎上音	am	[ɑŋ]	商 xām	常 'châm	忙 mâm
安上音	an	[ɑn]	三 sān	餐 'cān	飯 fán
歐上音	eu	[əu]	謀 méu	口 'kèu	寇 kéu
硬上音	em	[əŋ]	猛 mèm	亨 hēm	騰 'têm
恩上音	en	[ɛn]	染 jèn	文 vên	痕 hên
鴉	ia	[iɑ]	駕 kiá	賈 kià	家 kiā
葉	ie	[iɛ]	訐 kiĕ	爹 tiē	斜 siê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值	例		字
藥	io	[iɔ]	削 siŏ	脚 kiŏ	殼 'kiŏ
魚	iu	[y]	恤 sĭu	女 niu	閭 lîu
應	im	[iŋ]	病 pím	境 kìm	成 'chîm
音	in	[in]	嗔 'chīn	鄰 lîn	人 jîn
阿答	oa	[ʊɑ]	耍 xoà	滑 hoă	花 hoā
阿德	oe	[ʊə]	佛 foĕ	物 voĕ	韄 hoĕ
瓦	ua	[uɑ]	誇 'kuā	刮 kuă	瓜 kuā
五石	ue	[uə]	拙 chuĕ	說 xuĕ	國 kuĕ
尾	ui	[ui]	誰 xuî	吹 chuī	觜 çuì
屋	uo	[uɔ]	課 'kuó	國 kuŏ	貨 huó
而	ul	[əɹ˞]	而 ûl	爾 ùl	二 úl
翁	um	[uŋ]	馮 fûm	總 çùm	統 'tùm
無切	un	[un]	論 lûn	村 çūn	蠢 chùn

二十二個"自鳴三字孫母"：—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值	例		字
無切	eao	[eɑʊ]	聊 leâu	了 leàu	料 leáu
無切	eam	[eɑŋ]	良 leâm	兩 leàm	量 leám
隘	iai	[iɑi]	街 kiāi	解 kiài	鞵 hiài
堯	iao	[iɑʊ]	效 hiáu	巧 kiàu	妙 miáu
陽	iam	[iɑŋ]	獎 çiàm	強 'kiâm	相 siám
有	ieu	[iəu]	酋 çiêu	求 'kiêu	救 kiéu
烟	ien	[iɛn]	片 'pién	箋 çiēn	荐 çién
月	iue	[yɛ]	闕 'kiuĕ	雪 siuĕ	月 iuĕ
用	ium	[yŋ]	擁 iùm	雄 hiûm	胸 hiūm
雲	iun	[yn]	雲 iûn	熏 hiūn	韻 iún
阿蓋	oai	[ʊɑi]	懷 hoâi	壞 hoái	夥 hoài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值	例		字
無切	oei	[ʊɛi]	悲 poēi	儁 goéi	貝 poéi
阿剛	oam	[ʊɑŋ]	搶 'choâm	黃 hoâm	莊 choām
阿干	oan	[ʊɑn]	緩 hoàn	還 hoân	環 hoán
阿根	oen	[ʊɛn]	魂 hoên	昏 hoēn	混 hoèn
歪	uai	[uɑi]	怪 kuái	媧 kuāi	快 'kuái
威	uei	[uɛi]	鬼 kuèi	歸 kuēi	跬 'kuèi
王	uam	[uɑŋ]	往 uàm	誑 kuám	王 uâm
彎	uan	[uɑn]	慣 kuán	頑 uân	翫 uán
五庚	uem	[uəŋ]	觥 'kuēm	肱 kuēm	礦 kuèm
溫	uen	[uɛn]	本 puèn	困 kuén	悶 muén
豌	uon	[uɔn]	官 kuōn	滿 muòn	換 huón

一個"自鳴四字曾孫母"：一

"中字"	"西號"	假定的音值	例		字
遠	iuen	[yɛn]	權 'kiuén	倦 kiuén	涓 kiuè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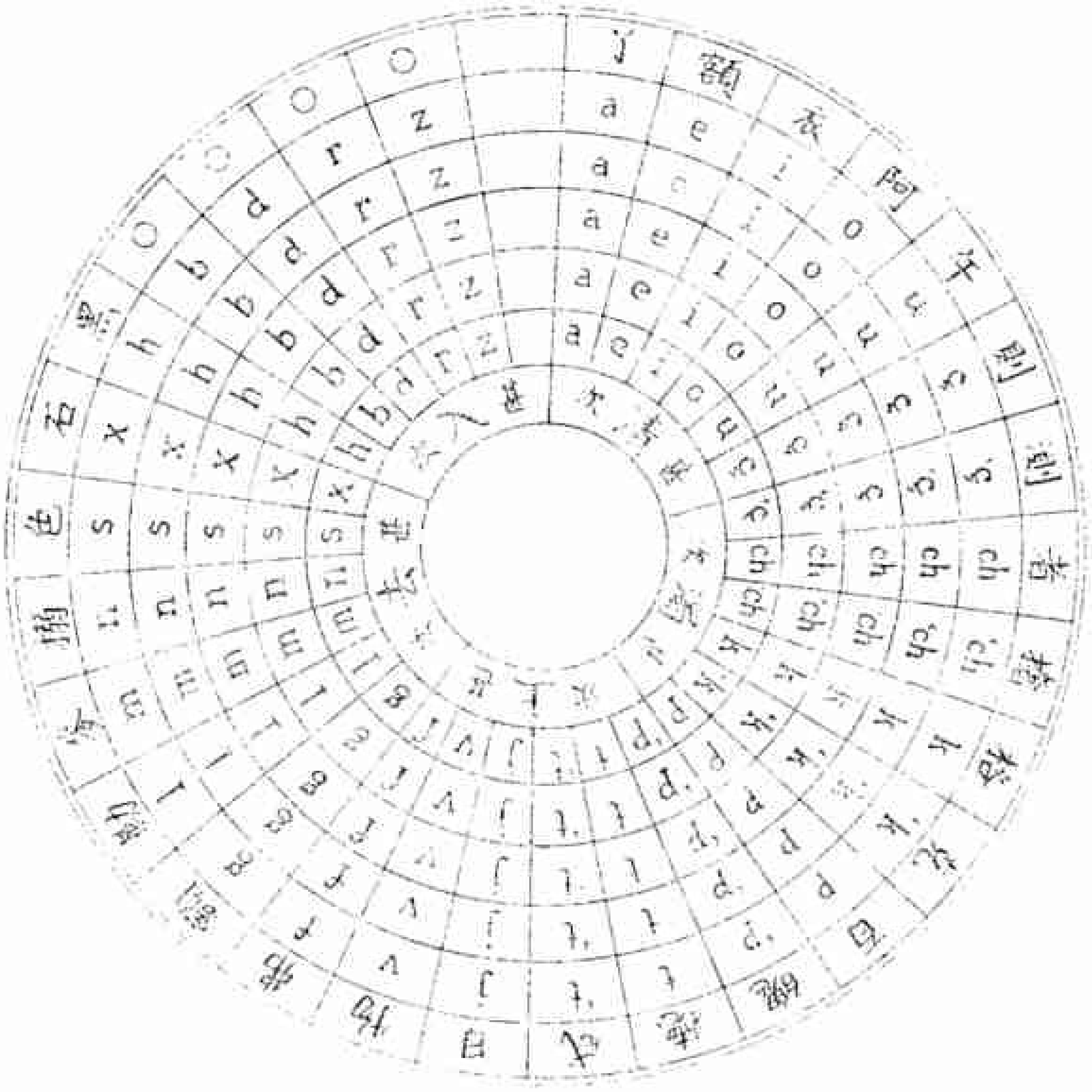
合起來一共有五十個"列音"，是爲"字母"（就是韻母 Finals）；而以自則至槩同鳴者二十字爲"字父"（就是聲母 Initials）。二十個"字父"裏頭有"輕""重"的不同：從第一到第十是一"輕"一"重"對列；第十以後的九個音都是"輕"音，祇有末一個音是"重"音。照他自己的解釋，"重音者，自喉內强吹，而出氣至口之外也"。其實所謂"輕""重"，就是"不送氣"（Unaspirated）跟"送氣"（Aspirated）的分別。五十個"字母"各可分爲"清"（一），"濁"（∧），"上"（＼），"去"（／），"入"（ᵕ）五聲；並且第五 u 攝五聲皆分"甚""次""中"（u, ù, ụ）三音；第三 e 攝，第四 o 攝，第十四 ie 攝，第十五 io 攝，第二十四 uo 攝的入聲，各分"甚""次"二音。（"甚"，"次"，"中"的說明詳後）於是拿五十"字母"爲經，二十"字父"除去 'ç 'ch, 'k, 'p, 't，五重音爲緯，譜爲音韻經緯總局（參閱譯引首譜音韻經緯總局跟音韻經緯總局說）。又拿五十"字母"加上五聲跟"甚""次""中"爲經，二十"字父"爲緯，譜爲音韻經緯全局（參閱譯引首譜音韻經緯全局跟音韻經緯全局說）。

列音韻譜所根據的"中原音韻"，在全局裏已經完全包括。"欲切某字，先察其父，後察其母"，"父母相會"，"字子"（就是聲韻合成的單字音）自然孳生出來。金氏爲表現"自鳴同鳴相配之妙"，（列音韻譜問答）又擬作了"萬國音韻"跟"中原音韻"兩個活圖。

萬國音韻活圖"共作五圈，每圈有二十九個元音之號。………二十九號之後，並空一方以備用。此五圈欲會之以成萬音，故宜活動以便參對。五圈之內，另有一小圈，五聲所備，中各有甚有次。惟外一圈不動，餘圈動而從之。假如欲成一字之音'衣'(i)字，取內第五圈之清平，其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在外之圈，俱以空方對之，則'衣'(i)一字之音成矣。欲成二字之音'魚'(iu)字，推第四之空方，而以第四之'午'(u)加之；但'魚'字濁平，其字內有號，二圈併外空方二圈移付濁平，則'魚'之音成矣。欲成三字之音'月'(iuě)字，推第三之空方，而以第三之'額'(e)加之；但'月'字入聲，三圈併外空方二圈移對入聲，則'月'之音成矣。欲成四字之音'遠(iuèn)字，推第二之空方，而以第四之'搦'(n)加之；但'遠'字上聲，四圈併外空方一圈移對上聲，則'遠'(iuèn)字之音成矣。欲成五字之音'倦'(kiuén)字，推第一之空方，而以第五之'格'(k)字加之；但'倦'字去聲，五圈併移對去聲，則'倦'(kiúen)字之音得矣"。（譯引音韻萬國音韻活圖說。參閱附圖一）

附 圖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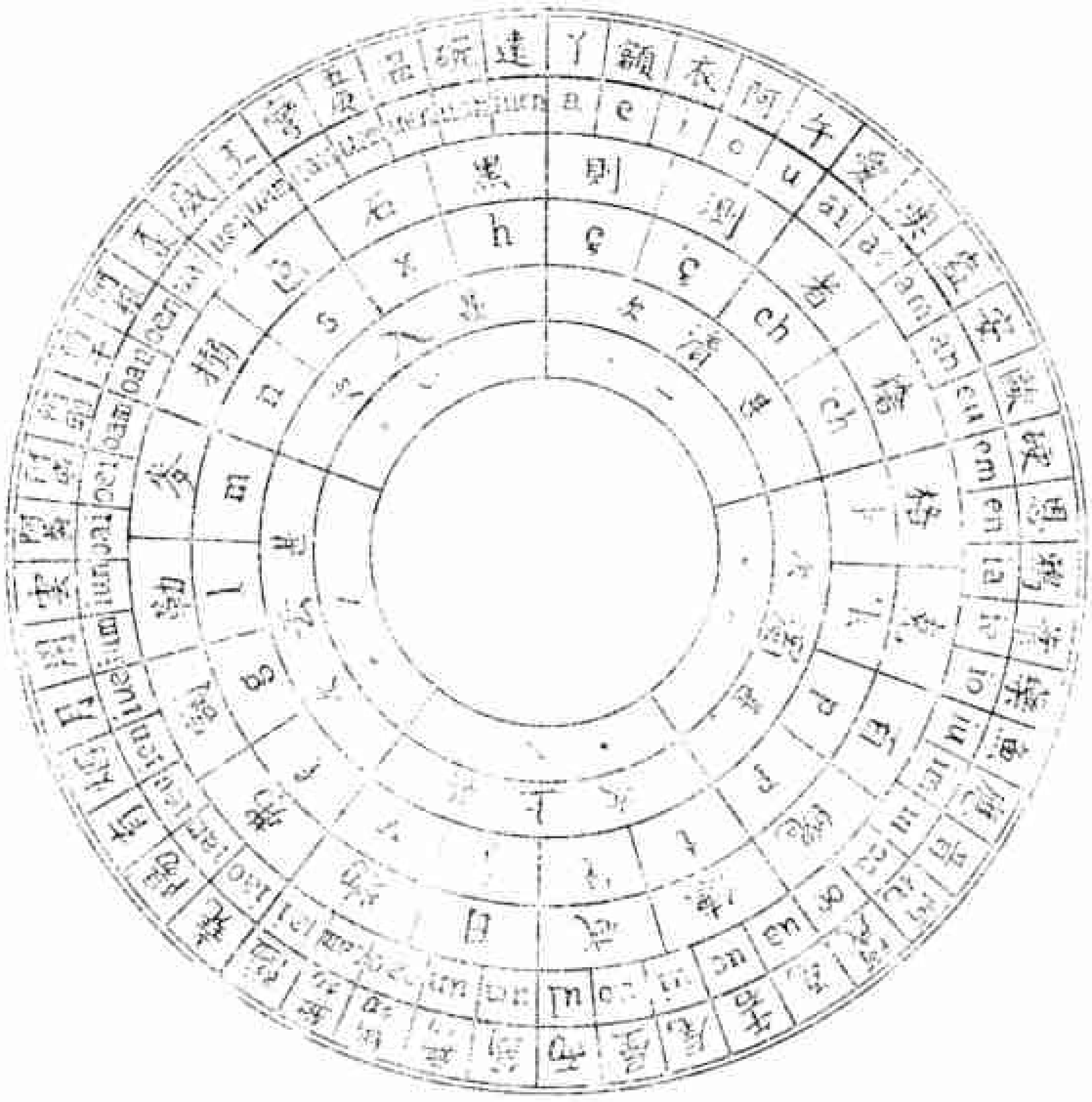
西儒耳目資萬國音韻活圖



中原音韵活圖"凡三圈：外圈大者，分方五十，五十者，字母圈也。上是中字，下是西號。母共五十字，中有元母，子母，孫母，曾孫母之別。中次圈，分方二十。二十者，字父圈也。上是中字，下是西號。父共二十，中有輕重之別。內小圈分方爲五。五者，雙平清濁，三仄上去入也。今旅人定有五號，可以分之。每號左右，另有甚次；甚次之中不必寫，以中爲號是也。外一圈不動，內二圈宜活動，便用父對母以生子之音。父母既對，又對內小圈平仄甚次之號，則字之音韵定矣。假如'格'(k)父第六，移對'英'(im) 母之第十六，再加以內小圈清平之方對之，則得'經'(kīm)。如欲得'相'(siām)字，則以'色'(s)父對外'央'(iam)母，再對內圈清平之方，則得之矣。………'(譯引首譜中原音韵活圖說。參閱附圖二)。

附圖二

西儒耳目資中原音韻活圖



應用這兩個活圖的方法來拚音，自然可以"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第舉二十五字，才一因重摹盪，而中國文字之源，畢盡於此"。（王徵序）。比起等韻家所講的門法，費了許多的解釋，結果倒像是"啓論而反扃鐍之"（列音韻譜問答）：彼此的繁簡難易，眞是天地懸隔了！並且"衣"(i)，"魚"(iu)，"月"(iuĕ)，"遠"(iuen)爲什麼不同？"該"(kāi)，"開"(k'āi)，"皚"(gāi)"咍"(hāi)有什麼分別？"干"(kān)"堅"(kiēn)，"關"(kuān)，"涓"(kiuēn)由於什麼歧異？這些問題，在舊的音韻學裏都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淸楚；但是一用羅馬字母對照，就是剛入小學校的學生也可以不待煩言，瞭如指掌。爲什麼呢？金尼閣說：

"蹠人豊人見華字可以定意；初學幼童見西號可以定音"。（列音韻譜問答）

"字有筆畫，有音韻。筆畫易分多寡，音韻則一字而包夫多音。音不屬目而屬耳，故難分多寡。……中華之字，因定意而又習分音，故以爲難耳"。（同上）

但是，金氏雖然知道漢字不適於分析音素，却又不肯撇開漢字的反切，簡直的用羅馬字拚音。所以他一方面承認："用西號切字，如有差一覽非之，無差一覽是之。切法首末宜減，不減，亦一覽知之。………萬字用本父本母之切，無不仿此。蓋用西號，常用本父本母可也"。(同上) 可是一方面又因爲"中原母音，多半無字，不得已而再用三品切法"。(同上)。這是金氏遷就漢字，不能徹底的地方。他所定的"字子四品切法"就是：—

(1) 本父本母切　例如以"黑"(h)，"藥"(iŏ)，兩字切"學"(hiŏ)字，"父母相合，不必減首減末，見西字自明"。(同上)

(2) 本父同母切　例如以"黑"(h)，"略"(liŏ) 兩字切"學"(hiŏ) 字，必先減去同母"略"字起首的 l。

(3) 同父本母切　例如以"下"(hiā)"藥"(iŏ) 兩字切"學"(hiŏ) 字，必先減去同父"下"字末尾的 iā。

(4) 同父同母切　例如以"下"(hiā)"略"(liŏ) 兩字切"學"(hiŏ) 字，必須減去同父"下"字末尾的 iā 與同母"略"字起首的 l。

如果所切的字起頭兒並沒有同鳴的"字父"，換言之，就是屬於影喻兩紐的字，便須用字母四品切法：—

(1) 代父代母切　"字母有二字自鳴，以首字爲父，以末字爲母；有三字或四字者，以首字爲父，以餘字爲母。但代父因係自鳴，實不是父，故曰代父；後字雖是本母，但因不是本字之母，故曰代母"。(列音韻譜問答)。例如"藥"(iŏ)字以"衣"(i) 爲代父，以"惡"(ŏ) 爲代母；"埃"(iāi)字以"衣"(i) 爲代父，以"哀"(āi) 字爲代母；"遠"(iuén) 字以"衣"(i) 字爲代父，以"穩"(uén) 字爲代母。

(2) 代父同代母切　例如以"衣"(i)"曷"(hŏ) 二字切"藥"(iŏ) 字，須減去同代母"曷"字起首的 h。

(3) 同代父代母切　例如以"堯"(iao)"惡"(ŏ) 兩字切"藥"(iŏ)字，須減去同代父"堯"字末尾的 ao。

(4) 同代父同代母切　例如以"堯"(iao)"曷"(hŏ) 兩字切"藥"(iŏ) 字，須減

去聲代父"蕘"字末尾的 ao 跟同代母"褐"字起首的 h。

這兩種切法的後三品，所以要經過那麼許多"減首減末"的麻煩，無非想使所有切法都變成"本父本母"或"代父代母"兩品，然後一讀"西號"自然成音。所以他說：

"切法所求本字音也。每字必先有本父有本母之同。如四品，或切子切母之法，常常首與父同。旣減所當減，則所剩末與母同。所切中之字豈不同乎？若父母兄弟有一不同，自不能同矣"。（列音韻譜問答）

這種切法，雖然還沒有等韻的門法那樣淆亂，可是委曲宛轉，已經費了很大的周折！後來楊選杞閱西儒耳目資，悟出反切有一定的方法，並且仿照他的音韻活圖作了許多活盤，也因為遷就漢字，鬧出許多"勉強"，"不得已"的現象來。這都是不能徹底廢棄漢字反切改用音標的壞結果！

金氏在五聲之外又分出"甚"，"次"，"中"三音，這一層頗使後人發生誤解。方以智說："愚於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後見金尼閣有甚次中三等故定發送收為橫三"。（切韻聲原頁七）這固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比附；四庫全書提要說："大抵所謂甚次即中國之輕重等子"。（經部小學類存目二）也不免望文生訓，沒有眞正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照金氏自己解釋："甚者；自鳴字之完聲也。次者，自鳴字之半聲也。減甚之完即成次之半"。"中者甚於次，次於甚之謂也"。"開脣而出者為甚，略閉脣而出者為次，是甚次者，闔閉之別名也"。（均見列音韻譜問答）。其實，據我研究的結果，這祇是金氏對於不能用羅馬字母標註的中國語音想出來的補救辦法。本來中國近代語音裏 [ɿ] [ʅ] 兩個舌尖韻母，不單在利瑪竇金尼閣那時候感覺難標，就是近年來的西洋人也感受一樣的困難。高本漢 (B. Karlgren) 曾把這兩韻母最通用的譯法，列成下面一個表：—

	ɿ	ʅ
Vissière 跟 B.E.F.E.O.	eu	e
Couvreur	eu	eu
四川的傳教師	e	o
俄文式的寫法	ЫI	ЫI
Mateer	ï	ï

Parker..z　　　　ï

Kühnert..y　　　　ï

Wade..ŭ　　　　ih

金氏把"貲""雌""私"等字的韻母標作"-ŭ"，作為 u 的次音，直到威妥瑪(T. F. Wade)還有這種觀念；他把"質"，"赤"，"實"，"日"等字的韻母標作"ĕ"，作為 e 的次音，正是 Vissière 跟四川傳教師的標音所從出。還有[ts]或[tʃ]，[ts']或[tʃ']，[s]或[ʃ]，[z]或[ʒ]等音後邊的[y]韻，往往變成[ɥ]或[ʯ]音，用羅馬字母也很難標注。金氏把"諸"，"處"，"書"，"儒"一類的字都標作"-ụ"，作為 u 的中音。後來 Davis 跟 Silsby 用 ü 標；Mateer 用 ü 標。並且說"這個 ü 的念法，在 ü 與 u 之間"；高本漢(B. Karlgren)也說："當 ʯ ʅ 等韻母受口唇影響的時候，好像一種 ü 字的音，半能放在 ü 母裏面"(參閱 B. Karlgren: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pp. 294—297)：跟金氏的標音都不相遠。至於入聲屋韻的"族"，"竹"，"蓄"，"谷"，"哭"，"僕"，"福"，"祿"，"木"，"訥"，"速"，"蔌"等字，沃韻的"篤"，"禿"等字，物韻的"不"，"勿"等字，沒韻的"忽"字，現在國音都變成[u]韻，可是方音裏還有讀作[o]韻(如上海)的；明末的普通音或者讀作[o][u]之間的音，所以金氏把牠們標作 o 的次音"-ŏ"韻。入聲質韻的"疾"，"七"，"吉"，"必"，"匹"，"慄"，"蜜"，"悉"等字，錫韻的"的"，"逖"等字，迄韻的"乞"字，陌韻的"逆"字，現在國音都變[i]韻，可是方音裏還有讀作[iə]韻的(如山西)；明末的普通音或者讀作[iə]與[i]之間的音，所以金氏把牠們標作 ie 的次音"-iĕ"韻。入聲屋韻三等的"菊"，"畜"兩字跟燭韻的"曲"字，現在國音都變成 iu [y] 韻，可是方音裏還有讀作[io]韻的(如上海)；明末的普通音或者讀作[io]與[y]之間的音，所以金氏把牠們標作 io 的次音"-iŏ"韻。祇有 uo 的次音"-uŏ"韻所收入聲德韻的"國"字，在金氏的音韻經緯全局裏互見 uo，uŏ 兩韻；屋韻"屋"，"穀"，兩字照音理也應併入 ŏ 韻：或者利瑪竇不分次音 uŏ 韻，不定全是他的疏忽。總括這幾韻來看，ĕ，ŭ，ụ，等各自代表一個特別的音，自然另是一個問題；其餘 ŏ, iĕ, iŏ, uŏ 幾韻，照金氏自己說"減甚之完卽成次之半"；"開唇而出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那

末，他所用的次音符號(•)，似乎具有語音學的短音符號［˘］或下降符號［˕］兩種作用：那裏跟"輕重等字"有甚麼關係；更那裏牽扯到"發""送""收"三聲呢！金氏以爲"甚""次"的分別"中華具其理，未具其名"。但是熊士伯批評他道：—

按西儒主中音，"哲"固"遮"入，"質"却"知"入；"葛"固"歌"入，"谷"却"孤"入；"葉"固"爺"入，"一"却"伊"入；"藥"固"阿"入，"欲"却"余"入；"斡"固"倭"入，"屋"却"烏"入：其平原殊，入應道異。今衣攝無入，午攝"租""麤"無入，橫附他入以分甚次；"葛"與"谷"尤不倫，是道何法耶？若"租"，"麤"與"貲"，"雌"，攝既不同，開合尤異，比而一之，所不解已！（等切元聲卷八，閱西儒耳目資頁六）。

又道：

中韻另分支思，今止於五午分別甚次，止遇不分，開合相混，其可邪？（同上，頁十一）

可見中華本來也並沒具有是理！平心而論，金氏分出［ɿ］，［ʅ］，［ɥ］或［ʮ］幾音獨立，從語音學的觀點看，自然應當承認他的相當價值；但是被符號所限，不得已附入 e，u 兩攝；並且 o˙, ie˙, io˙, uo˙, 幾韻的讀音也都疑混不明：難怪後人對他誤會了！

綜合西儒耳目資裏關於音韻學的要點，拿來跟利瑪竇的注音比較，彼此間不過大同小異，並沒有相差很遠的地方。例如：—

(1) 利金二氏皆用ˉ，ˆ，ˋ，ˊ，˘作清濁上去入五聲的符號。

(2) 利金二氏皆用 -n, -m 代表［-n］，［-ŋ］兩個韻尾附聲。

(3) 金氏把利氏所分 c［k］，k［c］，q［kw］跟 c‘［k‘］，k‘［c‘］，q‘［k‘w］併成 k, k‘ 兩個音位；g［g］，ng［ŋ］併成一個 g 音位；c［ts］，ç［ts］跟 c‘［ts‘］，ç‘［ts‘］併成 ç, ‘ç 兩個音位；j［ʒ］g［ʒ］併成 j 音位：此外各"字父"完全相同。

(4) 金氏删掉利氏所用的 oo, oem 兩母，添上 ua, un, oai, oan, uan, oen 跟 uem 七母，又把 lh 改作 ul；此外各"字母"完全相同。

(5) 利氏對於 l 跟 r，e 跟 æ，i 跟 y，u 跟 o 的混用現象——例如"利"字或

作 ly ，或作 ri ；"十" 字或作 xě 或作 xĕ ；"形" 字或作 hîm ，或作 hŷm ；"功" 字或作 cūm ，或作 cōm 之類——金氏已經免除。

(6) "字母" 受 "字父" 影響，而改變音值的現象，若用音韻經緯全局裏的單字歸納，金氏比利氏更有系統。例如下表——

附表一 "字父"影響"字母"音值表

字父／字母	□	ç	ç'	ch	ch'	k	k'	p	p'	t	t'	j	v	f	g	l	m	n	s	x	h
ua	蛙		髽			瓜	誇														
oa																					花
uai	歪					媧	𠕋														
oai																				衰	懷
ui	觜	嘴	催	追	吹					堆	推	綏				雷	眉	娞	雖	擾	
uei	隈					歸	恢														
ooi								悲	坯						麼		眉				壞
uan	彎					關	寬														
oan																				櫰	還
un		尊	村	諄	椿					敦	暾	瞤				崙			孫	純	
uen	溫			專	穿	昆	坤	奔	歕			潤		分			門				
oen																					昏
uam	汪			樁	窗	光	筐													霜	
oam				莊	窻															雙	荒
iao	幺	焦	鍬			交	蹻	標	飄	貂	挑						苗		蕭	哨	哮
eao																聊					
iam	央	將	搶			江	羌											娘	襄		香
eam																良					

表例 (1) 表中例字舉平以賅上去入；

(2) 凡未塡例字之格在音韻經緯全局中原無"字子"

表中 ua 跟 oa, uai 跟 oai, ui, uei 跟 oei, uan 跟 oan, un, uen 跟 oen, uam 跟 oam, iao 跟 eao, iam 跟 eam, 所收的字，在洪武正韻裏同屬一韻，從音韻的沿革跟寬泛的音位上講，本來沒有什麼差異；牠們的音值所以稍有不同，完全是受了"字父"發音部位的影響。

(7) "甚"，"次"，"中"的名稱是不是利氏定的，很難懸揣。不過，就他的注音來看，"古"(cù) 跟"子"(çù)，"度"(tō) 跟"篤"(tŏ)，"博"(pō) 跟"不"(pŏ)，"卓"(chō) 跟"逐"(chŏ)，"鑿"(cō) 跟"足"(çŏ)，"業"(nhiĕ) 跟"息"(siĕ) 等，韻母已經分用畫然。他同金氏所差的地方，除去"如"(jù)，"書"(xū)，"主"(chù)，"著"(chú) 等字沒有分作"中"音以外（其中雖然有幾個地方"書"字拚作 xū，"主"字拚作 chù，但是這祇能說是"甚"音 u 跟"次"音 ù 的混用，不能認作"中"音 u 的分立。）祇是"俗"(sŏ或 sŏ)，"速"(sŏ 或 sŏ)，"必"(pyĕ 或 pyĕ)，"筆"(piĕ 或 piĕ)，"一"(yĕ 或 yĕ)，"習"(siĕ 或 siĕ)，"使"(sù 或 su) 等字，忽分忽不分；"竭"，"潔"(kiĕ) 跟"極"，"及"(kiĕ)，"則"(cĕ) 跟"日"(gĕ)，"學"(hiŏ) 跟"着"(hiŏ)，"落"(lŏ) 跟"六"(lŏ) 等字，當分而不分；沒有金氏那樣謹嚴罷了。

(8) 利金二氏所注的單字音也稍微有些不同。例如：—

例字	利瑪竇注音	金尼閣注音	異點所在
誤	gú	ú或gú	
往	vám	uám	
萬	ván或uán	uán	
問	vuén	uén	以上聲母不同
產	c'ân	ch'àn	聲母聲調均異但"產"字無陽平利誤
闇	ngán	aǹ	聲母聲調均異但"闇"字正韻有上去二聲
爲	guéy	uéi或guēi	聲母聲調均異但"爲"字本有陽平及去聲

例字	利瑪竇注音	金尼閣注音	異點所在
惡	aǒ	ǒ	
主	chù	chụ̀	“甚”“中”之異
著	chú	chụ́	“甚”“中”之異
勿	voĕ	vŏ·	
猛	moèm	mèm	
門	mên	muên	
鎖	saò	sò	
實	xiĕ	xĕ	
石	xiĕ	xĕ	
蓄	hiĕ	hŏ·	以上韻母不同
國	quai	kuĕ或kuŏ·	聲母韻母均異
巴	pà	pā	聲調不同但“巴”字無上聲利誤

利氏所注的三百八十七個單字以外，還跟金氏有什麼異同，固然無從知道，如果所差的單是這區區二十九個字，當然不能算是大的出入。

由上面比較的結果，可見金尼閣作西儒耳目資的時候，對於利瑪竇，郭居靜，龐迪我幾個人，很像陸法言修切韻的時候，對於顏介，蕭該，劉臻等八個人一樣：都抱着一種“非余小子敢行專輒，乃述先賢遺意”（切韻序）的態度，關於音韻的要點很少更動。不過，他作書的時候較晚，並且有國內的學者王徵，韓雲等給他幫忙，所以能夠創造音韻經緯總局，音韻經緯全局，萬國音韻活圖，中原音韻活圖，四品切法，列音韻譜等幾種有系統的東西，給中國的韻書改換了一個新面貌：這正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的地方。

利瑪竇跟金尼閣所用的音標符號雖然略有出入，可是牠們的總數不過三十上下。拿這三十上下的符號展轉拚合，再調以中國的五聲， 就可以把明末的普通音賅括無遺；比較舊韻書裏反切上下字的紛繁無定，含混不清，相差何可以道里計？再者，中國音韻學上許多麻胡籠統的議論，根本由於不能分析音素才發生出來的；既然有了標音的符號對照，許多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假如有人問：“開”，“齊”，“合”，

"撮"為什麼不同？"質言之"，就是沒有"韻頭"的字跟有 i-, u-, iu- 等"韻頭"的字的分別；有人問：什麼叫"陰韻"，"陽韻"？"質言之"就是沒有 -n, -m [-ŋ] 韻尾附聲的字，跟有 -n, -m [-ŋ] 韻尾附聲的字的分別：諸如此類，從現在的立場上看，自然是不過爾爾，但是要推溯到三百年前，我們總不能不承認牠們在音韻學史上有相當的價值。所以我說利瑪竇金尼閣分析漢字的音素，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標音的符號，使後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由渾而析：這是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一個貢獻。

四　明季普通音的試測

I.　"字父""字母""五聲"跟古音國音的比較表

II.　"字父"跟古音國音的關係—[ŋ- v-]等音的討論

III.　"字母"跟古音國音的關係—[-m][ɿ][ʮ][ʅ][ʯ][o][uo]等音的討論

IV.　利瑪竇金尼閣的注音在語音學上的價值

V.　"五聲"與古音國音的關係—"清""濁""入"三聲跟全濁上聲的討論

從元朝到現在六百多年間的普通音，都以北方音作標準，大體上沒有什麼變遷。但是拿中原音韻跟現代的國音比較，像入聲的分配，侵尋，監咸，廉纖三部的删併，ㄓ[ʈ] ㄦ[ɚ]等音的分化，ㄫ[ŋ]音的丟掉，ㄐ[tɕ]ㄑ[tɕ']ㄒ[ɕ]ㄐ[tɕ]ㄑ[tɕ']ㄒ[ɕ]的獨立，以至ㄝㄛ系的字由"合"變"開"，ㄜ系的字由"齊""撮"變"開""合"等現象：都不能不算是大同小異的地方。這些變異究竟從什麼時候起的：其間的歷程究竟怎樣？利瑪竇金尼閣的注音便是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好材料；也就是推測明季普通音的好資料。本來分析音素跟講定字音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既然有了代表音素的符號，根據牠們去測定字音自然不是什麼難事。不過，我們若再把利金二氏的注音拿來跟古音國音比較，研究牠們遞變的痕迹，對於明季普通音的推測自然更有很大的幫助。在西儒耳目資裏論到音韻沿革的，有等韻三十六母兌考（譯引首譜頁六九）跟三韻兌考（譯引首譜頁七十至八十四）兩篇。據我研究的結果，發見牠們許多疏漏錯誤的地方。所以另外列成下面的三個比較表：—

我們根據這三個比較表，才好分別討論利金注音跟古音國音的交互關係。

金氏的等韻三十六母兌考本來也是比較"字父"同古聲母的關係的。其式如下：

自鳴字母○同鳴字父

丫額衣阿午則者格百德日物弗額勒麥搦色石〇

○○○○○測撦克魄忒○○○○○○○○○黑

疑　微精知見者端日微非　來明疑心審曉

影　　清徹溪並定　　敷　　　泥邪禪匣

喻　　從照群滂透　　奉　　　孃

　　　澄

　　　穿

　　　牀

熊士伯對於這個兌考以爲："自鳴元母已爲影喻，則疑母自當入額，與古韻三十一數正合。又以疑影喻入衣。微爲脣音入物是已，不當入午。皆緣不明五音，並不明脣舌齶，牙，齒，是以亂雜而無章"。（等切元聲卷八，閱西儒耳目資(三)）其實，若拿附表二的守溫字母一行跟牠對照，可以討論的，還不止這幾點。附表二所列利金"字父"同三十六字母的對照，是根據利氏注音跟金氏音韻經緯全局裏所有的單字音歸納出來的。利氏的注音字數很少，例外不多，姑且不去管牠；單從音韻經緯全局歸納的結果論，已經跟這個兌考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1) 影喻疑並不專屬於 i 攝：o 攝的"阿"，"娿"，"惡"；u 攝的"烏"；ua 攝的"蛙"，"嗗"；uo 攝的"窩"，"婐"，"斡"，"屋"；un 攝的"翁"，"蓊"，"甕"；uei 攝的"痿"，"委"；uam 攝的"汪"；uan 攝的"彎"，"盌"，"腕"；uen 攝的"溫"，"穩"，"醞"；uon 攝的"剜"等：都屬影紐。uei 攝的"爲"，"謂"；uam 攝的"王"，"往"，"旺"等：都屬喻紐。u 攝的"吾"，"午"，"誤"；ua 攝的"瓦"；uan 攝的"頑"；uon 攝的"刓"等：都屬疑紐。並且

金尼閣利瑪竇所分調類與古音國音比較表

附表四.

金利二氏之五聲及符號	廣韻之四聲	中原音韻之四聲	洪武正韻之四聲	桑紹良之六聲	方以智之五聲	馬自援之五聲	林本裕之五聲	樊騰鳳之五聲	國音之四聲及符號
清 ˉ	平	陰平	平	浮平	嚁	平	開	上平	陰平 :55˥
濁 ∧		陽平		沈平	嚨	仝	承	下平	陽平 ˊ :35˧˥
上 ＼	上	上	上	上仄	上	上	轉	上	上 ◡ :315˧˩˥
去 ／	去	去	去	去仄	去	去	縱	去	去 ＼ :51˥˩
入 ◡	入	分配於陽平上去三聲	入	淺入 深入	入	入	合	入	多數轉入陽平及去聲少數轉入陰平及上聲

表例

1. 此表直行第一雙線前記利金所分五聲及其符號；第二雙線前記利金以前之調類。第二雙線後記利金以後之調類。

j 行的"鋭"字從喻紐變來；"阮"字從疑紐變來。v 行的"外"字從疑紐變來，"汪"字從影紐變來。h 行的"護"字從影紐變來；"雄"字從喻紐變來。至於 g 聲一行，金氏的兌考並沒有對照古聲母，其實，"莪"，"我"，"餓"，"諤"，"吾"，"伍"，"誤"，"磑"，"敖"，"昂"，"麒"，"嘔"，"硬"，"兀"，"僞"等，都屬疑紐；"厄"，"哀"，"藹"，"愛"，"諳"，"襖"，"奧"，"盎"，"坱"，"安"，"按"，"闇"，"歐"，"漚"，"恩"，"餒"等，都屬影紐；"爲"，"倷"等，都屬喻紐。

（2）u 類的字，除去 ui 攝複見"微"，"尾"，"未"三字外，其除並沒有屬於微紐的。

（3）ç，'ç 兩行，除去精，清，從三紐外，還有照，穿，牀三紐的二等字；s 行除去心，邪兩紐外，還有審紐的二等字。

（4）'ch 行有從審紐變來的"產"，"春"兩字，從禪紐變來的"酬"，"成"，"常"，"禪"，"蟬"五字。

（5）k 行有從匣紐變來的"棍"字；'k 行有從匣紐變來的"鞹"字；h 行有從見紐變來的"痀"，"恍"，"係"等字。

（6）j 行除去疑紐的"阮"字，喻紐的"鋭"字以外，還有從泥紐變來的"懊"字，並不專屬於日紐。

（7）n 行有從日紐變來的"饒""撓"兩字；從端紐變來的"鳥"字。

諸如此類，頗可以看出隋唐語音跟元明語音的嬗蛻痕迹；若像等韵三十六母兌考那樣籠統歸類，就把這些值得注意的材料給湮沒了！

據附表二跟上面所說的幾點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金氏的二十"字父"跟守溫字母相差很遠；可是跟蘭茂的韓易通的早梅詩二十字母，桑紹良文韵考衷六聲會編的二十字母，李如眞的二十二字母，方以智通雅切韵聲原的二十字母，馬自援等音的二十一字母，林本裕聲位的二十四字母，樊騰鳳五方元音的廿字母，分類的趨向大致相同；雖然單字的出入，彼此間或有些微歧異，也都無關大體。他們跟守溫字母最大的異點：——

(1)全濁的並，定，群，澄，牀，從幾紐，平聲變入次清的滂，透，溪，徹，穿，清；仄聲變入全清的邦，端，見，知，照，精：舊來清聲濁聲的分界完全混淆，祇有次清的平聲分成“陰”，“陽”二類，由“聲母”的分類演變爲“聲調”的分類。因此金尼閣把 b，d 等也列入中華所無的“不鳴元音”了。

(2)全清的非紐，次清的敷紐跟全濁的奉紐，除去李如眞分成非敷兩類外，其他各家都併爲一類。

(3)次濁喻匣邪禪跟清聲的影曉心審不分。

(4)次濁舌頭音泥紐跟舌上音娘紐不分。

(5)舌上音的知徹跟正齒音的照穿不分。

(6)次濁疑紐的音値，從切韻的系統跟守溫字母的排列次序推測，假定在隋唐時代應當讀作舌根的鼻音 [ŋ]；但是明季的普通音，已然有從 [ŋ] 變 [ɡ]；從 [ɡ] 丟掉的傾向。在利瑪竇的注音裏，g，nh，ng 分爲三類：用 nh 拼的“疑”，“宜”，“毅”，“業”，“藝”，“仰”六個字都屬於疑紐的齊齒呼，還算沒有什麼例外；至於用 g 拼的(除去在 e，i 前讀作 [ʒ] 音的一類)“艾”，“悟”，“吾”，“臥”等字屬於疑紐，“穢”字屬於影紐，“爲”字屬於喻紐；用 ng 拼的，“礙”，“我”兩字屬於疑紐，“愛”，“恩”兩字屬於影紐：已經混淆不淸，毫無規則。並且疑紐的“涯”，“元”，“月”，等字利氏把牠們列入純韻，尤其是 [ŋ] 音逐漸丟掉的佐證。金尼閣單留 g 聲一類，而把利氏所分的 nh 併入 n 行跟 i 攝的諸韻；把 ng 併入 g 行跟混的。但是他在等韻三十六字母兌考的 g 行底下，既然沒有對照守溫字母，就把“吾”，“誤”複見 u，gu 兩處；“萎”，“爲”複見 uei，guei 兩處：可見金氏對於 g 聲的讀音，已經沒有準把握，難怪他說：“同鳴之九自鳴，則無之（按，指無守溫字母對照言）。致其所屬之字，如‘安’，‘恩’，‘偶’之類，亂排他行而爲螟蛉焉”。(列音韻譜問答)。所以我斷定金氏的 g 聲至多不過是舌根的帶音摩擦音 [ɡ]，已經不能保持很淸楚的鼻音 [ŋ] 了。並且拿他前後各家參證，在附表二所列蘭茂至樊騰鳳等七家裏，祇

有李如真，方以智，馬自援，林本裕四家列有疑紐。李氏的原書今不可見，林方二氏根本併疑於影，都可以不去管他。馬氏雖然把影，疑兩紐分立，可是影紐底下收入疑母的"瓦"，"悟，"臥"，"外"，"牙"，"岩"，"語"，"逵"，"魚"，"虞"；"元"等字；疑紐底下收入影紐的"安"，"漚"，"歐"，"毀"跟喻紐的"羽"等字；並且他說："疑字母宮（即合口呼）商（即開口呼）二音內有聲；角（即混呼）徵（即齊齒呼）羽（即撮口呼）三音內之聲略與影母相同。其聲似有似無，是爲疑惑之疑"（等音聲位合彙卷上頁十四）。這種"圖窮匕首見"的現象，正可以作爲[ŋ]音逐漸消失的佐證。

(7) 次濁微紐的音值，假定在隋唐時代應當讀作唇齒的帶音摩擦音[v]，但是明季的普通音，已然有從[v]變到半元音[ʋ]或純元音[u]的傾向。所以在利瑪竇的注音裏，v行收入喻紐的"往"字，並且微紐的"萬"字有vān跟uān兩種拼法。金尼閣的音韻經緯全局裏，微紐的"微"，"尾"，"未"三字複見ui，vi兩處；喻紐的"汪"字複見vām跟uām兩處。微紐的"問"字，利氏拼作vuén，金氏拼作uén；喻紐的"往"字，利氏拼作vàm，是金氏拼作uàm，彼此也參差不齊。並且金氏說："微之一，乃同物之七曰物，然亦有他音，畧總之亦屬自鳴之五曰午"（列音韻譜問答）。正可見他對於[v]，[u]兩音的含混。再拿他們前後的各家參證：蘭茂的無紐裏收入喻紐的"惟"，"濰"，"維"等字*；方以智的疑紐（由影喻疑合併成的）裏，混入微紐的"晚"字，而微紐的"物"字複見疑微兩紐；馬自援的影紐裏收入微紐的"網"，"舞"，"望"等字；微紐裏收入喻紐的"位"字：也都可以看出[v]跟[u]的混淆現象。至於樊騰鳳的韻圖，根本上把影微喻三紐混而爲一，更可作爲[v]音逐漸消失的證據了。

以上各點，是附表二所列各家的共同現象。從空間上看，蘭茂是雲南楊林人，桑紹良是湖南零陵人，李如真是江蘇上元人，方以智是安徽桐城人，馬自援是陝西人而生長於雲南，林本裕是遼寧蓋平人，樊騰鳳是河北唐縣人：所代表的有七省；從時間上

* 利氏注音中拼"惟"爲 ūai，但單字孤證無從歸納其條理。

看，韻略易通成於明正統十年(1445)，五方元音成於清雍正五年 (1727) 以前，中間經過了二百八十多年：但是他們所分的聲類，大體都跟國音相同。至於ㄐ，ㄑ，ㄏ，ㄒ四母的分化，在蘭方馬林樊幾家的書裏雖然看不出來，可是利瑪竇所分的 k，k'，nh 三聲將別用在 i 韻的前邊，金尼閣在 k 行裏也混入照組二等的"萌"字：這都可以暴露出ㄐ等四母逐漸分化的狀况。祇有在 i 韻前的 ç，'ç，s 等聲，跟現代上海，南京，開封等處方音相同，仍舊保留 [ts]，[ts']，[s] 音，沒有演變，直到讀音統一會的老國音還是如此。因此我斷定從明朝到現在，所謂"中原雅音"或"官話"的聲類，幾百年來並沒有什麼大變化。利瑪竇跟金尼閣所用的"字父"，就是根據這種普通音定的。他們所用的羅馬字，像 ch，'ch，k，'k，p，'p，t，'t，v，f，l，m，n，s 等，跟普通的羅馬字母讀音相近，絲毫不生問題；其中稍有疑義的幾個字母，拿利金二氏所拼的單字，附表二所列的幾部中原音韻系韻書，同現在的國音交互證明，我測定金氏的 ç 讀若 [ts]，'ç 讀若 [ts']，j 讀若 [ʒ]，g 讀若 [ɡ]，x讀若 [ʃ]，h 讀若 [x]；利氏的 c 有 [ts] [k] 兩音，c' 有 [ts']，[k'] 兩音，g 有 [ɡ] [ʒ] 兩音，q 讀若 [kw]，q'讀若 [k'w]，ng 讀若 [ŋ] 或 [ɡ]，nh 讀若 [ɲ]：附表二裏附註的國際音標就是根據這裏推測的結果。

西儒耳目資裏的三韻兌考（譯引首譜頁七十至八十四），是王徵用音韻經緯全局兌考"沈韻"，"等韻"，"正韻"作成的。按他所舉的韻目跟部數推求，所謂"沈韻"就是劉淵的平水韻，所謂"等韻"就是韓道昭的五音集韻。這兩種韻書都經過任意的删併，同切韻或中原音韻的系統都不相合，本沒有拿來對照的必要。單就洪武正韻論，王氏所考也不過把他自已認爲跟五十"字母"讀音相同的韻目列在各攝各聲的底下，並沒有把全局裏所有的單字跟各韻的單字逐一比較，仔細推究牠們分類的異同。所以 ao 攝不列爻蕭韻；eu 攝不列尤韻；en 攝，uen 攝，un 攝，iun 攝不列眞韻；ia 攝，ua 攝不列麻韻；i 攝不列遮韻，iue 攝不列遮屑韻；ia 攝，uem 攝不列庚韻，ium 攝不列東庚韻；ue 攝不列陌屑韻；ui 攝，uei 攝不列灰韻；uam 攝不列陽韻；uan攝不列刪韻，uon 攝不列寒韻，iuen 攝不列先韻。這都由於他不知道各韻裏還有等呼的分別所致。若是根據這個兌考來研究金氏注音同古音的關係，就很難得到結果。熊士伯閱西儒耳目資對於王氏所考已經指出許多錯誤疏漏的地方，

並且拿金氏的五十攝跟等韻的十六攝合證，重新列出一個等韻的十六攝對考來。（參閱等切元聲卷八，頁七到頁九）。不過讓我想，金氏所據的是明季的普通音，若把他强納在宋元等韻的定型裏，難免諸多枘鑿；何況他分韻的觀點，有幾個地方根本同舊來等韻的習慣不同呢！因此我所列的附表三先把利氏注音跟金氏全局裏所有的單字逐一同廣韻，正韻對照，以推究他們彼此間關係的淺深；再拿韻法直圖，聲韻同然集，字母切韻要法等同他們的"字母"比較，以推究明清以來韻類分合的傾向；然後拿國音的韻類參證他們所拼的單字音，那末，所謂"中原雅音"或"官音"的韻值，也就不難測定了。

照張問達刻西儒耳目資序說："其書一遵洪武正韻"；其實，據我"覆考"的結果，覺得利金二氏的注音，同廣韻固然是兩個系統，就是同洪武正韻也不完全相合。今拿梅膺祚字彙後附刊的韻法直圖跟康熙字典前附刊的字母切韻要法互相比較，我斷定利金二氏的"字母"正可以代表明清之交普通音的韻類；並且有許多地方已經比音韻學（phonology）的分類精密，而同近代語音學（phonetics）的記音（transcription）相合，韻法直圖跟字母切韻要法是明清之交的兩部代表的韻書。據梅膺祚的韻法直圖序說，"壬子春從新安得是圖"，以字彙成書的時候推度，壬子當是明萬曆四十年（1612）。後人由"新安"而聯想到朱熹，於是牽强附會的認爲這是"徽州所傳朱子韻"。其實，若把洪武正韻的平聲二十二韻再按等呼細分，所得的結果跟直圖的四十四韻極爲近似；並且從直圖所分的韻嬗遞變的看，也可以斷定牠絕不是元明以前的東西。字母切韻要法據勞乃宣說是"明正德以後，清康熙以前人所作"。（等韻一得外篇頁五十一）。我現在雖然也不能確定牠的時代，可是從音變的軌跡上看，認爲這個韻譜是韻法直圖以後，康熙字典以前的東西，大約作於明萬曆四十年（1612）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之間。利金二氏所根據的語音恰可作爲這兩部韻書的過渡。據我比較的結果，發見利金注音跟直圖要法都互有出入：——

（1）直圖裏附[-m]聲的甘，兼，監，簪，金五韻，利金注音併入 an，ien，en，in 等攝；要法併入干，根兩攝的開口正副韻：由[-m]附聲變成[-n]附聲。——廣韻裏的閉口韻中原音韻洪武正韻都仍舊保留。直圖雖然沿襲正韻也立了甘，兼，監，簪，金五韻，但是金韻底下的附註說："京中金

似出一音，而適味之，京巾齊齒呼，金閉口呼。京齊齒而啟脣呼，巾齊齒呼而旋閉口，微有別耳"。可見[-m]跟[-n]的分界，已經若明若昧了。若拿現代方音參證，除去廣東話，客家話，福佬話還保留[-m]附聲外，在中國中北部的語音裏已然找不着[-m]的踪跡！(參閱 B. Karlgren: *Phonologie Chinoise*, pp. 753--763)。元明以來，所謂"中原雅音"，本來是以北音爲主的，假定我們不拿利金的注音，跟明崇禎十五年(1642)畢拱辰改定的韻略匯通(畢書把中原音韻的侵尋，鹽咸，廉纖三部併入眞尋，山寒，先全三部內)互相參詮，或許被中原音韻跟洪武正韻所騙，認爲明末的北方語音當眞還保留[-m]的附聲呢！至於利金注音裏用 -m 代替[-ŋ]，那是因爲法文跟意大利文都沒有把 ng 兩字作尾音的；不過法文的 m 用在韻母後邊變成[~]音，所以利金用牠代表[-ŋ]音。跟 m 本來的音値，絲毫沒有關係。

(2)直圖以入聲承有附聲的"陽韻"；利金注音以入聲承沒有附聲的"陰韻"；要法以入聲兼承"陰""陽"二類，而以"陰韻"爲主。——自從北方語音丟掉了入聲 -k，-t，-p 的"收勢"，入聲分配已然成了音韻學上的一個問題。廣韻以入聲配"陽韻"的系統，到劉鑑作切韻指南的時候，已然漸漸打破。所以他拿屋沃燭兼承通遇流三攝；鐸藥兼承果，宕兩攝；覺兼承江效兩攝；沒質迄兼承臻止蟹(三四等)三攝；曷末鎋薛月兼承山假蟹(一二等)三攝：後來等韻家所謂"借入"之說，即由此起。直圖雖然沿襲廣韻正韻以入聲配"陽韻"，可是已經不能嚴守[-k]配[-ŋ]，[-t]配[-n]，[-p]配[-m]的條理毫不錯亂。所以公韻[-ŋ]下誤列收[-t]的沒韻字，京韻[-ŋ]下誤列收[-t]的質韻字，光韻[-ŋ]下誤列收[-t]的末韻字，裩韻[-n]下誤列收[-k]的麥韻字，堅韻[-n]下誤列收[-p]的帖韻字，覯韻[-n]下誤列收[-p]的狎韻字，甘韻[m]下誤列收[-t]的曷韻字；並且根巾兩韻不配入聲，而自亂其例把吉韻列在基韻底下；入聲穀韻裏忽然跑出一個"陰韻"平聲的"租"字來。至於其他"陰韻"底下雖然沒列入聲，可是每韻之後都註明入聲跟"陽韻"某韻相同：更可見以"入"配"陽"的局面，在實際語音裏已經維持不住了。要法把入聲列在"陰韻"歌，高，

鈎，䘗，俔，結，迥，該幾攝的底下，本來很合於當時的普通語音；但是一方面在"陽韵"岡，根，庚，干幾攝的底下又複列外面加圈的入聲，還不能打破等韵家"借入"的舊觀念。就是後來楊選杞聲韵同然集裏南入配"陽"，北入配"陰"的辦法，也不免依違兩可，不能折衷一說。利金兩氏的注音既然偏重當時的普通音，對於還就音韵沿革的以入配"陽"說，自然不大了解。所以金氏說："入聲無字者，常借他字以足之。如'公'，'鞏'，'貢'，'穀'，'空'，'孔'，'控'，'哭'，之類。夫'公'，'鞏'，'貢'，'空'，'孔'，'控'：此三聲者俱同韻。若'穀'與'哭'自有本聲，奈何強借於此乎？"（列音韻譜問答）。，在他的音韵經緯全局裏也祇有"陰韵" a，e，o，u，ao，ia，ie，iu，oa，ua，uo，iue 十二攝入聲有字；並且特別分出 io，oe，ue 三攝跟次音 o'，ie'，io'，uo' 四韻專收獨立的入聲；從北音的觀點看，金氏所分配的比較同明末的普通音相近。

(3)直圖交驕兩韻，金氏注音併作 iao 攝；要法併作高攝的澆類。——直圖的交韵跟廣韵的肴韵相當，驕韵跟廣韵的宵蕭兩韵相當，從沿革上講，是二等跟三四等的不同。直圖雖然分成兩韵，可是一律註爲"齊齒呼"，而且"巧""孝""效"三字又複見兩韵，可見那時已經不能分的很清楚。並且就附表五所列舉的十三處方音看，能分別的共有六個地方，除蘭州外都屬於南部。那末，利金注音跟要法把交驕兩韵併成一類，而把兩韻的知系字跟交韵的邦系字併入開口的 ao 攝或高類，是跟北方大部分的方音相合的。

(4)直圖官關兩韵，金氏注音分作 uon，uan 兩攝；要法併作干攝的官類。——直圖官韻跟廣韵桓韵相當，關韵跟廣韵刪韵的合口相當，從沿革上講是一等跟二等的不同。但是就附表六所列舉的十三處方音看，能分別的祇有四個地方，而且都屬於南部。金氏雖然分成兩攝，可是"鏟""旋"二字兩攝並收，可見他審音已然合混。那末要法併成一類，而把邦系字改列在開口干攝裡，是跟北方大部分方音相合的。

附表五　驕交兩韻方音異同表

地域／音值／韻類／音次		廣州	客家	汕頭	福州	溫州	上海	南京	四川	北平	開封	太原	西安	蘭州
驕	驕	-iu	-iau	-iau	-ieu	-iə	-iɒ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ɒ
	堯	-iu	-iau	-iau	-ieu	-ia	-iɒ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ɒ
	昭	-iu	-au	-iau	-ieu	-iə	-ɒ	-au	-au	-au	-au	-au	-au	-ɒ
	表	-iu	-iau	-iau	-ieu	-iə	-ɒ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ɒ
交	交	-au	-au	-au	-au	-ɒ	-iɒ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o
	孝	-au	-au	-au	-au	-ɒ	-iɒ	-iau	-iau	-iau	-iau	-iau	-iau	-io
	爪	-au	-au		-au	-ɒ	-ɒ	-au	-au	-au	-au	-au	-au	-o
	包	-au	-au	-au	-au	-ɒ	-ɒ	-au	-au	-au	-au	-au	-au	-o

表例

1. 表中所列方音僅舉各代表區域以示例;
2. 例字取自韻法直圖。

附表六　關官兩韻方音異同表

地域／音值／韻類／音次		廣州	客家	汕頭	福州	溫州	上海	南京	四川	北平	開封	太原	西安	蘭州
關	關	-uan	-uan	-uan	-uaŋ	-ua	-uæ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頑	-uan	-an	-uan	-uaŋ	-ua	-uæ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班	-an	-an	-an	-aŋ	-a	-æ	-aŋ	-an	-an	-an	-æ	-æ̃	-æ
	彎	-uan	-uan	-uan	-uaŋ	-ua	-uæ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還	-uan	-an	-uan	-uaŋ	-ua	-uæ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官	官	-un	-uon	-uan	-uaŋ	-ye	-ue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端	-yn	-on	-uan	-uaŋ	-ɵ	-ɵ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般	-un	-an	-an	-uaŋ	-ɵ	-e	-aŋ	-an	-an	-an	-æ	-æ̃	-æ
	鑽	-yu	-on		-uaŋ	-ɵ	-ɵ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歡	-un	-on	-uan	-uaŋ	-ye	-ue	-uaŋ	-uan	-uan	-uan	-uæ	-uæ̃	-uæ

表例

1. 表中所列方音，僅舉各代表區域以示例；
2. 例字取自韻法直圖.

（5）直圖公觥兩韻，金利注音分作 um，uem（利作 oem）兩攝；要法併作庚攝的公類。——直圖的公韻同正韻東韻的合口呼相當，觥韻同正韻庚韻的合口呼相當。要法併作一類，同現在的國音相合。可見公觥兩韻在明初還有分別，在清初已然混合。利金仍舊分作兩攝，恐怕是遷就正韻的結果。

（6）直圖弓扃兩韻，利金注音併作 ium 攝；要法併作庚攝的弓類。——從沿革上講這是正韻東庚兩韻撮口呼的混合，其例跟觥韻相同。金利既然把撮口的弓扃系韻併成 ium 攝，足徵合口 um，uem 的分別也是靠不住的。

（7）直圖貲韻裏變[ɿ]音的字，金氏注音附入 u 攝的次音 ŭ 韻；要法附入銀攝的飢類。——齊韻支脂之三韻裏精系的開口四等字，自從切韻指掌圖把牠們提升到一等，牠們的音值已然露出變[ɿ]音的傾向。後來周德清作中原音韻索性把這幾韻裏精照兩系字特別分立支思一部，所有精系，照系的二等字都變[ɿ]音，照系的三等字都變[ʅ]音；除去本部混入一個知紐的"徵"字跟齊微部誤收照紐的"只"，穿紐的"蚩"，"鴟"，"袳"等字以外，差不多完全一致。直圖所立的"咬齒"貲韻，就是根據這裏來的。利金注音把"貲"，"雌"，"疵"，"私"，"詞"等字附在 u 攝的次音 ŭ 韻裏；要法把"貲"，"雌"，"思"，"詞"等字附在銀攝飢類裏，跟"雞"，"齊"，"西"等字雙行並列，而韻位高低微有不同。可見他們雖然沒有另外單立一攝，實際上已經承認支脂之的精系四等字應當變讀[ɿ]了。不過，知，徹，澄跟照，穿，床（三等）兩系的字，晚近的音，一律讀成[tʂ][tʂ']或[ts][ts']。按中原音韻的例，支，脂，之的照系三等字歸入支思部，變成[ʅ]，知系的三等字卻歸入齊微部保留[i]音，並且齊微部裏所收照紐去聲祭韻的"製"，入聲昔韻的"隻"，"炙"，職韻的"織"，質韻的"騭"，"質"，緝韻的"汁"等字；穿紐入聲昔韻的"尺"，"赤"，質韻的"叱"等字；審紐去聲祭韻的"世"，"勢"，入聲職韻的"識"，"拭"，"軾"，"飾"，昔韻的"釋"，"適"，"䗅"，質韻的"失"，"室"，緝韻的"濕"等字；禪紐去聲祭韻的"逝"，"誓"，入聲昔韻的"石"，"射"，職韻的"食"，"蝕"，質韻的"實"，緝韻的

"十"，"什"，"拾"等字，都還沒有變成[ʅ]韵。可見[ʅ]音的演變似乎稍比[ɿ]音複雜。直圖把"支"，"紙"，"至"，"榹"；"差"，"齒"，"蝕"，"剢"；，"蠹"，"士"，"示"，"鼬"；"詩"，"始"，"試"，"瑟"；"時"，"氏"，"侍"，"匕"等歸入貲韵。把"知"，"識"，"智"，"質"；"癡"，"侈"，"眙"，"叱"；"遲"，"陊"，"示"，"食"；"矢"，"世"，"失"；"移"，"氏"，"誓"，"寔"等字附入基韵，還算是沿襲中原音韵的系統；可是"示"字複見兩韵，已經露了含混的馬腳！要法把"知"，"夂"，"智"，"陟"；"池"，"恥"，"跌"，"敕"；"豕"，"治"，"直"等跟"支"，"止"，"至"，"炙"；"鴟"，"齒"，"胣"，"赤"；"鶍"，"殖"，"蓟"；"尸"，"史"，"世"，"失"；"時"，"士"，"示"，"石"等一律列入飢類，索性連照系三等字也恢復了[i]音，便不免矯枉過正了！利氏注音把"知"，"智"，"致"，"緻"，"治"，"值"，"製"跟"之"，"指"，"旨"，"至"，"志"，"誌"；"世"，跟"詩"，"時"，"是"，"示"，"氏"，"視"等字一律歸到i攝；又把"媸"，"值"，"識"，"適"，"實"等字歸到ie'韵；"室"，"十"兩字歸到e攝；"石"字複見ie，e兩攝：也沒有把[ʅ][i]的分界劃分清晰。金氏的i攝裏雖然也收入了"知"，"止"，"致"，"鴟"，"馳"，"恥"，"詩"，"時"，"矢"，"侍"等字，可是，一方面因為"知"，"紙"之類，"各地風氣不同"恐怕"式細易亂"，沒有單立i的次音（列音韵譜問答），一方面卻把入聲"質"，"赤"，"實"，"日"等分出一個次音e'韵來。若拿前後的音變跟金氏猶豫不決的口吻參證，可以斷定，在北方普通音裏，[ʅ]音的分化，並不是很晚的事情。

（8）金氏所分u攝中ụ韵，利氏附於甚音u韵，直圖附於居韵，要法附於祇攝居類。——金氏ụ韵裏所收的"諸"，"樞"，"除"，"儒"，"書"，"殊"，"主"，"杵"，"汝"，"暑"，"著"，"處"，"茹"，

"恕" 等字，從沿革上講，都屬於廣韻魚虞韻照知日三系的三等，並且正韻收入魚韻，直圖要法都列在居類，似乎明末的普通音還不像現在的國音由撮口變成合口。但是金氏從 iu 攝裏特別提出 ch ，'ch ， x ， j 四類字列在 u ， ü [ɿ] 之間，可見這些個字音，縱使在當時沒有由 [y] 變 [u]，至少也受了王徵的涇陽方音的影響讀作 [ʯ] 音或 [ʮ] 音了。

(9) 直圖的遮韻，金利注音分爲 e ， ie 兩攝：e 攝跟要法的(遮)綵兩類相當；ie 攝跟要法的結類相當。——中原音韻的車遮部，正韻的遮韻，直圖分爲齊齒的遮韻跟撮口的靴韻。靴韻同金利注音的 iue 攝，要法的訣類相當，並沒有什麼問題。祇有遮韻 [tʃ]，[tʃ']，[ʃ]，[ʒ] 系的"遮"，"者"，"蔗"，"車"，"撦"，"奢"，"蛇"，"舍"，"惹"等字金氏把牠們跟廣韻入聲陌韻的"宅"，"柵"，"格"，"客"，"白"，"栢"，"陌"，"赫"；麥韻的"厄"，"搦"，德韻的"德"，"忒"，"勒"，"塞"；薛韻的"哲"，"撤"，"熱"，"舌"等字合併，另立 e 攝。從種種方面看，我斷定 e 的音值應當讀 [ə] 音：第一，就語音的同化作用 (Assimilation) 說，[tʃ]，[tʃ']，[ʃ]，[ʒ] 後邊的 [iə] 音，若是丟掉顎化的 [j] 或 [i]，很不容易讀成清晰的次高前元音 [e]，稍一遷就舌頭的惰性，便須經過 [iə] [e] [ə] 的兩度演化。第二，金氏的自鳴第二 e 攝，同鳴第九 g 類亂借用"額"字標音。g 類的音值我已經測定爲 [ɘ]，那末，[ɘ] ——[ɘ̣] [ɯ] [ə]，在音理上甚爲順適。第三，金氏說："多省額字風氣曰 e 字"(三韻兌考問答)。拿現在的方音參證，北平完全變成 [ə] 音，歸化，忻縣，上海跟吳語的一部分都變成 [ɤ] 韻；讀作 [ʌ] 韻或 [ɤ] 韻的，不過開封，四川，丹徒，當塗，貴由羅店靖草墩等幾處地方。第四，金氏同鳴"字父"的名稱，除物弗屬於 oe 攝外，其餘的則測者搽格克百魄德忒日額勒麥搦色石黑等都用 e 攝的字，爲是切字時使人"易曉"。所謂"易曉"，就是同"字父"本來的聲勢接近，可以減少夾雜韻母的障礙。那末，讀作不清晰的 [ə] 自然比清晰的 [e] 音適宜。第五現在法文 e 母的名稱讀 [ə] 音不讀

[e] 音，金氏法人，當以法文音爲準：根據這五個佐證，可見現在國音的[o]音，除去由 ㄩ 攝 ㄍ ㄉ 兩系字變來的以外，在明季的普通音已然分化了。這種音變，同根據中原音韻而定的"雅音"稍有不同。中原音韻的"遮""車""者"等，既然跟"嗟""嗻""些"等同在一部，而且廣韻陌，麥，職，德幾韻的字，也都分派在皆來部裏，叶讀[ai]音。所以明史五行志載："萬曆十年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委鬼，魏也；北人讀'客'爲'楷'，'茄'又轉音，爲魏忠賢客氏之兆"（明史卷三十）。甚至於清初熊士伯所作的入聲雅音裏也還以"解"或"計"音"格"，以"楷"或"契"音"客"，以"噯"或"靄"音"額"，以"咍""海"或"害"音"赫"，以"隘"上聲或"藹"音"厄"，以"擺"或"擘"音"伯"，以"賣"音"陌"，以"非海"或"擠"音"佛"；以"齋"或"遮"音"宅"，以"日夜"音"熱"，以"式夜"音"舌"，以"多在"，"當者"，"當海"音"德"，以"咳"或"湯者"，"湯海"音"忒"，以"勒"上聲或"桑者""桑海"音"塞"；以"賴"或"力昧"音"肋"（等切元聲卷六）。我們認爲這種"雅音"還是遷就中原音韻的結果。如果沒有金氏的注音對照，或許使人相信"遮""車""者"一類字跟入聲陌麥職德幾韻的字在明末清初的普通音還讀成 ie，ai，ei 等複韻（diphthong），而不承認國音[o]音的成立有較久的歷史！要法雖然從開口副韻結類分出開口正韻的[遮]類，但是祇收知系的"徹"，"哲"，"傑"，"舌"等字而不收照系的"遮"，"車"，"奢"，"闍"等字；雖然分出陌麥職德等韻的字另立一攝，而不敢把[遮]兩類併入一攝：都不如金氏注音同實際語音相合。至於 e 跟其他"字母"拼合時，拿金氏音韻經緯全局裏的單字參證國音，我斷定在 -n，-m [-ŋ] 前，或在 e-，u- 後，應當讀[ə]音；在 -n 前，或 i-，-iu [y] 後，應當讀[ɛ]音。至於 eao，eam 兩母裏的 e，不過比 i 稍開，祇能讀成[ɪ]或[e]音還不能開到[ε]音的程度。

(10) 利氏的 ih 攝，金氏的 ul 攝，在圖附入貲韻，要法附入飢類。——廣韻支

脂韻日母"兒"，"爾""而"，"耳"，"餌"等字變成現在國音的念法，並不是很晚的事。據遼史天祚紀甲辰歲（1124）有葛兒汗（Gorkhan），同紀延慶三年（1127）有斡耳朵（Ordu）。元史太祖紀像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參閱滿田新造評高本漢中國古音研究之基本思想）。中原音韻把牠附在支思部，直圖附在貲韻，都因為牠的音值不容易斷况，而且無所附麗的原故。利氏用 lh 注牠，金氏用 ul 注牠，並且另外分立一攝，注音雖然不十分切合，可是比方以智明知道"兒在支韻，獨字無和"（通雅卷五十，切韻聲原頁卅）還不免"姑以人誰切"附在支韻，總算強的多了。至於要法復返把牠列在側類，那眞是"開倒車"的現象！

從上面所說的十點，我們對於明末普通音的韻值已然可以約略考見。國音跟牠們不同的地方，祇有：

i 攝ㄓ系字變ㄖ'[ʅ]，ㄈ系字變ㄟ[ei]；

o 攝ㄗ,ㄓ系字變ㄨㄛ[uo]，ㄍ,ㄉ系字變ㄛ[ɔ]；

o' 韻ㄩ韻變ㄨ[u]；

ao 攝變ㄠ[au]；

eu 攝變ㄡ[ou]；

en 攝ㄓ系字變ㄢ[an]；

ie' 韻變ㄧ[i]，ㄓ系字變ㄖ'[ʅ]；

io 攝變ㄩㄝ[yɛ]或ㄧㄠ[iau]；

io' 韻變ㄩ[y]；

in 攝ㄓ系字變ㄣ[ən]；

ieu 攝變ㄧㄡ[iou]；

ien 攝變ㄧㄢ[ian]，ㄓ系字變ㄢ[an]；

iun 攝變ㄩㄥ[ioŋ]；

oei 攝ㄅ系字變ㄟ[ei]；

uen 攝ㄓ系字變ㄨㄢ[uan]；

iuen 攝變ㄩㄢ[yan]；

un, uem 兩攝合併爲ㄨㄥ［-oŋ］或［uəŋ］；

uan, uon 兩攝合併爲ㄨㄢ［uᵊn］：

等項。並且金利注音雖然沒有把 u 系齊齒撮口兩呼的字完全變成開口或合口，ｕ系合口的字完全變成開口；可是在金氏音韻經緯全局裏"氈"(chiēn或chēn)，"展"(chièn或chèn)，"戰"(chién或chén)，"閃"(xièn或xèn)，"善"(xién或xén)，"收"(xiēu或xēu)等，同"眉"(mûi或moêi)，"美"(mùi或moèi)，"昧"(muí或moéi)等：各有兩種拼法，已經有接近國音的傾向。假使金利注音還靠得住，那末，明末的普通音同現在的國音實在所差無幾了。至於 oa 跟 ua，oe 跟 ue，ui，oei 跟 uei，un，oen 跟 uen，oai 跟 uai，oam 跟 uam，eao 跟 iao，eam 跟 iam 等攝，在正韻直圖要法國音裏都找不出什麼分別，所以熊士伯說：

"開衣之外又有額，合午之外又有阿，遂致開合不能均齊。三十九無切（oei）似高威（uei）一等，然分'悲'於'歸'未當也。三十八阿荅（oai）當高歪（uai）一等，然所填'衰'，'壞'即乖韻，亦非一等之'猥'也。廿七無切（un）與恩（en）不相蒙。自是又有阿根（oen）與溫（uen），一若與恩吻合者，所塡'昆'，'昏'，其能外'尊''村'而另韻耶？況'昆'與'昏'本難分者。彎（uan）之外另有阿干（oan），塡'攢'，'還'，必不外彎而另韻矣。瓦（ua）外又有阿答（oa），果從官關分調耶？所塡'花''華'仍瓜韻也。午格（ue）外又增阿德（oe）不能外國而另韻也。陽（iam）上廿九無切（eam）塡'良'一加廿八無切（eao）塡'鳥'，殊難分！王（uam）上又增阿剛（oam）所塡'窗'，'雙'止二等字，'莊'，'光'兩同韻，且'雙'，'雙'，'椿'，'戕'彼此錯出何耶？"（音韻等切元聲卷八閱西儒耳目資頁九至十一）

熊氏用等韻的看法來糾繩他，自然覺得諸多不合。其實，金利注音關於這幾韻的分立，已然超出音韻學範圍而涉及語音學的領域，若是從音韻沿革上分辨牠的類類，自然很難索解。照我的看法，這幾韻的分立都由於聲韻交互的關係。牠們的簡單條理，在第三章裏已經說過。像這種韻隨聲變的現象，直到高本漢（B. Karlgren）還是很注意的。例如：金氏在 un 攝裏所收魂韻（舉平以該上去，下同）的"尊"，"存"，"村"，"孫"，"嫩"等字，高氏所記廣東音，韻母作 -ün［yn］；魂韻的"敦"，

"屯"，"鈍"，"論"跟諄韻"椿"，"準"，"脣"，"瞬"，"潤"等字，高氏記作 -ŭn [ɵn]。uen 攝所收魂韻的"棍"，"坤"，"溫"等字，高氏記作 -uɒn [uen]；"本"，"盆"，"門"等字，高氏記作 -un [un]；"噴"字高氏記作 -ɒn [ɐn]。(參閱 B. Karlgren: *Phonologie Chinoise*, pp. 787—791)。又如金氏 eao 攝的"聊"字，高氏所記上海音作 leâ [lɒ] 北平，開封音作 leau [leau]，(同上，p. 827)；eam 攝的"良"字上海北平開封都作 leaŋ [leaŋ] (同上，812)：從這兩個例證看，可見金利二氏的注音，在語音學上還有相當的價值。

關於調值的測定，比較聲韻更加困難。在沒有韻書以前，聲調的紛歧，已經是"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切韻序)。及至韻書成立，調類雖然有了"平"，"上"，"去"，"入"的大限，而調值的乖互，仍舊不減於前。並且除去"口耳相傳"也簡直的沒有法子推測。金利二氏所分的"清"，"濁"，"上"，"去"，"入"五聲，大體跟中原音韻系的韻書相同。祇有三點稍有出入：——

(1) 中原音韻的"陰平"，"陽平"，是由聲母的"清"，(voiceless)"濁"(voiced)變來的。金利二氏雖然根據他分成"清"，"濁"兩類，可是對於牠們的成因，始終茫然。照金氏的說法："平分清濁不如上去入之甚明耳。知切法則勢如破竹矣。切法用二字，一上一下。若上之字輕，則所切無不清者；上之字重，所切無不濁者。但有輕不能重者，下字清，所切之字亦清；下字濁，所切之字亦濁"。(列音韻譜問答)。似乎"清"，"濁"的分別，一種由於上字的"送氣"（重）"不送氣"（輕）；一種由於下字的"清""濁"。但是"不送氣"的聲母雖然有"清"無"濁"，"送氣"的聲母卻是"清"，"濁"兼備。並且他所謂"有輕無重"的九母，j，v，l，m，n 等，根本就沒有清聲（v 讀清聲有影紐"汪"字，那是唯一的例外）。f，g，s，x 等雖然各有清濁，也都由於首聲母的不同；跟下字的清濁沒有關係。此外，他的音韻經緯全局的清聲裏混入喻紐的"迂"，床紐的"稜"，群紐"迦"，匣紐的"鞾""蝦"，並紐的"邠"等字*：也可作爲不辨清

* "迂""鞾"二字國音亦變陰平

濁的證據。

(2)自從中原音韻把入聲分派在陽平，上，去，三聲以後，根據北音而作的韻書本來沒有分出入聲的必要。金利二氏所分聲類韻類，從種種方面看，都可證明他們根據明末的北音；可是他們所分的調類，卻跟方以智切韻聲原，馬自援等音，林本裕聲位，樊騰鳳五方元音相同，仍舊把入聲跟"清""濁""上""去"並立爲五。這種遷就沿革的辦法，直到讀音統一會派的老國音還是沿用未改。金氏嘗說："音韻之學，旅人之土產，平仄之法，旅人之道聽。音韻敢吐，平仄願有請焉"。(列音韻譜問答)這就是他敢增删聲韻類而不敢合併入聲的原故。

(3)全濁上聲變去聲的現象，在唐李涪作刊誤時已經覺得切韻以言辯之辯及舅甥之舅列在上聲不免爲知者所笑；到了南宋以後越發的明顯。張麟之韻鏡序例說：

"凡以平側呼字至上聲多相犯。古人制韻間取去聲字參入上聲者，正欲使清濁有所辨耳。或者不知徒泥韻策分爲四聲，至上聲多例作第二側讀之，此殊不知變也。若果爲然，則以'士'爲'史'，以'上'爲'賞'，以'道'爲'禱'，以父母之'父'爲'甫'可乎？今逐韻上聲濁位，並當呼爲去聲。觀者熟思，乃知古人制韻端有深旨。"

劉鑑切韻指南序也說：

'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如清音'賞'字。其蹇切'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以'強'字呼如清音'磋'，丘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哂'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倘因其説思而欲明其辭者，正是清濁之分也。"

所以中原音韻把牠們改列去聲，比較合於宋元以來的實際語音；洪武正韻上去複見，就不免模稜兩可。金氏既然自己覺得"平仄之法乃旅人之道聽"，對於這個問題祇好說："上，去聲也。韻書從古，故因之並母"(三韻對考問答)。因此他的音韻經緯全局把"象"，"杖"，"厚"，"罪"，"琲"，"倍"，"雋"，"座"，"奉"，"厚"，"悻"，"蕩"，"誕"等字，仍舊列在

上聲。改列去聲的，祗有"善"，"道"兩字：這是他遷就正韻的結果。從上述三點看，金氏所分的調類固然有些地方遷就沿革不盡合於元明以來的北音，可是他審辨五聲的音高，以"清平無低無昂，在四聲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濁，次低曰上"。（列音韻譜問答）並且改定五聲的次序爲"清"，"去"，"上"，"入"，"濁"：對於推測明末普通音的調值，頗有相當的幫助。據他說："平仄，清濁，甚次，敝友利西泰首至中國，每以爲若。惟郭仰鳳精於樂法，頗能發我之蒙耳"（同上）。那末，他所審辨的音高，似乎還不無樂理上的根據。可惜他所用的 一 ∧ ＼ ／ ︶ ，是否有以橫標代時間，以縱標代音高，而作軌線的用意，還是僅僅拿牠們當幾個並無科學意義的普通西文字母上的附加符號，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並且五聲高低的順序，跟現在北平音的陰（˥55：），陽（˧˥35），上˨˩˦（315：），去˥˩（51：）也相差甚遠。究竟是明末北音的調值跟現在不同？還是他所據的方音不同？那也是很難懸揣的事！

根據上面對於聲韻調比較研究的結果，參酌金氏所謂："多省某字風氣曰某"，我們可以斷定金利二氏所據的聲音乃是一半折衷各地方言，一半遷就韻書的混合產物。用明代韻書的術語說，我們可以叫他作"中原雅音"；用近代習用的術語說，也可以叫牠作明末的"官話"。因爲要想"五方之人皆能通解"，所以不得不折衷遷就。例如聲母裏保留 g，nh，ng，v 幾母，跟 ç，'ç，s 在 i 的前面不變［tɕ］［tɕ'］［ɕ］；韻母裏祗把 e，u 兩母當作次音沒有另外分立二韻；聲調裏保留入聲，不敢公然取銷：種種調停辦法同讀音統一會用表決手續通過的老國音恰好無獨有偶。本來利瑪竇從明萬曆九年（1581）到廣東香山澳，第二年便同羅明堅到端州，一住十年。"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後來又到過南雄，韶州，南昌，洪州，南京，蘇州等處；萬曆二十八年（1600）同龐順陽等來北平後，又住了十年。（參閱艾儒略太西利先生行述。）金尼閣自萬曆三十八年（1610）來中國後，傳教浙江，崇禎二年（1629）死在杭州（見韓霖張賡等所著聖教信證附錄）。但據韓雲西儒耳目資序，有"款請至晉，朝夕論道"等語，可見金氏也曾來過北方。他們兩人的語言環境雖然如此廣泛，但是當時的國都既在北平，因爲政治上的關係不得不以所謂"Mandarin"也者當作正音；並且西儒耳目

資曾經"晉絳韓雲詮訂"，"秦涇王徵梭梓"，商訂研究之際，也未嘗不略受他們的方音影響。所以在利金注音裏，除去從uen攝分出 t ，'t ，n ，l ，ch ，'ch ，x j, ç, 'ç, s 等聲母另立 un 攝，跟重脣音的合口仍舊保存外，可以說完全北方官音化了。我們現在要想推測明末"官音"的音值，他們的注音便是頂好的參考材料：這就是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二個貢獻。

五．西儒耳目資的影響

I. 方以智切韻聲原

II. 楊選杞聲韻同然集

III. 劉獻廷新韻譜

自從西儒耳目資行世以後，國內研究音韻學的人很受了牠不少的影響。方以智的通雅成於明崇禎十二年（1639）以前，那時西儒耳目資刊行了不到十三年，而方氏的書裏已經屢次提到牠：——

"外域知七音，而不知喉嚨上去入。金尼亦言入中土乃知之。"（通雅卷五十，切韻聲原頁四）。

"愚初因邵人。又于波梵摩得發送收三聲，後見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發送收爲橫三，喉嚨上去入爲直五，天然妙叶也。"（同上，頁七）

"金尼腸字父十五，字母五十"原註："愚按，父，切也；母，韻也"。（同上，頁二十三）。

"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當合悉曇等子與大西耳目資通之"（通雅卷首之二，頁二十二，小學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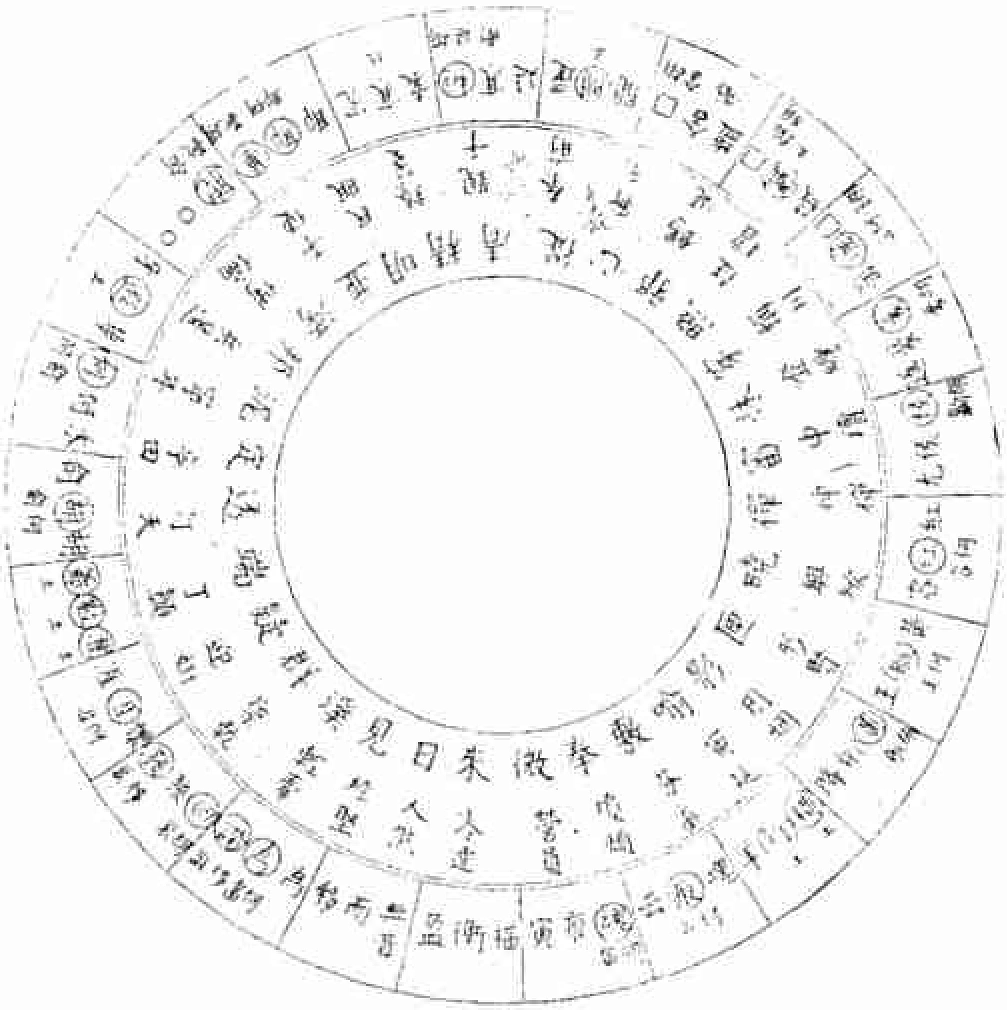
他拿"發"，"送"，"收"比擬"甚"，"次"，"中"，固然有些牽强附會；可是想拿酌悉曇等子跟西儒耳目資以通西域之音，已然有了挈長補短的精神。所以他對於中國文字也覺得："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通雅卷一 頁十八）。在三百年前居然有這種大膽的漢字革命論，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羅馬字注音的響應！方氏又以一切韻母約統於ㄜ（原註——恩翁切，喉中折攝也），〔烏〕，〔意〕，〔阿〕，〔邪〕，〔牙〕

六餘聲：烏阿之餘聲卽本聲；支開之餘聲爲〔意〕；邪叶之餘聲爲〔邪〕，〔牙〕；爐𩙪之餘聲爲〔烏〕；其餘皆統於◎（參閱切韵聲原頁二十八）。我想這也是參酌金尼閣五十列音裏 -m［ŋ］，-n，-a，-e，-i，-o，-u 幾種韵尾而定的。不過 他以"升鼻之◎，本於臍◎"（同上），所以把 -m［ŋ-］，-n 兩類合而爲一罷了。至於他的旋韵圖說大部分是受了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圖跟陳藎謨皇極統韵的影響，霑雜很濃厚的道士氣！雖然同金尼閣的音韵活圖不無關係可是比起楊選杞同然集裏幾個盤圖來，自然有遠近親疏的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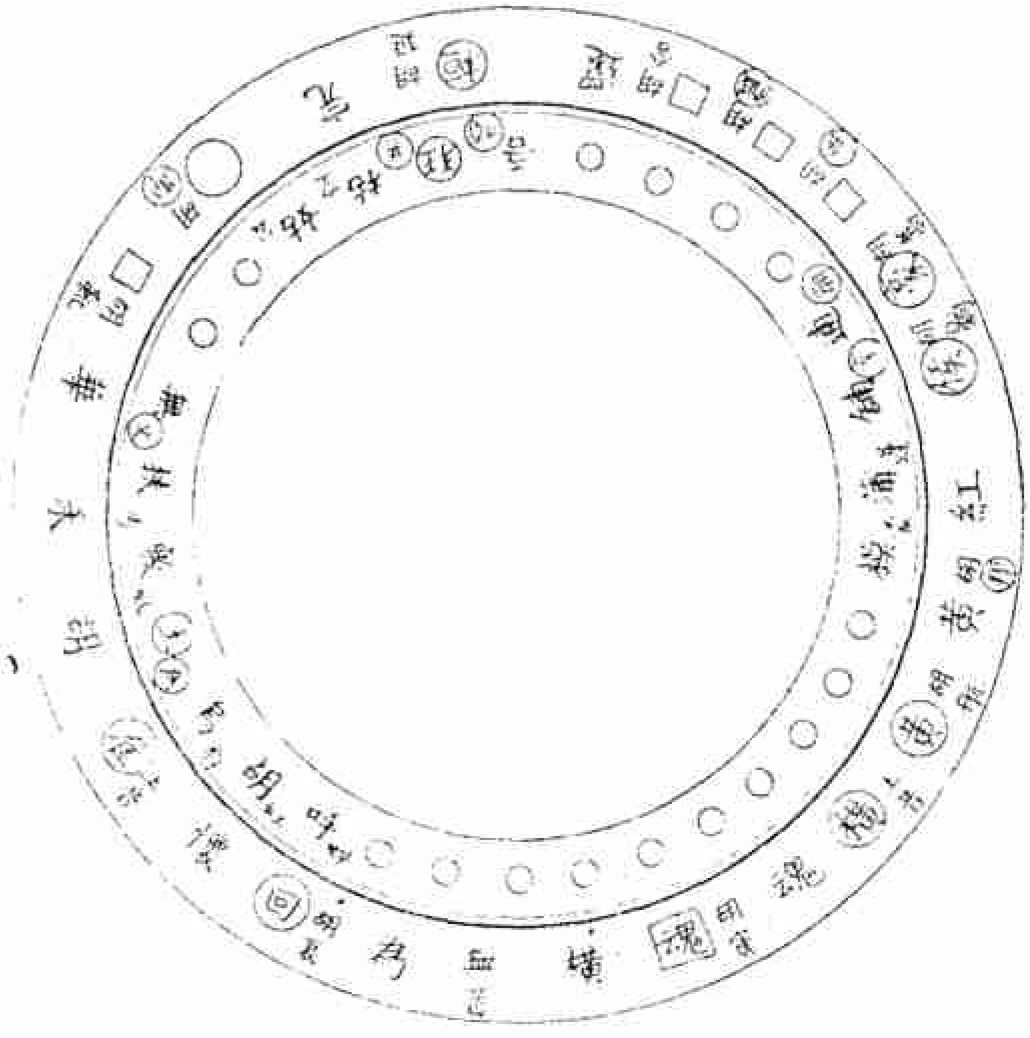
楊選杞的時代，生地，跟聲韵同然集的大體，我在聲韵同然集殘稿跋裏已然約略說過。他作書的動機，因爲舊韵書的反切，有難有拗，並且所用的上下字也沒有一定，後來看見西儒耳目資，"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爲一定之法"（同然集紀事）。於是就他所定的三十一"字祖"，二十五"大韵"，分配"宏""中""細"三聲，定了十五個"宏聲字父"，十三個"宏聲字母"；二十一個"中聲字父"，二十個"中聲字母"；三十一個"細聲字父"，二十四個"細聲字母"；"斐緊虢佾"，"各求其不易之字"。又模倣金尼閣三國音韵活圖，中原音韵活圖的方法，把三十一"字祖"，六十二"字孫"，跟七十五韵類，列成一個"同然總盤"（附圖三）；把"宏""中""細"三聲的"字父""字母"分列爲三盤（附圖四，五，六）。"盤各分父母爲天地"，以便旋轉"。總其"字父""字母"不過一百多字，"而父母遞相摩盪，則康音不備"。有音有字的，固然不必說；就是無音無字的，也可以"閱盤而觸類旁通，自然有得"。這種方法完全是從西儒耳目資演繹出來的。可惜他還就漢字而不能應用標音的字母，所以時常有'括之不出'的遺憾，在有定的"字父""字母"裡不能不有"借""代"的例外；並且"盤圖"跟"分韵"裏所用的"字父""字母"也微有異同：這都是限於工具，心餘力絀的地方！至於楊氏所分的聲類，跟金氏的二十"字父"完全不同。所分的韵類，祇有從𥚁規兩韵裏分出端精照來日等系的字別立敦堆兩韵，或許受了金尼閣從uen, uei, 兩攝分出 un, ui, 兩攝的影響；嚶，國，瘸三韵似乎跟耳目資的 e, ue, io 三攝相近；此外各韵大部分還是根據明代的韵書（參閱附表三）。關於入聲的分配，楊氏分別南北方音：南入附在"陽韵"公，光，岡，姜，𥚁，巾，肱，官，干，關，甘，監，金等十三韵之下；北入附在"陰韵"基，乖，孤，戈，瓜，靴，國等七韵之下

(參閱附表三)：跟耳目資完全附入"陰韻"也不相同。諸如此類，既然跟耳目資沒有直接的關係，本篇也就不再贅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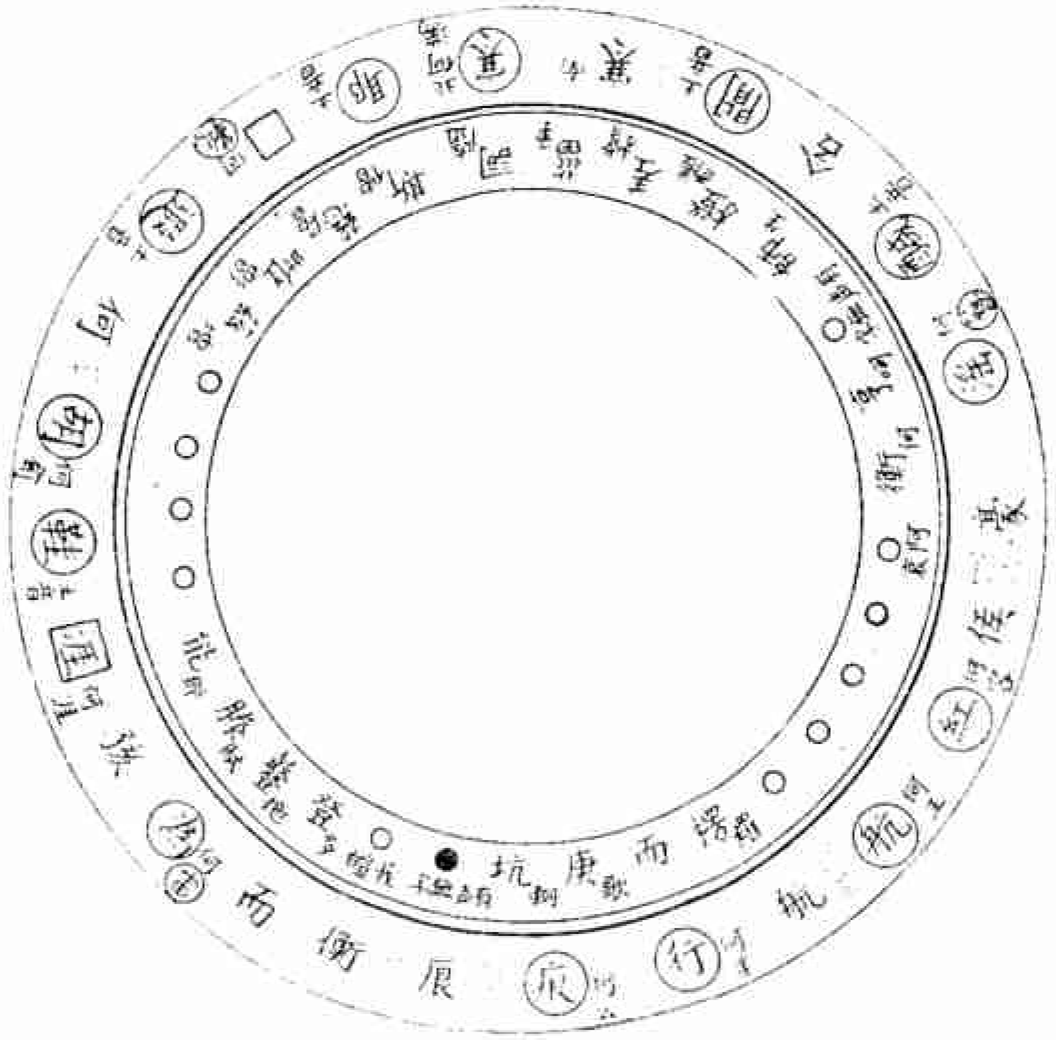
附圖三　聲韻同然集同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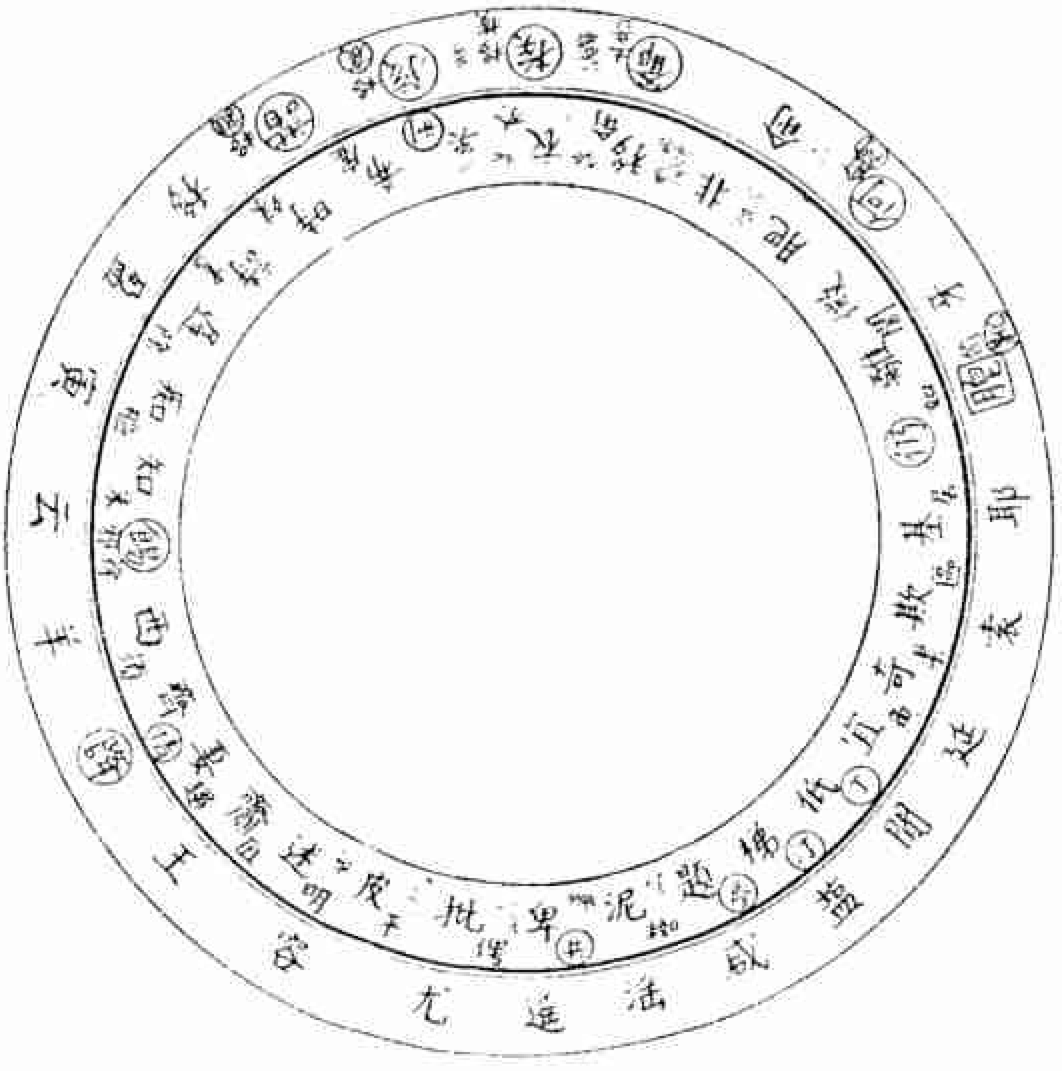
附圖四　聲韻同然集宏聲圖



附圖五　聲韵同然集中聲圖



附圖六　聲韵同然細聲圖



清朝初年，用新方法研究音韻學的，楊選杞之後，還有一位劉獻廷。獻廷嘗從蜀僧大悅，湘僧虛谷等問等韻之學。（參閱畿輔叢書本廣陽雜記卷三，頁三十五，三十六）。又編考華嚴字母，天竺陀羅尼，泰西臘頂語，小西天梵書暨天方女直等各種語音，參證同時林益長吳修齡之說，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頗竊造物之奧，百世而不惑"(廣陽雜記卷三，頁三十六)。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他在衡州署中擬定新韻譜綱要，預備"歸山後次第成書"。但全祖望給他作傳時，已經不見原書。恐怕全書始終就沒有寫定。我現在根據廣陽雜記（卷三，頁四十六，四十七）跟全祖望的劉繼莊傳（鮚埼亭集卷二十八頁十一至十六）試測新韻譜的音類，關於韻母一方面可以確定的有下面幾個音：——

劉獻廷的名稱			假定的音值	考證的根據
鼻音二		開口鼻音	[n]	"配以口阿咿嗚則爲(安)(恩)(因)(溫)四音"
		合口鼻音	[ŋ]	"配以口阿咿嗚則爲盎鞥英翁四音"
喉音八	正喉音四	口爲喉之喉開之開	[ɑ]	與[n]配則爲(安)音與[ŋ]配則爲盎音
		阿爲喉之腭開之合	[ə]	與[n]配則爲(恩)音與[ŋ]配則爲鞥音而字之音由此轉出今北平音阿字亦有[ə]音
		咿爲喉之齒合之開	[i]	
		嗚爲喉之脣合之合	[u]	
	變喉音四	從口字進出口字爲口之半音	[ɛ]	
		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	[əɹ]	
		從咿字想出口字爲咿之伏音	[ɿ]	"見之於齒之口[ɿ]思[sɿ]慈[tsʻɿ]雌[tsʻɿ]"
		從嗚字究至於字爲嗚之送音	[y]	

東北韻宗：{口、阿、咿、嗚} ＋合口鼻音——→ 盎 [ɑŋ]　鞥 [əŋ]　英 [iŋ]　翁 [uŋ]

西南韻宗：	□	＋開口鼻音—→	(安)	[ɑn]	以下四音原書誤脫今據音理及上下文校補
	阿		(恩)	[ən]	
	咿		(因)	[in]	
	嗚		(溫)	[un]	

劉氏拿這幾個音作基本韻素，然後"以喉音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又支爊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韻父"。這三十二"韻父"究竟是那些個音，在廣陽雜記裏既然沒有明文，也頗不易懸揣。不過，劉獻廷是大興人，就前章研究的結果，明末的北方音同現在並沒有甚大的出入。若參酌劉氏的韻素跟現在的北平音來推測，那末，"喉音自互交合，應當得出下面的十七個可能的音來：

名稱	假定的音値	同國音的比較
□	[ɑ]	ㄚ，ɑ
阿	[o]	ㄜㄛ，e o
咿	[i]	ㄧ，i
嗚	[u]	ㄨ，u
□	[ɛ]	ㄝ，e
而	[ər]	ㄦ，el
□	[ɿ]	ㄖˋㄙˋ，y
于	[y]	ㄩ，iu
哀	[ɑi]	ㄞ，ɑi
爊	[ɑu]	ㄠ，ɑu
(毆)	[ou]	ㄡ，ou
(鴉)	[iɑ]	ㄧㄚ，iɑ
(耶)	[iɛ]	ㄧㄝ，ie
(窪)	[uɑ]	ㄨㄚ，uɑ
(渦)	[uo]	ㄨㄛ，uo
□	[ei]	ㄟ，ei

(月)	[yɛ]	ㄩㄝ，iue

"三合而成"的應當是下面五個可能的音：——

名　稱	假定的音值	同國音的比較
(涯)	[iɑi]	ㄧㄞ，iɑi
(么)	[iɑu]	ㄧㄠ，iɑu
(幽)	[iəu]	ㄧㄡ，iou
(歪)	[uɑi]	ㄨㄞ，uɑi
(威)	[uɛi]	ㄨㄟ，uei

（附註：凡韻目名稱外加括弧者，皆係廣陽雜記無明文，而今據音理增入者。）

除去劉氏不用的，o，io 兩音，幾乎全跟現在的北平音相同。只有"喉鼻相互交合"而成的音，若在"東北韻宗"[illegible][ɑŋ]，鞥[əŋ]，英[iŋ]翁[uŋ]"西南韻宗"(安)[ɑn](恩)[ən](因)[in](溫)[un]以外，再加上跟變喉音于[y]音結合的(雍)[yŋ](氳)[yn]兩音，已經滿了十個的數目。但是三合而成的(央)[iɑŋ]，(汪)[uɑŋ]，(煙)[iɑn]，(彎)[uɑn]，(淵)[yɑn]五音，上自明季的韻法直圖跟利瑪竇金尼閣的注音，下至現代的北平音，全沒有闕少。獻廷的新韻譜既然想賅備萬有之音，至少也不應當遺漏牠們！或者他擬定初稿時，只記得加入"喉音自互交合"的三合音，而忘記喉鼻相互交合的三合音了罷？

關於韻母一方面，我們雖然未窺全豹，究竟還算是有跡可尋。至於聲母一方面，除去"韻蘊二十二位，則韻母（卽聲母）也"一句話外，更是無從捉摸。據前章附表二，明以來分聲母爲二十二類的只有李如眞一人。但是參證他前後各家，跟現在的北平音，可以斷定那時的大興方音不會還保持非敷兩母的分別。所以獻廷所定的二十二"韻母"，或者是在[p]，[p']，[m]，[f]，[t]，[t']，[n]，[l]，[k]，[k']，[x]，[ts]，[ts']，[s][ʐ]，[tʂ]，[tʂ']，[ʂ]十八個音以外，又把在影喻微疑幾組字分記[ʔ]（影疑開口），[j]或[ɪ]（影喻疑齊齒），[w]或[u]（影疑合口及微母），[ɥ]或[y]（影喻撮口）四音。除去ㄐ，ㄑ，ㄏ，ㄒ四母還沒有分化，跟現代的北平音極爲相近。

當劉獻廷的時代(1648–1695)，印歐系的比較言語學還沒有萌芽。他對於新韻譜的

設計（1692），離 Rasmus Rask（1787生）跟 Jocob Grimm（1785生）的誕生，遠在九十年以前，已經能旁求諸"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全祖望劉繼莊傳）；聽見康甲夫家所藏劉孔當的五經叶韻後附有琉球紅夷文字，甚至說：這正是他"懸金而求，募賊以竊"的東西，深以而失爲恨！（參閱廣陽雜記卷三，頁四十三）並且對於方音調查，就想用他的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便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廣陽雜記卷三，頁四十五）這種治學的方法跟態度，已經立下比較音韻學的楷模。從現在看，我們不能不佩服獻廷的先覺！

獻廷的新韻譜既然參考過"泰西臘頂語"並且連琉球，紅夷等國文字都想"懸金而求，募賊以竊"，那末，他對於用羅馬字標註漢音的西儒耳目資絕不會沒有寓目。再從新韻譜的內容參證，他以"韻母"爲聲，以"韻父"爲韻，雖然跟金尼閣所謂"字父""字母"適得其反，可是，"父""母"的稱謂，以及"橫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以歸元"（同上，頁四十七）一段畫譜系的議論，未必不由於耳目資的影響。並且他爲避免等韻重疊之弊使各韻"有橫轉而無直送"，"橫轉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若照他的說法畫起譜來，恰好同耳目資的音韻經緯全局格式相合。而且他不拿喉腭舌齒唇等發音部位作分別聲類的標準，也同金氏極爲相近。所以我說新韻譜同耳目資必定有相當的關係。

中國音韻學自從受了梵文化以後，對於聲類，等呼的辨別，自然比較以前精密了好多。可是一方面由着和尙們把"唱韻"當作"小悟門"，擺成"韻主"，口耳相傳；一方面由着等韻家牽附律呂，五行，弄得一榻糊塗，烏煙瘴氣！自從利瑪竇金尼閣用羅馬字標注漢音，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受了他們的啓示，遂給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路徑：這就是耶蘇會士對於中國音韻學研究的第二個貢獻。

六　餘論

I・諸家對於西儒耳目資的評論

II・評論的評論

III．近代西洋人研究中國音韻學的發端

IV．國語羅馬字的萌芽

耶穌會士關於音韻學的著作，龐迪我，郭居靜，利瑪竇的書既然沒有流傳，也就引不起什麼好壞的批評。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刊行以後，國外的學者像 Landresse, Dehaisne, Pfister 等，以為這部書不單給字典創出一個新例，而且使經同聲韻的漢字，按着西文次序排列，改正了漢字音韻學不少的錯誤，對於中國學者有很大的影響。足徵作者有創作的天才，堅忍的工力跟淵博的學識（參閱Louis Pfister 耶穌會士來華諸人傳記頁139）。他們對於這部書固然稱讚備至，可是國內的學者，對於牠毀譽參半。恭維牠的說：

"其書一遵洪武正韻，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萬國之風，可以破多方拘攣附會之誤；其裨益我字韻之學，豈淺鮮哉"！（本書張問達序）

"先生一旦貫通，以西學二十五字母，辨某某為同鳴父，某某為自鳴母，某某為相生之母。分韻以五聲，如華音；平則從分清濁焉。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不煩外增減一點畫，不待外借取一詮釋，第舉二十五字母，才一因重摩盪，而中國文字之源，西學記載之派，畢盡於此"！（本書王徵序）

詆毀牠的說：

"切韻一道，經中華歷代賢哲之論定，固有至理寓乎其中，知者絕少。因其不知，遂出私智以相訾謷，過已！"（熊士伯等切元聲卷八閱西儒耳目資頁一）

"明季西人金尼閣竊等韻之餘緒，理到音韻，究不過得其粗者！可謂下一字全不理會，幾類洞庭切。又謂字悉依中原音，只有字其適土音者，而古音日盡廢矣！于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孫之說，尤為不經！"（周春松靄遺書小學餘論卷下，頁十一）

平心而論，切韻裡邊所寓的至理，自從耳目資出世以後，實在減少許多"知者絕少"的神秘。并且他的目的在記錄當時的普通音，使"未觀字之兩旁，而先聆其聲音者，一稽音韻譜則形象立現"(本書張緟芳序)。假使捨棄"中原音"而保存"古音"，恐怕除去少數的"好古之士"，沒有多少人能夠應用牠作為"耳資"。牠的切法只求"父母相合，見西號自明"。既然不玩等韻家所習"類隔"，"交互"，"廣"，

"通"，"偈"，"狹"那一套把戲，當然可以不理會相沿的"切脚"。就總局裏所刻的單字論，祇有"垤"(chi)，"鬉"('çuā)，"痐"(hēu)，"巢"(çiào)，"攋"(k'uân)，"堁"(uó)等字，同廣韵正韵國音全不相合，可以算是金尼閣的錯誤；至於"酧"('ciēu)，"褲"('chén)，"甞"('châm)，"產"('chàn)，"係"(xi)，"哨"(xiáo)，"蠖"(hoě)，"鳥"(niào)，"溺"(niáo)，"雄"(hiûm)，"恍"(hoàm)，"蕁"(cuèi)等字，跟正韵國音合，跟廣韵不合，正可據以考見明代的音變；"他"，(tā)："打"(tà)，"那"(ná)，"棍"(kuén)等字，跟國音合，跟廣韵正韵不合，正可據以考見明末以後的音變；"濡"(jun)，"佤"(kuāi)，"環"(hoán)等字，跟正韵合，跟廣韵國音不合，正可據以考見明代韵書的特別音讀：何嘗同"調延切"相類呢！還有金氏在丫，額，愛，澳，盎，安，歐，硬，恩幾個韵母的旁邊註了"甚音"二字，本是指着中國"多省風氣"的讀音而言，同"其國甚音"毫不相涉！"字父""字孫"的名稱，本是從舊來所謂"字母"演繹出來的，這種譜系式的稱呼，固然不十分妥當，但是也不發生"典""不典"的問題：所以熊許二氏的批評，總不免有給等韵爭正統的偏見！據我看，一個到中國不滿十五年是外國人，花了五個月的工夫，作成這麼大一部著作，使中國字學韵學受了很大影響，雖然 Landregge，Delaisne，Pfister 跟張問達張緟芳王徵諸人的批評，間或揄揚過當，可是從中國音韵學演進的歷程上看，絕不能否認牠同梵文化的守溫字母，滿文化的"合聲"反切，具有鼎峙的地位。況且近代西洋人，如 J. Edkins，Z. Volpicelli，Kühnert，S. H. Schaank 以至於馬伯樂(H. Maspero)高本漢(B. Karlgren)等，對於中國音韵學研究的逐漸進步；羅馬字標音從威妥瑪式(Wade System)郵政式(Postal System)演進到國音字母的第二式；如果推溯遠源，都可以說，三百年前已經播下了種子。所以耶穌會士在音韵學上的貢獻，雖然不像歷算學那樣彰明較著，可是在中國音韵學史上的確是不可埋沒的事實！

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寫竟於北平。

附錄一　耶穌會士在音韵學上的貢獻年表

明神宗萬曆九年，辛巳(1581)

利瑪竇始抵中國廣東香山澳。時年二十九歲。

十一年癸未(1583)

利瑪竇偕羅明堅入端州。"初時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

二十五年丁酉(1597)

郭居靜來華。

二十六年戊戌(1598)

大宗伯王忠銘擬携利瑪竇入京，未果，止居南都。

二十七年己亥(1599)

龐迪我來華。

二十八年庚子(1600)

利瑪竇龐迪我等偕伴八人同至北京。

三十三年乙巳(1605)

程氏墨苑所收利瑪竇羅馬字注音文：信而步海疑而即沈，二徒聞實即捨空虛，婬色穢氣自速天火及述文贈幼博程子四篇，均作於是年。

郭居靜西字奇蹟印於北京。(？)

三十八年庚戌(1610)

四月，利瑪竇卒。

金尼閣來華，傳教浙江。

四十年壬子(1612)

楊選杞或當生於是年以前。

四十六年戊午(1618)

龐迪我卒。

明熹宗天啓五年乙丑(1625)

夏，金尼閣始作西儒耳目資。

韓雲爲西儒耳目資作序。

六年丙寅(1626)

春，西儒耳目資成。

春月王徵為西儒耳目資作序。

五月癸亥，張問達刻西儒耳目資成，為之作序。

明思宗崇禎二年己巳(1629)

金尼閣卒於杭州。

五年壬申(1632)

李栻南（平）生。

十二年己卯(1639)

方以智通雅成——姚文燮刻通雅凡例云："先生是書成於己卯以前"。

十三年庚辰(1640)

郭居靜卒。

十四年辛巳(1641)

夏，方以智作通雅自序。

十五年壬午(1642)

夏，方以智作通雅凡例。

清世祖順治五年戊子(1648)

劉獻廷生。

八年辛卯(1651)

楊選杞糊口吾金吾吳期翁家，與其猶子吳芸章交，得見西儒耳目資，頓悟切字有一定之法。

十年癸巳(1653)

楊選杞館於李栻南家，筆墨六載。

十五年戊戌(1658)

楊選杞從李栻南來北京。

十六年己亥(1659)

李栻南中本年特科第九名進士，寓書楊選杞，促成聲韵同然集。

本年仲冬朔，楊選杞編次聲韵同然集，凡五閱月，僅草就平入二聲。

楊選杞或當卒於是年以後。

清聖祖康熙五年丙午(1666)

劉獻廷遷吳。

七年戊申(1668)

四月李秩甫卒。

二十六年丁卯(1687)

劉獻廷至北京。

二十九年庚午(1690)

劉獻廷南遊衡嶽，始有日記。

三十一年壬申(1692)

夏，劉獻廷於衡州署中初定新韻譜。

三十四年乙亥(1695)

劉獻廷卒。

四十三年甲申(1704)

羅馬教皇發禁止祀天敬祖之教令。

四十六年丁亥(1707)

清廷因羅馬教皇宣布禁止祀天敬祖之教令，將教皇公使送澳門監禁。

清世宗雍正元年癸卯(1723)

因耶穌會士黨允禩，本年閩浙總督滿寶奏請：除在欽天監供職之西洋人外，其餘皆遣往澳門看管，不許闌入內地。有旨施行。

附錄二　金尼閣音韻經緯全局與利瑪竇注音合表

字父 (金尼閣音)	字母	利瑪竇音	ā	â	à	á	ă	ē	ê	è	é	ĕ	ī	î	ì	í	ĭ
金尼閣字母五十音			丫 (a)					額 (e)					衣 i (y)				
金尼閣音												[illegible] 次	衣	移	依	易	
則	ç	c_1 (e,i,u) / ç (a,o,u)	咗				雜					宅 嘖·	擠		濟	際· 祭	
測	ʻç	c'_1 (e,i,u) / çʻ(a,o,u)					擦					柵	妻	齊	鬐	砌	
者	ch	ch	楂		鮓	詐	札	遮		者	蔗	折 質	知∘之·		止 旨·	致∘治·	
撦	cʻh	cʻh	叉	茶	槎	詫	察	車		撦		徹 赤	癡	馳	恥	墀	
格	k	c_2(a,o,u) / k (i) / q (u-)										格	機		已 幾·	記 紀·	
克	ʻk	c'_2(a,o,u) / kʻ(i) / qʻ(u-)										客	欺	奇 其·	起 企·	企 氣·	
百	p	p	巴		巴·	霸	八					百 伯·	碑		彼 俾·	避∘敝·	
魄	ʻp	pʻ	葩	琶		靶	叭					迫	披	皮	庀	譬	
德	t	t			打	大	達 答·					德 得·	隄		底	地∘帝·	
忒	ʻt	tʻ	他				闥					忒	梯	題	體	替	
日	j	j (a,o,u) / g_1 (e,i)								惹		熱 日					
物	v	v					襪							微	尾	未	
弗	f	f					法∘發·						非	肥	斐 悱·	費	
額	g	g_2(a,o,u) / ng (a,o)										厄					
勒	l	l					蠟 臘·					勒		離	里∘	詈 利·	
麥	m	m		麻	馬 瑪·	禡	秣					陌 墨·		麋	米	寐	
搦	n	n / nh (i)		拏	拿	那	納					搦		泥 甯·	你	詣 [illegible]·	
色	s	s					撒					色 嗇·	西		洗	細	
石	x	x	沙		灑	耍	殺	奢	蛇	捨		舌 石· 實	詩	氏·	矢	寺 世·	
黑	h	h										赫	羲 希·	奚	喜	係	

附注：表中字旁無號者為金氏所有；加點號者為利氏所有；加圈號者為金利所共有。

字父 / 字母	金尼閣音	利瑪竇音	ō	ô	ò	ó	ŏ	ū	û	ù	ú	ŭ	ū̇	û̇	ù̇	ú̇	u̇
			o 阿 o					u 午 u					u̇ (次音) u̇				
金尼閣音			阿		屙		莪次 惡										
則	ç	c_1 (e,i,u) ç (a,o,u)			左	佐	昨族 坐足·	租		助· 組	胙	卒	貲		紫 子·	恣 自·	
測	'ç	c'_1(e.i.u) ç'(a,o,u)	蹉	瑳	磋 楚·	挫	錯 猝	麤	觕	楚	措	逡	雌	疵 辞·	此	刺 次·	
者	ch	ch					勺竹 卓·逐·			詛 主·	助	祝·					
撦	'ch	ch'					綽 着	初	鋤	處	楚	出·					
格	k	c_2(a,o,u) k (i) q(u-)	歌		哿	箇	葛 各	孤		古	故· 顧						
克	'k	c'_2(a,o,u) k'(i) q' (u-)	軻		可	課	渴 哭	枯		苦	庫						
百	p	p	波		播	簸	剝 鉢· 不	逋		補	布 步·						
魄	'p	p'	坡	婆	頗	破	潑 僕	鋪	酺	普	鋪						
德	t	t	多		朵	墮	奪 篤 度·	都		覩	度						
忒	't	t'	佗	駝	妥	拖	脫 禿 托·	稌	徒 圖·	土	吐						
日	j	j (a,o,u) g_1 (e.i)					若· 弱 肉										
物	v	v					勿		無	武	務						
弗	f	f				伏	縛 福 復·	夫	符 夫·	甫	附						
額	g	g_2(a.o.u) ng (a.o)		莪	我	餓	諤		吾	五	誤						
勒	l	l		羅	囉	擺	落 祿 樂· 六·		盧	魯	路						
麥	m	m		摩	磨	磨	莫 木 幕·		模	姥	暮	沒·					
搦	n	n nh (i)		儺	娜	糯	諾 訥		奴	努	怒						
色	s	s	梭		鎖 所·	瑣	索 速 朔· 俗·	蘇 酥·		數	素 數·	恤	私 思·	詞	死 似·	泗 士·	
石	x	x					杓 鑠 熟·										
黑	h	h	訶	荷 何·	火	貨	曷 忽	呼	胡 湖·	虎	互						

字父 金尼閣音	字母	利瑪竇音	ụ 中音 ụ					ai 愛音 ai(ay)					ao 澳音 ao				
			ū	û	ǔ	ú	ŭ	āi	âi	ǎi	ái	ăi	āo	âo	ǎo	áo	ăo
則	ç	c₁(e,i,u) c(a,o,u)						栽·哉		宰	在。再·		遭		早	漕	作·
測	'ç	c'₁(e,i,u) ç'(a,o,u)						猜	才	采	蔡		操	曹。	草	造	
者	ch	ch	諸		主	著	朮	齋		豸	債		招		昭	照 兆·	
撦	'ch	ch'	樞	除	杵	處	黜	釵	柴	茝	瘥		超	朝	炒	鈔	
格	k	c₂(a,o,u) k(i) q(u-)						該		改。	蓋		高		縞	誥	
克	'k	c'₂(a,o,u) k'(i) q'(u-)						開		愷	慨		尻		考	犒	
百	p	p								擺	拜		包		飽	豹	
魄	'p	p'							牌		派		胞	跑		砲	
德	t	t									帶 代·		刀		禱	道。	
忒	't	t'						台	臺		泰。		叨	陶	討	套	
日	j	j(a,o,u) g₁(e,i)		儒 如·	汝	茹								饒	擾		
物	v	v									外						
弗	f	f															
額	g	g₂(a,o,u) ng(a,o)						哀	皚	藹	艾· 愛。		爊	熬	襖	奥	
勒	l	l							來		賴。			勞	老	澇	
麥	m	m							埋	買	賣			茅	卯	貌	
搦	n	n nh(i)							能	乃。	耐			撓	腦	鬧	
色	s	s						顋			賽		騷		嫂 掃·	埽	
石	x	x	書	殊。	暑	恕	術	篩		灑	曬		燒	韶	少。	邵	
黑	h	h						咍	孩	海·	害		蒿	豪	好	号。好·	

字父 金尼閣音	字母 利瑪竇音	利氏字母音	am 盎上音 am ām	âm	àm	ám	ăm	an 安上音 an ān	ân	àn	án	ăn	eu 歐上音 eu eū	eû	eù	eú	e
則	ç	c_1(e,i,u) ç(a,o,u)	臧		奘	葬		簪		昝	贊		鄒		走	奏	
測	'ç	c'_1(e,i,u) ç'(a,o,u)	倉	藏	莽			餐	殘 瓚·	慘	粲		搊	愁	瞅	湊	
者	ch	ch	章		掌°	障		詀		棧	湛		周 舟·		肘	冑	
撦	c'h	ch'	昌	常°	敞	倡		攙	讒	產	讖		抽	酬 疇·	丑	臭°	
格	k	c_2(a,o,u) k( ) q_1(u-)	岡		䟘	扛		干		稈 感·	幹		勾		苟	彀	
克	'k	c'_2(a,o,u) k'(i) q'(u-)	康		慷	抗		刊 堪·		坎°	看°		摳		口	寇	
百	p	p	邦°		榜	謗		班		版	瓣		褒		掊		
魄	'p	p'	滂	龐		胖		攀		皈	盼		[illegible]	裒	剖		
德	t	t	當		黨	儅		丹		亶	旦 但·		兜		斗	豆 竇·	
忒	't	t'	湯	唐	儻	燙		灘	壇 談·	坦	炭		偷	頭	黈	透	
日	j	j(a,o,u) g_1(e,i)		穰	壤	讓								柔	蹂	[illegible]	
物	v	v	汪	忘	罔 往·	妄 望·				晚	萬°						
弗	f	f	方	房	紡	訪		番	煩	反	飯			浮	否	覆	
額	g	g_2(a,o,u) ng(a,o)		昂	盎	块		安	[illegible]	罯	岸 按·		歐	齵	偶	漚	
勒	l	l		郎	朗	浪			闌	懶	濫			婁	嘍	陋	
麥	m	m		忙	莽	漭			蠻	[illegible]	慢			謀	某	茂	
搦	n	n nh(i)		囊	曩	儾 㶞·			南 [illegible]·	赧	難			羺	㝅	耨	
色	s	s	桑		顙	喪		三		散	傘		搜		溲	嗽	
石	x	x	商	常 嘗·	賞	餉 上·		山		汕	訕		收		首 手·	狩	
黑	h	h		杭	頏	吭		憨	寒	旱	翰		齁	侯	吼	後	

金尼閣字父	利瑪竇字父	利瑪竇音	em 硬上音 em					en 恩上音 en					ia 鴉 ia(ya)				
			ēm	êm	èm	ém	ĕm	ēn	ên	èn	én	ĕn	iā 鴉	iâ 衙	ià 雅°	iá 亞	iă 呷
則	ç	c_1(e,i,u) ç(a,o,u)	曾			甑 附·		臻			讚						
測	‘ç	c'_1(e,i,u) ç‘(a,o,u)	崢	層		[illegible]		琛	岑	[illegible]	襯						
者	ch	ch	爭			偵		甄		展	戰						
撦	c‘h	ch‘	撐	棖		瞠		[illegible]	禪	闡	沾						
格	k	c_2(i,o,u) k( ) q(u-)	更		梗	亙		根			艮		家°		賈	駕	甲
克	‘k	c'_2(a,o,u) k‘( ) q‘(u-)	阬		肯					墾			伽			髂	恰
百	p	p	崩		琫	堋											
魄	‘p	p‘	烹	彭	捧												
德	t	t	登		等°	嶝											
忒	‘t	t‘		騰		鄧											
日		j(a,o,u) g_1(e,i)		仍		扔			然 燃·	[illegible]	冉						
物	v	v							文°	吻	問 汶·						
弗	f	f															
額	g	g_2(a,o,u) ng(e,i)				硬		恩									
勒				稜	冷	楞											
麥	m	m		萌	猛	孟			門								
搦	n	n nh(i)		能 儜·													
色	s	s	生°		省	[illegible]		森		滲	瀋						
	x	x						羶	[illegible]	閃	染°						
黑	h	h	亨	衡		[illegible]			痕	狠	恨		鰕	遐	閜	下	瞎

字父 金尼閣音	字母	字母音（今）	ie 葉 ie(ye)					io 樂 i(yo)					iu 魚 iu(yu)				
			ē	iê	iè	ié	ĕ iĕ	iō	iô	iò	ió	ĕ iŏ	iū	iû	iù	iú	iŭ
				爺耶·	[illegible]·	夜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迂	[illegible]于·	[illegible]·	預·	域
則	ç	c_1(e,i,u) ç(a,o,u)	[illegible]		姐	借	節 即·					[illegible]	疽		沮	[illegible]	
測	'ç	c'_1(e,i,u) ç'(a,o,u)			且	[illegible]	切 七					[illegible]	趨	[illegible]	取	聚	焌
者	ch	ch					織·										
撦	c'h	ch'															
格	k	c_2(a,o,u) k(i) q(u-)					訐 吉 極·					腳 覺	居		舉	據 俱	菊
克	'k	c'_2(a,o,u) k'( ) q'(u-)		茄			挈 乞					殼 確· 曲	墟	渠	[illegible]	去	屈
百	p	p					鼈 必 筆·										
魄	'p	p'					撇 匹 僻·										
德	t	t	爹				跌 的										
忒	't	t'					鐵 逖										
日	j	j(a,o,u) z_1(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_2(a,o,u) ng(a,o)															
勒	l	l					列 慄 立·					略		閭	旅	慮	律
麥	m	m					滅 蜜										
搦	n	n nh_1( )					齧 溺· 逆					虐		[illegible]	女	女	
色	s	s	些	斜	寫	謝	屑 悉 昔·					[illegible]	須	徐	胥	絮	恤
石	x	x					協 翕 [illegible]·										
黑	h	h										學 [illegible]	虛		許	噓	旭

字父	利瑪竇	金尼閣	im 應 im (ym)					in 音 in (yn)					oa 阿答 oa				
金尼閣音	字母	字母	īm	îm	ìm	ím	ǐm	īn	în	ìn	ín	ǐn	oā	oâ	oà	oá	oă
			英	迎	影	應		因	寅 淫	引	印						
則	ç	e₁ (e,i,u) ç (a,o,u)	精		井	淨∘		津		儘	燼						
測	'ç	e'₁(e,i,u) ç'(a,o,u)	清	情	請	倩		駸· 親	秦	寢	沁						
者	ch	ch	貞		整∘	正∘政·		眞∘珍		軫	震						
撦	c'h	ch'	稱	成 城·	逞	遉		嗔	陳 沈·	齔	趁						
格	k	e₂(a,o,u) k (i) q(u-)	京 經·		境	敬 竟·		巾 金·		緊 謹·	僅						
克	'k	e'₂(a,o,u) k' (i) q' (u-)	卿	擎	謦	慶		欽∘	勤		菣						
百	p	p	兵		丙 秉·	病		賓		稟	擯						
魄	'p	p'	俜	平	頩	聘		繽	頻	品							
德	t	t	釘		頂 鼎·	定											
忒	't	t'	廳	庭	挺	聽∘											
日	j	j (a,o,u) g₁ (e,i)							人∘ 任·	忍	刃∘						
物	v	v															
弗	f	f															
額	g	g₂(a,o,u) ng (a,o)															
勒	l	l		令∘	領	另			鄰 林·	廩	吝						
麥	m	m		明 名·	皿	命∘			民	敏							
搦	n	n nh(i)		寧	濘	寧			紉		賃						
色	s	s	惺	餳	省	性∘		辛 心·	尋		信						
石	x	x	升 聲·	繩		勝 盛·		申 身·	辰 神·	沈 諗·	慎				耍		刷
黑	h	h	馨	形 行·	悻	行 幸·		欣	痕		釁		花	華	踝	化∘	滑

金尼閣字父	字父	利瑪竇字父	oē	oê	oè	oé	oĕ	oō	oô	oò	oó	oŏ	uā	uâ	uà	uá	u
			oe 阿德					oo					ua 瓦				
													蛙		瓦	凹	n
則	ç	c_1 (e,i,u)															
		ç (a,o,u								卟.							
測	'ç	c'$_1$(e,i,u)											[illegible]				
		ç' (a,o,u)															
者	ch	ch															
撦	c'h	ch,															
格	k	c_2(a,o,u)															
		k ( )											瓜		寡	卦	刮
		q(u–)															
克	'k	c'$_2$(a,o,u															
		k' ( )											誇		跨	胯	
		q' (u–)															
百	p	p															
魄	'p	p'															
德	t	t															
忒	't	t'															
日	j	j (a,o,u)															
		g_1 (e,i)															
物	v	v					物 勿										
弗	f	f					佛										
額	g	g_2(a,o,u)															
		ng (a,o)															
勒	l	l															
麥	m	m															
搦	n	n															
		nh ( )															
色	s	s															
石	x	x															
黑	h	h					[illegible] 或										

字父 金尼閣音	字母	利瑪竇等發音	uě					ui					uo				
			[illegible]					尾					屋				
								ui					uo				
							uě	uī	uî	uì	uí	uĭ	uō	uô	uò	uó	ŏ uŏ
									微	尾	未		窩		我	臥	沃屋
則	ç	ç(e,i,u) ç(a,o,u)						嘴		觜	醉						
測	'ç	ç'(e,i,u) ç'(a,o,u)						催	摧	漼	翠						
者	ch	ch					拙	追		捶	墜						
撦	c'h	ch'					啜	吹	垂	揣	吹						
格	k	c_2(a,o,u) k(i) q(u-)					國						戈		果	過	郭國
克	'k	c'_2(a,o,u) k'(i) q'(u-)											科		顆	課	闊
百	p	p															
魄	'p	p'															
德	t	t						堆		隊	兌 對·						
忒	't	t'						推	魋	腿	蛻						
日	j	j(a,o,u) g_1 (e,i)					爇		蕤	蕊	銳						
物	v	v															
弗	f	f															
額	g	g_2(a,o,u) ng (a,o)														臥·	兀
勒	l	l							雷	累	類						
麥	m	m							眉	美	味						
搦	n	n nh(i)							挼	餧	內◦						
色	s	s						雖 衰·	隨	髓	遂 歲·						
石	x	x					說	[illegible]	誰	水◦	睡						
黑	h	h												禾	火◦	貨	活 豁

字父 字母		金尼閣音 利瑪竇音	ul					ūm					un				
			而					翁					無切				
金尼閣音		利瑪竇音	lh					ūm(ōm)									
			ūl	ûl	ùl	úl	ŭl	ūm	ûm	ùm	úm	ŭm	ūn	ûn	ùn	ún	ŭn
				而◦	爾◦耳·	二◦		翁		蓊	甕						
則	ç	c_1(e,i,ï) / ç(a,o,u)						宗		總	綜		尊		撙	鐏	
測	'ç	c'$_1$(e,i,u) / ç(a,o,u)						葱	從◦				村	存	忖	寸	
者	ch	ch						中◦終·		腫踵·	仲重·		諄		準	稕	
撦	c'h	ch'						沖	蟲◦	寵◦	舂		椿	脣	蠢		
格	k	c_2(a,o,u) / k(i) / q(u-)						工 弓		拱	貢						
克	'k	c'$_2$(a,o,u) / k'(i) / q'(u-)						空◦		孔	控						
百	p	p															
魄	'p	p'							蓬								
德	t	t						東		董	凍		敦		盾	頓	
忒	't	t'						通◦	同◦	統	痛		暾	屯	疃	飩	
日	j	j(a,o,u) / g_1(e,i)							戎	冗				瞤	蝡	潤	
物	v	v															
弗	f	f						風◦丰·	馮	奉	縫						
額	g	g_2(a,o,u) / ng(a,o)															
勒	l	l							龍	籠	弄			淪		論	
麥	m	m							蒙	蠓	夢						
搦	n	n / nh(i)							農	穠	齈					嫩	
色	s	s						嵩		慫竦·	送		孫		損	巽	
石	x	x						舂	慵	塚				純	盾	瞬	
黑	h	h						烘	紅	澒	哄						

字父 / 金尼閣音	字父	金尼閣字父 / 利瑪竇音	eao					eam					iai				
			無切					無切					隘				
			eao					eam					iai				
			ēao	êao	èao	éao	ĕao	ēam	êam	èam	éam	ĕam	iāi	iâi	iài	iái	iăi
													埃	涯	矮	隘	
則	ç	c1(,i,u) / ç (a,o,u)															
測	'ç	c'1(e,i,u) / ç'(a,o,u)															
者	ch	ch															
撦	c'h	c'h															
格	k	c2(a,o,u) / k(i) / q(u-)											街		解。	介	
克	'k	c'2(a,o,u) / k'(i) / q'(u-)											揩		楷	鍇	
百	p	p															
魄	'p	p'															
德	t	t															
忒	't	t'															
日	j	j (a,o,u) / g1 (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2(a,o,u) / ng (i,)															
勒	l	l		聊	了	料 撩·			良 [illegible]·	兩	量						
麥	m	m															
搦	n	n / nh(i)															
色	s	s															
[illegible]	x	x															
[illegible]	h	h												諧	駭	邂	

字父 金尼閣音	利瑪竇音	字母	iāo	iâo	iào	iáo	iăo	iām	iâm	iàm	iám	iăm	iēu	iêu	ièu	iéu	iĕu
			iao 蕭 iao					iam 陽 iam					ieu 有 ieu				
			么	窅?	杳	要		央	陽	養	漾		憂	尤 遊·	有	宥 幼·	
則	ç	c_1(e,i,u) ç(a,o,u)	焦		剿?	醮?		將		獎	匠		啾		酒	僦	
測	'ç	c'_1(e,i,u) ç'(a,o,u)	鍬	樵	愀?	峭		搶	牆°	搶?	蹌		秋	酋			
者	ch	ch															
撦	c'h	c'h															
格	k	c_2(a,o,u) k(i) q(u-)	交		皎	叫 教·		江		講	絳		鳩		九 久·	救 臼·	
克	k	c'_2(a,o,u) k'(i) q'(u-)	蹺?	翹	巧°	竅		羌	強	強?			丘	求	糗	糗	
百	p	p	標		表	俵?							彪				
魄	'p	p'	飄	瓢	剽	標?											
德	t	t	貂		鳥?	吊							丟				
忒	't	t'	挑	條	窕	跳											
日	j	j (a,o,u) g $_1$(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_2(a,o,u) ng (a,e)															
勒	l	l												留 流·	柳	溜	
麥	m	m		苗	眇	妙								繆		謬°	
搦	n	n nh(i)			鳥	溺			娘		釀			牛	紐		
色	s	s	蕭		小°	笑		襄 相·	祥 庠·	想	相 餉·		脩°	囚	滫	袖	
石	x	x	梢		稍	哨							收		首	獸°	
黑	h	h	哮	爻	曉	效		香	降	响 享·	向		休		朽	嗅	

字父	金尼閣音	利瑪竇音	ien					iue					ium				
			烟					月					用				
			ien					iue(yue)					yum				
			iēn	iên	ièn	ién	iěn	iūe	iûe	iùe	iúe	iǔe	iūm	iûm	iùm	iúm	iǔm
			烟	延 言·	衍 演·	燕						月 曰·	雍	融 容·	擁 勇·	用	
則	ç	c_1(e,i,u) ç(a,o,u)	箋		剪	荐						絕					
測	'ç	c'_1(e,i,u) ç'(a,o,u)	千	潛· 前。	淺	倩											
者	ch	ch	氈		展	戰											
撦	c'h	ch'	燀	纏	闡	繟											
格	k	c_2(a,o,u) k(i) q(u-)	堅。		蹇。	見。						厥 決·	扃		冏		
克	'k	c'_2(a,o,u) k'(i) q'(u-)	牽	乾	遣	欠		茄				闕	穹	窮	頃	[illegible]	
百	p	p	邊		扁 匾·	變 便·											
魄	'p	p'	偏	便	篇	片											
德	t	t	顛		典	電											
忒	't	t'	天。	田	腆	忝											
日	j	j(a,o,u) g_1(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_2(a,o,u) ng(a,o)															
勒	l	l		連	輦	練						劣					
麥	m	m		眠	免	面											
搦	n	n nh(i)		年。	撚	廿											
色	s	s	先。	涎	銑	線						雪					
石	x	x	羶	蟬	閃	善											
黑	h	h	軒	閒 嫌·	顯	獻 陷·						血	凶	雄	詗	夐	

字父 金尼閣音	字母	利瑪竇音	iun 雲 iun					oai 阿蓋					oei 無切 oei				
			iūn	iûn	iùn	iún	iŭn	oāi	oâi	oài	oái	oăi	oēi	oêi	oèi	oéi	oĕi
			氳	雲	隕	運											
則	ç	c_1(e,i,u) / ç(a,o,u)															
測	'ç	c'_1(e,i,u) / ç'(a,o,u)	逡			俊											
者	ch	ch															
撦	c'h	c'h															
格	k	c_2(a,o,u) / k(i) / q(u-)	鈞君·		窘	郡∘											
克	'k	c'_2(a,o,u) / k'(i) / q'(u-)	囷	羣	稛												
百	p	p											悲		琲	貝	
魄	'p	p'											邳	裴	霈	[illegible]	
德	t	t															
忒	't	t'															
日	j	j(a,o,u) / g_1(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_2(a,o,u) / ng(a,o)											隈	爲	偉	僞	
勒	l	l		淪		論∘											
麥	m	m												眉	美	昧	
搦	n	n / nh(i)															
色	s	s	荀	巡徇·	筍	峻											
石	x	x						衰									
黑	h	h	熏			訓			快	夥	壞		麾灰·	回	悔	晦會·	

字父 / 金尼閣音	字父	金尼閣字母 \ 字音	oān	oân	oàn	oán	oăn	ān	ân	oàn	oán	oăn			èn		
			oan 闗關 oan					oan 阿干					oen				
則	c	c_1(e,i,u) ç(a,o,u)															
測	'c	c'_1(e,i,u) ç'(a,o,u)															
者	ch	ch	莊		奘	壯											
撦	c'h	c'h	窗	撞	搶	創											
格	k	c_2(a,o,u) k(i) q(u)															
克	'k	c'_2(a,o,u) k'(i) q'(u-)															
百	p	p															
魄	'p	p'															
德	t	t															
忒	't	t'															
日	j	j(a,o,u) g_1(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_2(a,o,u) ng(a,o)															
勒	l	l															
麥	m	m													猛		
搦	n	n nh(i)															
色	s	s															
石	x	x	雙		爽	[illegible]		閂									
黑	h	h	荒	黃	恍	晃			還	緩	[illegible]						

字父	字母		oen					uai					u·i				
			阿恩					歪					威				
金尼閣音	利瑪竇音							uai					ue(uey)				
			oēn	oên	oèn	oén	oĕn	uāi	uâi	uài	uái	uăi	uēi	uêi	uèi	uéi	uĕi
													威	為	委	謂	
則	ç	c₁(e,i,u) ç(a,o,u)															
測	'ç	c'₁(e,i,u) ç'(a,o,u)															
者	ch	ch															
撦	c'h	c'h															
格	k	c₂(a,o,u) k(i) q(u-)						媧		拐	怪	[illegible]·	歸		鬼	媿	
克	'k	c'₂(a,o,u) k'(i) q'(u-)						[illegible]			快		詼	葵 睽·	跬	匱	
百	p	p															
魄	'p	p'															
德	t	t															
忒	't	t'															
日	j	j(a,o,u) g₁(e,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₂(a,o,u) ng(a,o)													嵬·		
勒	l	l															
麥	m	m															
搦	n	n nh(i)															
色	s	s															
石	x	x															
黑	h	h	昏	魂	混	溷											

金尼閣音	字父	利瑪竇音	uãm	uâm	uám	uàm	uăm	uān	uàn	uàn	uán	uăn	uẽm	uêm	uèm	uém	uĕm
		字母	uam				uan						uem				
			汪				彎						五庚				
		利瑪竇音	uam				uan										
			汪	王	往	枉		彎	頑	綰	腕萬·						
則	ç	ç₁(e,i,u) ç (a,o,u)															
測	'ç	c'₁(e,i u) ç' (a,o,u															
者	ch	ch	椿		奘	壯											
撦	c h	c'h	牎	牀	牕	剏											
格	k	c₂(a,o,u) k (i) q (u-)	光		廣	誑		關			慣		肱		礦		
克	'k	c'₂(a,o,u) k' (i) q' (u-)	筐	狂	俇	曠			髖				觥				
百	p	p															
魄	'p	p															
德	t	t															
忒	't	t'															
日		j (a,o,u) g₁ (e i)															
物	v	v															
弗	f	f															
額	g	g₂(a,o,u) ng (a,e)															
勒	l	l															
麥	m	m															
搦	n	n nh (i)															
色	s	s															
石	x	x	霜		爽	漴											
黑	h	h															

字父	字母	金尼閣字母 / 利瑪竇字母	uen					uon					iuen				
			溫					碗					遠				
			uen					uon					iuen (yuen)				
金尼閣音			uēn	ên	uèn	uén	uěn	uōn	uôn	uòn	uón	uŏn	iuēn	iuên	iuèn	iuén	iuěn
			溫		穩	醞		豌	丸	盌	腕		冤	元 原·	遠 苑·	願	
則	ç	c₁(e,i,u) ç(a,o,u)						鑽		纂	鑽		鐫		雋		
測	'ç	c'₁(e,i,u) ç'(a,o,u)						攛	攢		竄		詮	全·			
者	ch	ch	專		轉	饌											
撦	'ch	'ch	春	船 脣·	舛	釧											
格	k	c₂(a,o,u) k(i) q(u-)	昆		袞	棍		官 觀·		管	貫		鵑		卷	倦	
克	'k	c'₂(a,o,u) k'(i) q'(u-)	坤		梱	困		寬		款			圈	權	犬	勸	
百	p	p	奔		本·	坌		般									
魄	'p	p'	噴	盆		噴		潘	盤	伴	判						
德	t	t						端		短	段						
忒	't	t'						湍	團		彖						
日	j	j(a,o,u) g₁(e,i)		堧	阮	閏											
物	v	v		聞·		問·											
弗	f	f	分·	氛 焚·	粉 憤·	糞											
額	g	g₂(a,o,u) ng(a,o)															
勒	l	l							鸞	卵	亂·			攣	臠	戀	
麥	m	m							漫	滿	幔						
搦	n	n nh(i)							渜	煖	愞						
色	s	s						酸		筭	算		宣	旋	選	鏇 選·	
石	x	x															
黑	h	h						歡	桓	緩	換		喧	玄	泫	炫	

聲韻同然集殘稿跋

羅　常　培

右聲韻同然集殘稿四卷，首載順治己亥(1659)夢白齋主人自序，序末有"楊印選杞"及"士季"二章，夢白齋主人當卽楊選杞之別署也。選杞事蹟，無可考見。惟本書同然集紀事云："余成童時，見字之有切而疑之，詢之季兄，兄爲舉一二隅以示，三四日恍然有得。間與季兄私論其拗者難者，爰揆度二字以易之。其所切之音，仍與彼同，而反視彼原切較順而易。辛卯（1651），糊口舊金吾吳期翁家。其猶子吳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予，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爲一定之法。爲集胼肢外數章，以存其旨之大指，幷志予觀書之有得。癸巳（1653），李子秩南授粲梅軒，筆墨六載。風雨篝燈之夜，亦未嘗不詳爲辨論。戊戌（1658），從李子遊都。李子下第歸，强余成一韻譜。予多病，成而不克終卷。今己亥（1659），以特恩制開科目，李子則已迴隔雲泥矣。寓書促成其事。時又以夏秋劇病之後，勉力應之。"其所交遊及著書緣起，具詳於此。期翁，芸章，里居亦未詳。考翰林院館選錄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恩科榜，第九名爲浙江山陰人李平。"平"與"秩南"名字相應。雍正山陰縣志儒林傳云："李平字秩南，號玫園，順治甲午（1654）孝廉。己亥(1659)捷南宮，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內秘書院編修。康熙丁未（1667），分校禮闈，得士八人，皆一時名碩。時開館纂修世祖實錄，平以才望簡充其任。凡七閱月，病劇不起，卒於官舍，年三十有七。"（卷三十一，頁二十一）。纂修順治實錄始於丁未（1667）九月，若平以次年四月卒，則當生於明崇禎五年壬申（1632）。選杞歷館吳李兩家，年事差長。假定長平廿歲，劇病後勉力成此，未及刋定，不久旋歿，或當生於明萬曆四十年以前，而卒於清順治十六年以後（約在1610至1660之間）：蓋亦明末遺民入清未仕者。又選杞久館平家，相交莫逆。其時交通梗阻，不易遠道舌耕，則彼此或有鄉誼。其生長殆亦不出吳越之郊歟？

此書"自己亥（1659）仲冬初三日始厥事，至月之末旬，平韻尚未能成帙。乃置

上與去，先求入聲北韻之別於南者，而麗之南韻之下。且爲之以南切北，以上去韻切入聲。至於上去二韻，更俟續成。”（聲韻同然集原文。以下凡加引號而未註明者仿此。）今本平聲完整，入聲泰半殘缺。韻目用字前後多參差不治。殆非楊氏刊定之稿。所分“大韻”二十有五，每韻各別“宏”，“中”，“細”三聲，都爲七十五韻。除有音無字者八，無音無字與拗不成聲者各三，“中聲”東，敦，堆，都，端，丹，擔七韻，“宏聲”包，呸二韻，特別分出之樁，江，追，癬，囉五韻及土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韻外，其餘公，弓，光，岡，姜，裩，君，根，巾，肱，庚，京，貲，基，規，該，皆，乖，孤，居，歌，戈，靴，瓜，拏，加，迦，官，涓，干，堅，關，間，甘，兼，監，簪，金，高，交，鉤，鳩等四十二韻，較字彙所附韻法直圖之四十四韻僅刪併驕局兩韻。而其所定見，溪，群，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曉，匣，影，喻，敷，奉，微，來，日等三十一“字祖”，除併非於敷外，尤與韻法直圖之三十二母相合：是楊氏雖因西儒耳目資顯悟反切之理，而其分聲別韻則與金尼閣之二十“字父”，五十“字母”迥殊，惟據明人等韻，參校方音，且以遷就其“宏”“中”“細”三聲之空位而已。

“宏”“中”“細”三聲之分，楊氏自矜爲獨得胸臆，“至精至切，不可或謬”。其言曰：“宏聲皆從第十二孤韻起音，其聲當滿口讀”；“中聲皆從第八韻無音處（案即皆韻）起音，其音皆開口平讀”；“細聲皆從第八基韻起音，其聲當平牙或撮口，皆在口尖內，較中韻更細而更在外”。今詳審其音，“宏聲”除邦敷二系外，多屬合口一二等；“中聲”除端精來三系外，多屬開口一二等；“細聲”惟江[illegible]諸韻舊隸二等，其餘皆分屬開合三四等：蓋即“呼”“等”之說，無足矜異！而其所以併四爲三，或與方以智因西儒耳目資有“甚”“次”“中”三等，而定“發”“送”“收”三聲（參閱通雅切韻聲原頁七）者，同一比附耶！

楊氏以“宏”“中”“細”三聲，分配於三十一“字祖”及二十五“大韻”，於是“立爲字父以該聲”；“立爲字母以別韻”。“宏聲”常用之聲十有五，常用之韻十有三；因立孤，枯，狂，吾，逋，鋪，蒲，模，呼，胡，烏，王，敷，扶，無等十五字爲“宏聲之父”；紅，黃，魂，橫，回，懷，胡，禾，華，桓，還，毛，浮，等十三字

爲"宏聲之母"。"中聲"常用之聲二十有一，常用之韻十九有半；因立庚，坑，鏗，登，鼟，滕，能，茲，雌，慈，斯，詞，菑，差，橙，師，亨，衡，哀，楞，而等二十一字爲"中聲之父"；隆，航，論，痕，衡，而，雷，孩，盧，何，甕，爺，鶯，寒，爛，含，嶸，森，臺，侯等二十字爲"中聲之母"。"細聲"音較完備，三十一"字祖"既皆有音，二十五韻亦惟一韻無字；因立基，欺，奇，宜，低，梯，題，尼，卑，披，皮，迷，齎，妻，齊，西，錫，知，癡，遲，詩，時，希，奚，衣，移，非，肥，微，離，而等三十一字爲"細聲之父"；容，王，降，羊，云，寅，盈，移，誰，㊟，挨，俞，㊟，牙，肥，耶，袁，延，閒，鹽，咸，涎，遙，尤等二十四字爲"細聲之母"：欲各求其不易之字，以定不易之切。並師西儒耳目資音韻活圖之法，"列字祖字類字母爲一同然總盤，更立宏中細三盤，盤各分天地"，"以便旋轉"。故"字父""字母"統計不過一百二十四，"而父母遞相摩盪，則靡音不備"，"聲韻之理，已和盤托出"。較諸治廣韻反切，須熟記上字四百五十二，下字一千一百九十五，尤不免有音有字者，其繁簡難易，誠不可同日語！然楊氏雖力求"字父""字母"有定，以矯舊韻反切之失，而終不免例外紛出，展轉空借者，則護字實爲之梗！故"宏聲"各韻既定孤韻爲"正父"，孤韻本身則不得不以公韻爲"代父"；孤韻等，諸韻位，有音無字，又不得不以"窮"，"王"爲"代父"。而公韻諸韻微齊位復須借"頑""文"二字代之。"中聲"各韻既定貲韻爲"正父"，而貲韻"茲""雌""斯"九字以前無音；無音難以定切，則不得不借庚韻"以代父作正父"；而庚韻本身及用庚韻不切者，又須另求該韻及歌韻代之。"細聲"各韻既定基韻爲"正父"，其韻本身及撮口數韻則不得不以京韻及弓韻爲"代父"：似此"借""代"頻仍，爲例已繁，而"字母"用字，益爲紛紜無定。"宏""中"二韻字母以用匣聲爲本，而切本母字則借影聲，影聲無字，則用曉聲；影曉皆無字，"不得已"而來次之，審禪又次之。甚至用並明，用敷奉，則又"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細韻"字母以用喻聲爲本，喻聲無字，間用匣聲作喻聲讀；切本母字則用影聲，影聲無字，"不得已"而借審曉二聲作"假如"。至於通韻無字者，更不得不借字鄰韻，以"存其彷彿"：是楊氏雖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實未能確立一定之法也！夫反切之理，本至簡單，聲韻契合，其音自顯。儻依上聲下韻，註以音標，則急讀成音，童蒙可

喩。其所以有難有拗，非盡人可解者，則以單音漢字，音素不清，韻旣包聲，聲亦含韻，以之作切，則非心知其意者，殊覺扞格。即金尼閣所定四品切法，亦惟“本父本母切”自然音和，其他各品，則須參酌“西號”，“減首減末”（西儒耳目資），始免難拗。楊氏竊讀金書，會心不遠。初欲“字父”分收於孤貲𠓗三韻，“字母”盡起於匣影喩三聲，俾所作各切，聲後減除韻際，韻前無復聲隔，上下調練，怡然理順。徒以囿於漢字，動輒拘牽，復無“西號”對照，以效金氏“減首減末”之法。於漢字所不能狀者，非勉强假借，乖反初旨；即譬况擬象，使人默會其意。故全書凡言“假如”者七；言“勉借”者五；言“彷彿”及“不得已”者四；言“勉求”者三；言“勉而又勉”及“無可擧似”者二；言“强借”，言“終覺勉然，於心不慊”，言“宛轉旁求”，“宛轉設法”，言“渺茫難辨”，言“實不能出諸口，惟善悟者默會而得之”，及“不能爲之拈出，悵悵”者，各一：按其所論，於聲音之道，未嘗不略有所窺。惜爲工具所限，自得於心者，終不能宣諸楮墨！嘗自恐其苦心湮沒，欲“更譯以淸字及西儒元音字，以俟海內及後世淹雅通敏之士，推而廣之，攷而正之。”而迄未克完成。三百年來未隨其人以沒，亦不幸之幸已。

自來病舊切之難拗，而思革易之者：前乎楊氏，則有明寧陵呂坤；後乎楊氏，則有清安溪李光地。呂氏以爲“反切舊法從等子來，得子聲又尋母聲，得子母又念經堅，心力俱費，字纔彷彿”。乃作交泰韻，使“平聲以入子切，入聲以平子切”，上聲必用兩上，去聲必用兩去。（交泰韻凡例三，辨子聲。）且上下兼訂“陰”“陽”，不使“子”“母”交錯。（交泰韻凡例四，辨陰陽。）自謂：“此韻所切，即婦人孺子，田夫僕婦，南蠻北狄，纔拈一字爲題，徹頭徹尾，無不暗合”。（交泰韻凡例一，明本旨）。至謂陰陽雖涉下韻，平仄何與上聲！況凡例當中用一則，謂以入叶平，“但可借口讀聲，不能當筆作韻”。尤爲自亂其例。方諸舊切，固未多勝！李氏修音韻闡微，反切參用國文“合聲”之法：上一字擇支微魚虞歌麻諸韻中與所切等呼相同者，取其能生本音；下一字擇各韻影喩兩母與所切字清濁相同者，取其能生本韻”。（音韻闡微凡例二，三）。使上下相切，“緩讀之爲二字，急讀之即成一音”。（音韻闡微凡例一）。自謂：“此法括音韻之源流，握翻切之竅妙，簡明易曉，前古未有”。

（同上）。然“漢文有音無字者多，又支微魚虞歌麻數韻所各韻影喩二母，皆單音之

字，不能合聲，欲得正音，必婉轉以求其相近”。（音韻闡微凡例四）。乃不得不立“今用”，“協用”，“借用”三例，（同上）。以濟其窮：固未能嚴守本例，了無窒礙！楊氏際乎呂李之間，讀金尼閣書而有所悟入，亦以漢字不適標音，終不免“宛轉旁求”，“勉而又勉”，“存其彷彿”，不愜於心：方諸二子，未能獨軼！厥後李汝珍音鑑，劉熙載四音定切，張行孚切字要例，鄒珩切音捷訣等，亦欲變易舊法，有所更定，而與前哲相較，其失惟均：是以知，苟欲廓清舊切之弊，易以新法，使百年萬里之人，視而可識，聞而共喻，捨廢棄漢字，易以音標外，其道無由！

本年春，余方董理明季耶穌會士利瑪竇金尼閣等所用羅馬字標音，粗得條貫。適吾家膺中得此遙讀，持以相贈。既采其剖析聲韻及與金書相關各點，以入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之貢獻一文，因復誌其梗概，並略論反切之流變，箸之篇末，以質世之音韻學人。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羅常培記於廣州，東山，柏園。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一)

高本漢著

趙元任翻譯

I. 韻尾

研究古代中國音的統系，因爲中國文字不是標音的，不能從文字上的讀音看出來，我們曾經利用了各種別的很豐富的材料，總算考定了，而且詳細的考定了，所謂"古音"的系統，就是第六世紀的切韻所代表的音。可是研究到更古的時代，材料就更少。更不好用，所以在現在的時候要想詳細的考定我們可以叫作"上古"的中國語，就是周朝跟經書的語言的讀音，那還做不到吶。但是咱們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關於那時代的中國語言，大致也可以得許多要緊的結論，那末，這個有四種方法。這裏頭最要緊的恐怕是中國以外的各種支那系語言的比較的研究；可是要作這種研究，現在的時候還不能算成熟。那些 T'ai 語(就是暹羅的語言)跟那些西藏緬甸語先得澈底的研究好了，用比較的方法把它最古的音考定了，然後拿他們來研究中國語言才有用處。但是其餘的三種材料現在就可以用的，在下文就可以舉幾個例來顯明用了那些材料怎麼可以得到關於上古中國音系的新而有趣的結果。

第一樣就是古音系統裏的空當給我們許多要緊的暗示。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1923) 第22頁到25頁(二)，我曾經研究過幾個例。現在再研究些同類的例

咱們假如翻開切韻指掌圖，或是康熙字典裏的切音指南，那類的表，就可以看出來所謂開口跟合口兩種表的很規則地相配的現象。這就是關乎聲與韵當中的 u 或 w 的有無。凡開口 kâ 就是跟合口 kuâ 相配，開口 gâng 跟 gwâng 相配，開口 kĭang

---

[(一)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by Bernhard Karlgren, 見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ober, 1928]

[(二)我曾經翻譯過一段，見清華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第三十四到四十一頁。——譯者。]

跟合口 kĭwang 相配，其餘類推。在這樣，咱們假如拿那些韵表前五百年的切韵的韵母再照韵表的原則來排列起來，同時特別研究兩大類有許多地方相類的韵母，咱們就可以得一個表如下：——

等	韵	韵
一	寒 kân	桓 kuân
二	山，删 kan	山，删 kwan
三跟四	仙 kĭän	仙 kĭwän
三	元 kĭɒn	元 kĭwɒn
四	先 kien	先 kiwen
一	覃，談 kâm	○
二	咸，銜 kam	○
三跟四	鹽 kĭäm	○
三	嚴 kĭɒm	凡 pĭwɒm
四	添 kiem	○

這樣看起來，在 -n 韵尾有一全套合口的韵，而在 -m 韵尾，差不多全沒有合口的韵。咱們就得問，爲甚麼會這樣？那末最顯然的回答，就是在那 -m 韵裏，-m 是一個唇音，u (w) 也是一個唇音，所以一個很可能的解釋就是說在最先倒是眞有像 kuâm, kwam, kĭwäm 那類的字，可是後來因爲一種異化作用，就是在同一個字裏頭避免有同類音隔開音而讀兩次的現象，使得那類的字改變了音，所以在表的右邊發生了空當了。

這個當然不過是猜想，咱們現在就得看能不能把這個說法證實。第一樣事情要調查的，就是問中國語當中有沒有這種異化作用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上古中國語的存在，倒是容易證明的。拿一個風字，在古音[切韵音]是 pĭung, 可是風字從凡聲，凡字在古音是 bʻĭwɒm ，是 -m 尾字，可見得上古風字的音是 pĭum 。還有在詩經裏風字照例跟心，古音 sĭəm, 林，古音 lĭəm ，押韵，也是一個證據。所以說風字的上古音是 pĭum 是穩當的(三)。還有熊字古音 γĭung

也是一個同樣的例。熊字從 ɣĭum 變成 ɣĭung 就如同風字從 pĭum 變成 pĭung 一樣。這個可以從兩個保存古音最多的方言當中看出來，就是在廈門跟汕頭熊字還保存了 -m 韵尾讀作 him 。那末上古音的 -ĭum 既然變成了古音的 -ĭung，那一定是因爲有異化作用，就是因爲有了一個唇音 u 就不高興再有一個唇音 m。(四)

這種傾向從現代的廣州語當中還可以得一個有趣的證據。古音的 -m 韵尾在廣州語大致是保存的，像監字古音是 kam 廣州語也是 kam 。可是到了凡字，古音 b'ĭwɒm 在客話是 fam 在汕頭也還是 kuam 而在廣州語是 fan 不是 fam 了。所以這就是異化作用，就是討厭兩個唇音在一塊兒的趨向，使得那 -m 變成 -n 了。

現在再回到上頭古音 -âu 與 -âm 的表，咱們就可以放心的假定在上古音當中一定有過 kuâm, kwam 等等的音，不過因異化作用在古音時代以前就變成了別的音

[(三)至少說它的 p- -m 是穩當的。——譯者。]

[(四)關於 -m 尾(或 -p 尾)：-ŋ 尾相通的現象，羅常培（莘田）先生曾經找了不少的例，現在承他的允許，附錄在這兒：(有*號的是"又讀")。

1.從凡的字。——

廣韵收 -m 的：

凡，颿：符芝切 b'ĭwɐm,

颿：又扶泛切，b'ĭwɐm.

嵐，葻：盧含切，lâm.

集韵收 -m 的：

風*，楓*，杋：甫凡切 pĭwɐm.

廣韵收 -p 的：

颯：蘇合切，sâp.

廣韵收-ng 的：

風，楓，猦，偑，瘋：方戎切，pĭung.

諷，風：方鳳切，pĭung

堸，汎，芃，渢，梵*：房戎切，b'ĭung

鳳：馮貢切，b'ĭung

颿芃：薄紅切，b'ung

2.一個字。——

廣韵收 -m 的：

闖：丑禁切，t'ĭĕn, 照例應

今國音跟許多方言：

闖：窗上聲，*choang*

了。那末在情理之中咱們想他們是變了些甚麼音了吶？假如咱們利用廣州語的暗示，就會疑心到古音當中包含字數極多的韵 kuân [桓]， kwan [删關山鰥]， kĭwän [仙綠]，kĭwɒn [元原]，kiwen [先玄]那些韵裏頭一定會藏着許多上古音 kuâm, kwam, kĭwäm 等等的韵。既然這樣，那末古音的 -uân 等等的韵一定有以下兩種不同的來源：——

上古	kuân ↘	↙ kuâm
古音	kuân	

這個也還不過是一種猜想，但是幸虧咱們能够證實它的。有一個方言在許多零

變作今音chenn

3.從贛，贛的字。——

廣韻收 -m 的：

贑*，贑*，戇，贑，贛，贛*

灨*：古禫切，kâm.

贛*，灨*，贑*；古暗切，kâm.

贛：都感切，tâm.

黷：徒紺切，d'âm.

廣韻收-ng 的：

贑*，贑*，贑*，檟：古送切，kung.

4.從宋的字。——

廣韻收 -m 的：

㮸，粽：桑感切，sâm.

㮸，䅋：蘇紺切，sâm.

淙：盧感切，lâm.

廣韻收 -ng 的：

宋：蘇統切，suong.

5.從並的字。——

廣韻收 -m 的：

䗘：白銜切，b'am.

㳝：蒲鑑切，b'am.

廣韻收 -ng 的：

並：蒲迥切：b'iweng.

——譯者。]

見的例當中還能够保存上古的韻尾。這又是汕頭的方言。在這裏頭咱們看見有以下的音：——

汕頭	古音		上古音
喚 ham	χuân	∠	χuâm
患，槵 huam	γwan	∠	γwam
鐫 chiam	tsĭwän	∠	tsĭwäm

現在咱們有汕頭語當中的那麼好的材料，咱們就能夠來解釋古音系統當中的大空當了。就是這樣：——

古音	古音	古音	古音	(上古音)
ân [寒]	uân [桓]	âm [覃談]	○	(uâm)
an [刪顏 山艱]	wan [刪關 山鰥]	am [咸銜]	○	(wam)
ĭän [仙延]	ĭwän [仙緣]	ĭäm [鹽]	○	(ĭwäm)

就是說在上古音開合口都是全的，但是因異化作用 -m 變了 -n。上古音的 -uâm 等等韻，到後來變成 -uân 等等，所以結果就是有一個大空當［就是咸攝沒有合口的話］。

上文所謂利用古音系統來研究上古音，剛才所說的就是一個例。研究上古音，還有兩個更要緊的方法吶，一個是諧聲字：就是一個偏傍一個聲符[聲符俗也叫"偏旁"]拼成的字；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詩經裏的韻。[1]這兩種材料都可以領咱們回到周朝時代。雖然其中有好些古怪跟不規則的地方，可是仍舊有可以研究的通則，而且是極有價值的通則。

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裡頭我曾經利用諧聲字來推測些關於上古音的很古怪的結果。其中有一樣，就是證明上古音當中曾經有些聲母跟韻尾，後來沒有到古音時代就失掉了。比方甬古音是 iwong 在更古的時候是有一個 d- 聲母的。因爲這個

(1) 詩經的韻曾經給顧炎武跟段玉裁考定過的，後來Legge 根據段的工作把那些韻曾經記下來過。照我看起來顧跟段都有一點做得過火，有些地方作詩的人未見得要押韻的，他們也把它們當作韻。但是他們的研究在大體上是很聰明很可信的。

緣故，它所以能夠作許多舌尖音字通筩誦等等字的聲符。還有假如列古音 liät 是能作例 liäi 的聲符呐，那也是因爲例字本來有一個舌尖輔音的韻尾，不過在古音時代以前就失掉了，或是應該說變成了 -i 了。關於列：例的問題我現在還有一點討論而且打算提議一個關於我早先的論說的更好的修正案。

在我那字典裡頭，我起頭就認定例古音 liäi 不會一直就是簡單的 liät，要不然列也得要把它的 -t 掉了。要假設兩個完全同音的上古音 liät，一個列字到古音時代仍舊是 liät 又一個例字到古音時代變成了 liäi 那是沒有這個理的。(五)那末最就手的解釋就是想到例字有一個 -d 韻尾：上古音 liäd 念成古音 liäi，我那時候找到對於這個觀念的證據，就是從諧聲上看起來，在古音曾經有掉掉了上古音韻尾的痕跡的字，大多數都是去聲字：例古音 liäi`（从列 liät），世 śiäi`（諧泄 siät），怕 p'a（从白 b'ɒk）。在古音當中濁音聲母的字比清音聲母的字低一點，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在許多方言當中還是這樣：田 d'ien_ 是低音，天 t'ien¯ 是高音。所以我當時就得了一個很自然的結論，說例是在上古音讀 liäd 不過那一個 -d 韻尾把字的後半的音拉低了，所以發生後來古音的 liäi`。

[(五)同音在同樣音的情形之下一定要同樣變，這原則在語史學上固然是很有用，但是怕不能認它爲完全沒有例外，否則在廣韻同"紐"之下（就是在一個圈兒之下）怎末常常發現今音分化的現象？一個很要緊的非音的而又能影響音變的情形就是讀書跟說話的分化。例如在中部有些方言同是咸韻胡讒切的字，咸鹹兩個字文言讀 ɦɛn 白話讀 ɣan，但是咸字白話用的少，鹹字文言用的少，因此漸漸咸字不論在讀書或口語偶用總是讀 ɦɛn 而鹹字不論書上偶見，或在口語總是讀 ɣan，以後就成了分化的局面了。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入聲考"（新月雜誌第一卷第十一號第十八頁第一節裏談到這個-t 尾變去聲的問題就以"冷僻"不"冷僻"爲保存不保存古音的條件。但據我個人意見，講到音變的事情，假如有音的情形可循的，不如注重在音的情形，因爲它的影響是普遍的。冷僻的標準很難定，至少在現在這題目之內，似乎以去聲（無論當降調講或是漸輕音講，一看下譯者註，398頁）爲失落 -t 尾的條件，比冷僻的說法較好一點。　　——譯者。]

但是我近來想恐怕我是把因果弄倒了。說不定還並不是韵尾輔音的性質影響到字的性質，倒還許那調是本來有的，因調而影響到韵尾的性質吶。要是這樣，那韵尾原來也許並不是一個 -d，也許就是一個 -t：例上古 lïat` → lïad` → 古 lïai`，而列 lïat，因為沒有降調（彷彿一種"平"的入聲），還保存它韵尾的 -t：古音 lïat，而例字 lïat`，因為他是降調，所以它的韵尾 -t 變成了 -d 而這個 -d 又變成了 -i 了。同樣，怕字古音 p'a`（從白 b'ɒk）並不是上古音 p'ag 像我在那字典裏頭所說的，而是一個 p'ak` 有一個降調，換言之就是 p'ak` → p'ag` → p'a`。

這個論說的修正是很有一點關係的。現在不像以前的用一種韵尾輔音之不同來解釋：——

列 lïat	例 lïad	(→ lïai`)
白 b'ɒk	怕 p'ag	(→ p'a`)

現在我們加入了一種新的聲調的現象：——

列 lïat-	例 lïat`	(變成了 lïai`)
白 b'ɒk-	怕 p'ak`	(變成了 p'a`)

這是一個大胆的聲調論。大家都知道中國音韵家幾百年來祇算有四聲，不講上的下的，就是：——

tan-（平）	tan`（去）
tan'（上）	tat（入）

那 tat 放在第四個聲調其實是爲排列的方便，倒並不是個邏輯的辦法。固然也可以說 tat 的急促的收法也是一種音樂的性質，也可以跟頭三種聲調變化一樣的比較。可是從普通語音學看起來，咱們可以說上頭的那四種當中像 tan 是有三種音樂的變化，而像 tat 那種音，它自己就不另有聲調的變化。我現在的說法就是說現在有 tan-，tan` 的分別，那末在上古音當中也有 tat- tat` 這種的分別。不過因為在第六世紀以前 tat` 已經變了（tad` →）tai` 或是 ta`，所以後來的中國音韵家就看不出來那種入聲字當中還有調的變化的可能了。(六)

［(六) 但是至少有一個吳敬恆先生（稚暉）曾經想到這個可能。他說："入聲果當於四聲之外乎？…………屋，質，緝等之用 k，t，p 收其聲，與東，

從語音學看起來 tat-, tat', 的分別並不比 tan-, tan' 的分別古怪些。所以這上頭並沒有甚麼立論的困難，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個說法另外還有甚麼不妥的地方或是另外還有甚麼證據？

在我所看得到的，並沒有甚麼不可以解決的困難。固然一個人可以說假如列在上古音是 liät 而例是 liäť 那末咱們就會料到這兩韵在詩經上可以押韵的。在事實上倒的確可以找到些這類字押韵的：——

烈，古音 liät： 發 piwɒt： 害 ɣâi < -t'

小雅蓼莪五章

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七)

月，古音 ngiwɒt： 達 d'ât： 害 ɣai' < -t'

眞，侵，之以 ng, n, m 收其聲又何以異？且東，眞，侵，等所含之音母，與屋，質，緝等所含之音母，與西方十八九統以為"短音"，又相同也。然則胡為東，眞，侵，等之發音有平上去三聲可分，而屋，質，緝等獨無之乎？（試就入聲一字，而拔平上去讀之，說無人不能造其區別也。）故吾謂周德清輩以入聲分隸於平上去為有合古音，似矣。而謂入聲自亦可有其平上去，必非無一論之證論：蓋以

東，眞，侵等為一團，

屋，質，緝等為一團，

復以東，眞，侵，屋，質，緝所自出之

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咍，蕭，肴，豪，歌，戈，麻，尤，侯，幽，等本部，三團皆有其平上去，非較周沈等之分別為密乎？"（見新青年四卷(1918)五號，四七三頁，"致錢玄同先生論注音字母書。"）這個說法是再明白沒有的了，可惜當時沒利用這個來解釋列：例等等現象，因此只是個設想，一直沒有引人注意。——譯者。]

[(七)本篇詩經韵出處本引 Legge 譯詩經的頁數，現改為詩經章數，並舉出原句，以便參考。——譯者。]

大雅生民二章

誕彌厥月　　先生如達

不坼不副　　無菑無害

揭，古音 kĭɒt：　害 ɣâi` ㄥ -t`　：　撥 puât：　世 śĭäi` ㄥ -t`

大雅蕩八章

……………　　顛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

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舌，古音 dź'ĭät：　外 nguâi`　：　發 pĭwɒt

大雅蒸民三章

……………

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

但是這類的韵（就是列古音 lĭat 跟例古音 lĭät`）在詩經裡是比較少見的；這兩種韵通常是不押韵的。不過這也不足怪，因爲比方 kan-, kan` 也是這樣的呀。大致說起來同韵不同調的字在詩經裏也不大容易押韵的。假如查一查 Legge 記的段玉裁詩經韵類，就可以看出來，差不多一百分的八十的韵是平上去各歸各的。那末，同樣，咱們也應該料到除去上邊的幾個特例之外 lĭat：lĭät` 也是不押韵的。

至於要證明這個說法的理由呢，我覺得是很強的。

（1）第一呢，有好些字的構造，用了新的說法，可以容易解釋得多。這個非但能夠解釋列：例說上古例是 lĭät` 比較說上古 *lĭäd 可以同 lĭät 的音更近一點；在弋（古 ĭək）諧代（古 d'âi`）昔（古 sĭäk）諧措（古 ts'uo`）更顯到我的新說法的好處。

因爲照我的舊說法是：——

弋 (d)ĭək　　諧代 d'âg

昔 sĭäk　　諧措 ts'uog`

還不如我的新說法：——

弋 (d) ĭək　　　　諧代 d'âk'

昔 sĭäk　　　　諧措 ts'uok'

諧得那末好。

(2) 第二層哪，新說法可以解釋許多一字兩讀的有趣的例：——

度，古音 d'âk , d'uo ;　　　　塞 sək, sâi' ;

射 dź'ĭäk, dź'ĭa' ;　　　　質 tśĭĕt , tśi' ;

惡 'âk , 'uo' ;　　　　易 ĭäk , ie' ;

食 dź'ĭək , (d) zi' ;

照我原來的說法就得假定每個字的兩種讀音當中很有點差別：——

度 d'âk: d'uog　　惡 'âk: 'uog　　塞 sək: sâg　　易 ĭäk: iĕg 等等。

要是用新的說法哪，那兩種音就相近得多了：——

度 d'âk: d'uok　　惡 'âk: 'uok'　　塞 sək : sâk'　　易 ĭäk: iĕk'

射 dź'ĭäk: dzĭak　　食 dz'iək: (d)zik'　　質 tśĭĕt:tśit'

而且從上古音變到古音的時候，那些失掉韻尾 -k, -t 的字跟保存韻尾 -k, -t 的字，他們兩者的元音的變化未必是一樣的，所以要是追溯到上古時代那些兩讀的音，除掉聲調以外，也會是，甚至於像會是，完全相同的。要是這樣，那就跟好 hao':hao' 王 wang-, : wang' 那些用聲調來表示功用不同的例是一樣的原則了。從這上頭看起來，假定上古音 -k, -t韻尾去聲而不假定-g, -d 韻尾這說法，給一字多讀的現象可以解釋得非常好了。

(3) 第三樣哪，像 kag 那類的字同 kang 那類的字的音既然那末相近，咱們就應該料到諧聲字應該一定有 kag 同 kang 互相通諧的例 (八) 但是這種例似乎是從來沒有的。這個也合乎上古 kak' 而不是 kag 的說法。

(4) 最後第四層呢，就是有一個字可以給一點暗示。這個字在經書裡，例如書經"曷哲"，或是詩經"曷罪"，有時候可以代替曷字。曷 γât 寫成了害 γâd 那似

[(八) 去年我記廣州音時，有好些人把瓜 ... 各 kuk，得 tak，等字讀成 tug, kug, tag 等等。旁邊有一位外省人聽着說："他們廣東人怎把屋韻字念成東韻了？"由此可見 -ng 與 -g 尾音之近似。——譯者。]

乎有點奇怪，可是假如曷 ɣât 寫成了害 ɣâd' 那稍爲不小心一點是像會有的。

以上四種理由，我想合起來他的蓋然的程度就差不多等於必然了。

我得要說明白有了現在新的說法，並不一定就說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有幾百幾百的例，像例古音 lïat←-d 那類的公式就算錯了；錯倒並不錯。因爲從例 lïat' 變成 lïäi' 當中差不多一定會經過一個 lïäd' 的時期。不過在新的說法，除掉 lïäi' ←-d 的公式以外咱們可以找着一個更古時候 lïat' 就是了。從一個旁證還可以看出來假定一個 lïäd' 等等過渡的音的好處啊。西歷幾百年的時候（看下 370 頁）像非去聲的列 lïät 字（廣州，lit，就是平常的入聲字）在中國北部起頭失掉 -t 的時候，那 -t 先變成 -d 再變成 -δ 磨擦的 -δ，例如丫文的 *that*），這個可以從兩個地方看出來，一個是古代用 -t 字翻譯外國字的 -r 例如 Nirvāṇa 譯作"涅槃"涅 niet（→ nieδ）代表 Nir-。還有一樣就是 -t 韵尾在朝鮮文變作 -l 例如列（lïat ＞（l）ïäδ ＝）iəl。

II. 主要元音

現在講完了韵尾輔音了，咱們要講上古韵的元音的大問題了。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裏頭，從古音看起來，那些十分之九的諧聲字是諧得很好的：主 tśïu，注 tśïu，住 d'ʻïu；甘 kâm，紺 kâm，酣 ɣâm，鉗 gïäm，聲母是相同或至少相近的，主要元音跟韵尾輔音也是這樣。但是有好些很顯著的例外。這些例外用我在那字典裏所推測的上古音都已經解釋了，但是有一個不合的地方，我當時是留了預備後來討論的。現在就討論這個了。

在諧聲字裏頭跟詩經的韵裏頭有好些魚韵跟模韵相通的例，在古音看起來就是 -a:-o 相通的例。比方：——

衙古音 nga 從吾 nguo 聲

賈 ka 又讀 kuo

家 ka 跟乎 ɣuo 押韵，見詩經

小雅棠棣八章

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是究是圖　　亶其然乎

從叚 ka 的騢 ɣa 跟魚 ngiwo 跟徂 dz'uo 押韻

見詩經魯頌"駉"四章

駉駉牡馬　　在坰之野

薄言駉者　　有騢有魚

有驔有魚　　以車祛祛

思無邪　　思馬斯徂

牙 nga 跟居 kiwo 押韻

見詩經小雅"祈父"一章

祈父　　予王之爪牙

胡轉予于恤　　靡所止居

下 ɣa 跟女 ńiwo 押韻

見詩經召南"采蘋"三章

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

夏 ɣa 跟鼓 kuo 押韻

見詩經陳風"宛丘"二章

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

無冬無夏　　值其鷺羽

馬 ma 跟楚 tṣ'iwo 押韻

見詩經周南"漢廣"三章

[(又八)詩經騶虞的第一章，把虞字隨在葭豝兩韻的後邊，第二章把虞字隨在蓬豵兩韻的後邊。朱熹的詩集傳於是把第一個虞字叶音牙第二個虞字叶音五紅反，這種任意改讀，自然不能算數。清朝講古韻的學者，像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廣森，都主張首章的葭，豝，虞跟次章的虞字算隔行押韻，王念孫，江有誥，都主張首章的葭，豝，乎，虞跟次章的乎，虞算隔行韻。但是我覺得焦竑說："葭與豝爲一韻，蓬與豵爲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餘音不必叶也"比較的有道理，所以這個例似乎可以刪去。——譯者。]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從巴 pa 的豝 pa 跟虞 ngĭu 押韵

見詩經召南"騶虞"一章

彼茁者葭　　　　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又八)

拏 nja 從奴 nuo 聲

且 ts'ĭa 又讀 tsĭwo

車 ts'ĭa 又讀 kĭwo

野 ĭa 從予 ĭwo 聲

者 tśĭa 諧諸 tśĭwo, 都 tuo, 跟戶 ɣuo 押韵

見詩經唐風"綢繆"三章

綢繆束楚　　　　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　　　　見此粲者………

邪 zĭa 跟魚 ngĭwo, 徂 dz'uo 押韵（見上段例）

斜 zĭa 從余 ĭwo 聲

瓜 kwa 諧孤 kuo, 跟廬 luo 押韵

見詩經小雅"信南山"四章

中田有廬　　　　疆埸有瓜

是剝是菹　　　　獻之皇祖………

夸 k'wa 諧袴 k'uo

華 ɣwa 跟都 tuo 押韵

見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一章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將翺將翔

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從古音看起來這些韵裡的主要元音都不合了，要解釋這個有幾條路。

第一種解釋就是說在上古跟中古音這些字都是有 -a 有 -o 。不過到造諧聲字的

人跟作詩的人覺得 -a，-o 的聲音够像到可以互諧或互押了。但有幾種事實使這種解釋不能成立。這些押韻的 -a 在詩經裡有些地方非但跟 a 而且跟 u 都押韻的：——

野 ia：羽 jiu

見詩經邶風“燕燕”一章

燕燕於飛　　差池其羽

之子於歸　　遠送於野

馬 ma：武 miu

見詩經鄭風“叔于田”三章

叔適野　　巷無服馬

豈無服馬　　不如叔也

洵美且武

華 ɣwa：夫 piu

見詩經小雅“皇皇者華”一章

皇皇者華　　於彼原隰

駪駪征夫　　每懷靡及

但是在叶韻的說法，-a, -o 押韻或是 -o, -u 押韻還可以想像的，要是a-, u-押韻那就覺得太寬了。從還有個證據也得同樣的結果。無論在諧聲字裡或是在詩經的韻裡，從來不看見唐韻 -âng (-wâng) 跟冬鐘 -uong (-ĭwong) 相通的。例外是有的，但是很少。-âng 跟 -ong 大體上是嚴格分開的。那末，既然 -âng, -ong 相近的程度不够押韻，或是作諧聲相通的字，爲甚麼 -a, -o 倒可以呐？

所以這一個說法，說衙是 nga 吾是 nguo，從上古到古都沒變，這話是不能成立的了。咱們現在得說或者衙原先不是 nga，要不然吾原先就不是 nguo。

馬伯樂 (Maspero) 教授在他的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唐代長安的方言) (*BEFEO.*, 1920, 15頁) 曾經注意到這一個問題的。他說而且相信有些像家古音 ka 那類的字，是從上古 kò（ò 他是當一個開口 o 用的）來的，所以直接可以跟女字 ńiwo (馬伯樂寫作 nyiò，也是開 o) 直接押韻。但是光這末說不能就算。第一層他並沒有給甚麼理由。第二層他專門論家 ka，牙 nga，下 ɣa

那些沒有介母的字，換言之這是現代官話也是用 -a 的字，他並沒有論到野 ia，者 tsia 那類有介母 i 的字，換言之就是現在官話變成了 ye, chê, shê 等等。(2)但是咱們已經看見後者跟前者都是在這問題裡頭的。因為在詩經裡既有家：乎押韵的事，也有者：戶押韵的事；既有夸：袴相諧的字，也有者：諸相諧的字。所以這問題得拿全部來看，再討論各種的可能，然後再定一個可以證明的解決。

要看這個題目有兩個邏輯的可能：

或者吾古 nguo 是從上古 ngua 來的，因此可以諧衙古 nga；

不然就是吾古 nguo 所以諧衙古 nga 是因為衙是同馬伯樂所想是從一種 ngo 音來的。

第一個可能不能夠沒有認眞的反證就隨便撇開的。有幾樣事情是很利於這個說法的。第一層，咱們可以提到西藏文跟中文的有些很有趣相配的字：——

五古音中文 nguo	西藏文 lnga
吾古音中文 nguo	西藏文 nga
魚古音中文 ngiwo	西藏文 ńya

這個看起來很有道理，可是離開證明上古音那些字的韵尾是 -a 差得還遠哪。究竟那 -a 是本來的或是後來的是很難說的，而且在中國語跟藏語沒有作通盤比較之前，要從隨便檢的那末幾個例來作結論是很危險的。

第二層哪，就是在中國古音系統裡有一個古怪的空當。在古音 -â, -a, -o, -u 四個韵裡頭有以下的韵母：——

等	開口	合口	合口
一	歌 kâ	戈 kuâ	模 kuo

(2) 假如馬伯樂當初非但是想到家，牙，下那些二等的字，假如他也想到野，者那些三等的字那末照他上古元音說法他一定也會得到也（官話 ye 上古是 iò, 者（官話 chê）上古是 tśiò。可是照他自己所定的系統予字（官話 yü）是上古 iò, 諸字是上古 tśiò，那末要說同是一個上古 iò，野字變了 ye, 予字變了 yü，這個有點不近情理了。從這個上可見得馬伯樂當初一定祇想到二等字家古音 ka 那類的字。

二	麻 ka	麻kwa		
三，四	麻 ĭa	o	魚kĭwo	虞 kĭu

第二行三等裡應該有的 -ĭwa 是一個除掉一兩個有問題的字(九)以外，是並不存在的。這個很可以引誘人設想在上古音裡頭一定有予 ĭwa，諸 tśĭwa 那類的字，不過後來因為 w的影響變成了古音時代的予 ĭwo 諸 tśĭwo 了。用這個說法來解釋以下的諧聲那就好極了：——

予 ĭwo ← *ĭwa 諧野 ia

諸 tśĭwo ←*tśĭwa 從者 tśia

但是這種說法的難處馬上就可以看出來的。在一二兩等的例並沒有空當。一到要解釋吾古音 nguo 怎麼可以諧衙 nga 的時候，那就不能夠同樣地假設說吾 nguo 是從上古 *ngua (nguo ← ngua) 來的了，因為那就要跟一等戈韻的例如臥字古音 nguâ 或是二等麻韻的例如瓦字古音 ngwa 衝突起來了。假如吾當初是 ngua，後來變成 nguo，那末臥 nguâ 瓦 ngwa 也應該變成了 nguo, ngwo 了，而他們並沒有變。

固然人家可以說古音戈韻的 -uâ 例如臥 nguâ 他是從別的音來的。這一點咱們得好好地想想，以後許可以看出來，要解決全問題這個可以給咱們一個很有根的起點。

在事實上咱們的確能證明一等的韻母古音歌韻的 -â（kâ 等等）音，戈 -uâ（果 kuâ，臥 nguâ，等等）在上古時代真是有一種 a 音作主要元音，跟古音一樣的。這個從諧聲字跟詩經的韻脚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兩種地方他都跟支韻相通，現在在官話讀 i, 早一點讀 ie, 更早一點讀 -ĭă 的。比方可古 k'â 諧奇 g'jiă 我古 ngâ 諧義 ngjiă，波古 puâ 從皮古 b'jiă 等等。

在詩經裡河古 γâ，他 t'â 跟儀 ngjiă 押韻：

鄘風柏舟一章

汎彼柏舟　　在彼中河

[(九) 鞾字（通常作靴）在 *Analytic Dictionary*（第 60 頁）作 χĭwa 歸麻韻三等合口，但在廣韻見戈韻，似應作 χĭuâ，在方音中（如常州）有讀若虛的，也像是長 u 的痕跡。——譯者。]

鬒彼兩髦　　實維我儀

之死失靡他　　母之天只

不諒人只

何 γâ 跟宜 ngjiă 押韵

鄘風"君子偕老"一章

……………………………………

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

磨 muâ 磋 ts'â 跟猗 iă 押韵

衛風"淇奧"一章

瞻彼淇奧　　綠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

歌 kâ 跟池 d"iă 押韵

陳風"東門之池"一章

東門之池　　可以漚麻

彼美淑姬　　可與晤歌。

所以古音 -â, -uâ 韵在上古也有一種-a音作韵母是可以算確定的了。

拿這個做一個固定的出發點，咱們就可以進一步說，無論在諧聲字或詩經韵，古音 -â, -uâ 不跟古音 -uo, -iwo （切韵模，魚）相通的。這個規則我一共祇曉得兩個例外(3)。大致說起來這規則是異常的嚴格的。所以這個無疑的證明吾古音 nguo，諸 tśiwo 那類字的韵母 -uo, -iwo（切韵模，魚）不是從一種上古的 *-ua, *-iwa 來的；這類的字在上古音看樣子也是以 -o 那類的音爲主要元音的。

這兩點既然沒有問題了，咱們就可以再拿 ka, pa, ia, tśia 等等字來作一個最後的審查。

---

(3) 固 kuo 諧箇 kâ；跟虘 dz'â 諧覷 ts'iwo

馬伯樂指出古音 -a 韵的字在上古音是分作兩種，一種他假定是上古的 ȯ。但是這事情其實還更複雜哪。那些 -a, -ia 類的字一塊兒算起來（切韵麻韵）從諧聲字跟詩經韵裡可以看出來有三種很清楚的字組：——

(a) 一組的字在諧聲跟詩經韵裡跟古音 -â, -uâ （-iě ㄙ） iă （切韵歌戈支）那些韵來的。這一組裡有以下的字：——

加古音 ka 諧袈 kâ ，跟宜 ngjia 押韵

鄭風"女曰鷄鳴"二章

弋言加之　　與子宜之

…………

麻 ma 諧摩 muâ ，跟歌 kâ 池 d'iă 押韵

（見前"東門之池"）

沙 ṣa 諧娑 sâ ，跟多 tâ ，宜 ngjiă 押韵

大雅"鳧鷖"二章

鳧鷖在沙　　公尸來燕來宜

爾酒既多　　爾殽既嘉

…………

差 tṣ'a 諧磋 ts'â

也 ia 諧他 t'â 跟池 d''iă

蛇 dź'ia 從它 t'â 聲，跟皮 b'jiă 押韵。

召南"羔羊"一章

羔羊之皮　　素絲五紽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些 sia 從此 ts'iă 聲

咼 k'wa 諧過 kuâ

化 χwa 諧貨 χuâ

瓦 ngwa 跟儀 ngjiă 押韵。

小雅"斯干"九章

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裼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

此外咱們還得加許多從以上所得出來的字，例如：痂，袈，迦，嘉，枷，駕ka，伽，茄 g'ia ，痲 ma，砂，娑，鯊，紗 ṣa ，搓 dẓ'a，，嗟， tsia ，媧，蝸，剮 kwa ，花 xwa ，這一組裡頭的字，無論是在諧聲或是在詩經韵裡，沒有跟古音 -uo 或 -iwo 相通的。

(b) 第二組的字在諧聲跟詩經韵裡是跟古音 -uo -iwo （切韵模，魚）相通的，那末間或也跟 -iu （切韵虞）相通。這一組就是給咱們發生問題的字。這裡頭第一樣就有衙，牙古音 nga ，賈，家，叚 ka ，下，夏 ɣa ，馬 ma,巴 pa ，拏 nja，且 ts'ia，車 tś'ia，野 ia， 者 tśia， 邪，斜 zia， 瓜 kwa ，夸 k'wa ，華 ɣwa，其次還有從他們得出來的字也應當算在裡頭，如檟，嫁，稼，椵，葭，瑕，蝦，遐，霞，暇，廈 ɣa， 厦，嗄ṣa，瑪，碼，螞，禡，罵，嗎 ma ，吧，把，笆，杷，爸，靶pa，爬，琶，跁 b'a， 姐 tsia， 查 dẓ'a， 赭 tśia ， 奢 śia， 爺，椰 ia。這一組在諧聲或詩經韵裡從來不跟古音 -a, -uâ, -iă ，（切韵歌，戈，支）相通的。

(c) 第三呐，就是像赦字古音 śia' 從赤 tś'iäk 又自己諧聲 śiäk 的字。這個赦字顯然是上古去聲字來的：赦 śia' ← -k' ，(4) 這個韵尾先變了 -g，然後在古音以前早就掉掉了。這一組裡頭有以下的字：——

赦 śia' ← -k' 如上文

乍 dẓ'a ← -k' 諧作 tsâk

怕 p'a' ← -k' 從白 b'ɒk

亞 .a' ← -k' 諧惡 ·âk

射 dź'ia' 又讀 dź'iak （又得出來的謝 zia'，← -k'，麝 dź'ia ← -k'）

借 tsia' ← -k' 又讀 tsiäk， 從昔 siäk

(4) 這個從 -k' 尾來的 -ia' 又跟宕攝（切韵藥）：虐 ngiak 等等用長短的不同來分辨的。

夜 ïa` ㄥ--k` 從亦 ïak，夜自己又諧液 ïäk

寫 sïa` ㄥ--k 從舄 sïäk ，自己又諧瀉 sïa ㄥ--k`

蔗 tśïa` ㄥ--k` 從庶 śïwo` 又諧蹠 tśïäk

以上三種 (a)，(b)，(c)，就是古音 -a -ïa（切韻麻韻的二三等開口），當中第一組是很顯的，第二，第三組還要加一點解釋：——

(a) 就是上古 -a (-ïa)：加 ka，也 (d)ïa 等等字

(b) 在這一組馬伯樂提議一個開 ò 是當然有理由的，因爲咱們已經看見他們在諧聲字跟詩經的裡是跟 -uo, -ïwo 甚至 -ïu 相通的。但是恐怕咱們沒有充分理由假定這就是普通的開口 o，像馬伯樂說跟魚 -ïwo 裡頭的 o 音一樣，像德文 Gott, 或是 kommen 的 o 音一樣。因爲在這個例咱們已經知道那個 o 是變成古音的 -a，而 -ïwo 後來變成 iu 又變成 ü。在麻韻開口字咱們固然可以說：——

家上古 kò →古 ka →官話 kia，而：

居上古 kïwò →古 kïwo →官話 kü ，

說因爲家，居當中 w 的有無之不同，所以後來變得兩樣（馬伯樂可是不承認居有 w，他說居是 kiò ！）但是在麻韻合古字像這樣的例：——

瓜上古 kwò → kwa ，而：

居上古 kïwò →kïu→ kü，

那就不通講理了，因爲瓜，居都有 w ，要假定一個 -wò 變成了 -wa 又一個 -wò 變成了 u(ü)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瓜，居當中的 o 音一定有一點性質的不同的。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個難點了，這難點乍看起來好像很可怕的。因爲假如咱們設想那元音漸漸從 o 經過 â 變成 a （家上古 kò→kâ→ka）那咱們簡直沒法子解釋別的有 â 的字像歌 kâ （上頭已經證明原來就是 â）沒有也從 â 變成 a。說歌字老是 kâ 不動，而家從 kò 經過 kâ 又變成 ka，這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 ò > â > a 這個公式是不合式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唐代別的韻變遷得來的。切韻江韻 kång 當中的元音是一個比德文 Gott, kommen 更開的音，彷彿像英文的 law 普通所謂 o, â 之間的音，照馬伯樂很巧的證明是這樣變的[5]：——

(5)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79 頁。

江 kång→ kåăng→ kaang→ kang 。在有輔音韵尾 -ng 的字。這現象一直晚到唐朝才有。現在我提議在更早得多的時候在沒有韵尾的字也有一樣的現象，比方上古家 kå ，野 ia 那類字，就是說上古 kå → kåă → kắa →古 ka。

這種解決的法子的好處馬上就看得出來的。一方面家 kå 跟呼 ɣuo 押韵，者 tśiå 跟戶 ɣuo ，楚 tṣ'iwo 押韵，而諸都 tuo ，諸 tśiwo 就顯得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又一方面呐：——

瓜 kwå 變成 kwåă → kwa 而

居 kiwo 變成 kiu → kü。

也就容易懂了。

(c) 關於第三組就是上古音有韵尾 -k' 的字像赦 śia' 本來是 -k 變成的等等還得加一點解釋。從諧聲上看起來屬於這一類的字其中一部分就是射 dź'ia，夜 ia ，寫 sia ，有時候在詩經裡跟 -uo, -iwo ，甚至於跟 -iu 押韵，好像跟 (b) 類的字（家上古 kå 等等）一樣似的，比方：——

射 dź'ia ← -k' 跟御 ngiwo 押韵

鄭風"大叔于田"二章

…………	叔在藪
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	…………

這個似乎很古怪，所以得解釋一下。

押韵押得特別的，其實還不止上頭說的古音 ia ← -k 等等的字，還有些別的上古 -uo 的字，就是本來 -k' 去聲的字，也有同樣的特別的押韵的地方。關於這種，我曾經找着十七個我以為靠得住的例：——

射 dź'ia' ← -k' 跟御 ngiwo ，譽 iwo 押韵

關于射，御，例見鄭風"大叔于田"

小雅"車舝"

　　　　　　　　　　　……………

　　　　辰彼碩女　　　　令德來教

　　　　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

夜 ĭa' ㄥ -k' 跟庯 puo，礐 kĭu，居 kĭwo，呼 χuo 押韵

齊風"東方未明"三章

　　　　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

唐風"葛生"四章

　　　　夏之日　　　　　冬之夜

　　　　百歲之後　　　　歸于其居

大雅蕩五章

　　　　　　　　　　　……………

　　　　靡明靡晦　　　　式號式呼

　　　　俾晝作夜

寫 sĭa' ㄥ -k' 跟湑 sĭwo，語 ngĭwo，處 ts'ĭwo 押韵

小雅"蓼蕭"一章

　　　　蓼彼蕭斯　　　　零露湑兮

　　　　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路 luo' ㄥ -k' 跟故 kuo，椐 kĭwo，固 kuo，訏 χĭu 押韻

大雅"皇矣"三章

　　　　　　　　　　　……………

　　　　啟之辟之　　　　其檉其椐

　　　　攘之剔之　　　　其檿其柘

　　　　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　　　　受命既固

大雅"生民"三章

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

…………

露 luo' ㄥ -k' 跟故 kuo 押韵

邶風"式微"一章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故　　　　胡爲乎中露

莫 muo' ㄥ -k' 跟圃 puo，瞿 kĭu，除 d'ĭwo，居 kĭwo，顧 kuo，怒 nuo，故 kuo，虞 ngĭu 押韵

唐風"蟋蟀"一章

蟋蟀在堂　　　　歲聿其莫

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

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

大雅"雲漢"六章

旱旣大甚　　　　黽勉畏去

胡寧瘨我以旱　　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

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

愬 suo' ㄥ -k' 跟茹 n'ʑĭwo，怒 nuo，押韵

邶風"柏舟"二章

我心匪鑒　　　　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

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庶 sĭwo' ㄥ -k' 跟固 kuo，除 d'ĭwo，顧 kuo，怒 nuo 押韵

小雅"小明"二章

昔我往矣　　日月方除

曷云其還　　歲聿云莫

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　　憚我不暇

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

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度 d'uo' ∠ -k'，跟虞 ngiu，押韵

大雅"抑"五章

質爾人民　　謹爾侯度

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

…………

從這上咱們似乎非得說或者每段第一個字射 dz'ia，夜 ia' 等等在上古音本來有舌根輔音韵尾；或者說其除的御，譽，圃等字也有這種韵尾。第一個說法自然不能成立的；非但從說文上可以看出來舌根韵尾的痕跡，在詩經裡，除掉上述的押韵法以外，那些字在別處也跟入聲字押韵，例如

夜 ia' ∠ -k'：夕 ziäk：惡 ·âk

小雅"雨無正"二章

…………　　莫知我勩

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

庶曰式臧　　覆出爲惡

庶 śiwo' ∠ -k'：炙 tś'iäk：客 k'ɒk

小雅"楚茨"三章

…………　　爲俎孔碩

或燔或炙　　君婦莫莫

爲豆孔庶　　爲賓爲客

…………

等等。第二個說法似乎又說得太遠了，那就得在那一大些 -uo, -ĭwo, -ĭu 韵的字上裝了舌根輔音韵尾，這個結論只根據詩經裏不到二十個例的證據似乎太靠不住了。但是幸而還有一個第三種可能。另外還有一個很顯的事實來領路。

在上表的右邊那些字像御 ngĭwo 呼 χuo 等等固然有時候跟夜 ĭa` ＜ -k` ，莫 muo` ＜ -k` 押韵，但他們從來不跟篤，古音 tuok 現在我們叫入聲的字（就是一直到古音跟現在方言還保存了 -k 音的字），來押韵。這個不能純粹是偶然的，乃是證明在周朝時候像夜 ĭak` 莫 muok` 那類字的輔音韵尾一定起頭變弱了（後來不久就掉掉了）： ĭa k` ， muo k` ，因此雖然像居 kĭwo ，篤 tuok 那種韵不可能，而偶尔可以有以下的這種韵：

莫 muo k` ：居 kĭwo ；

庶 śĭwo k ：顧 kuo；

夜 ĭa k` ：居 kĭwo，呼 χuo.

這最後的韵眞是勉强極了（因此這類的例也是很少很少見的），所以不免教人想說在上古音像射，夜那類字的韵母不是一個 -ĭak` ，而是一個 -ĭåk`，到後來 -k 音掉了，夜 *ĭă 就跟野字一樣從 ĭă 變成 ĭăă ，變成 ĭa 那末變的。不過這個說法對於亦 ĭăk ：夜 ĭa 等等字諧聲的關係又不大好，光憑這末點理由似乎是難成立的。

III. Simon 的韵尾說

這篇東西正要付印的時候，——本來是在 1928 正月在倫敦東方學學校一個講演的題目，——我接到了柏林 Dr. Walter Simon 的一篇文章(6)，這個學者在那文章裏討論了好幾個上文所討論的題目，而且有些極有趣的暗示，所以不能不看看他的說法，然後現在的討論才能算完。

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裏頭，是從諧聲字裏得到明白證據之後，然後才斷那個字在上古音是有舌尖音或舌根音韵尾（後來未到古音時代就失掉的）；就是像上文討論的列 lĭät：例 lĭäi 那類的字。Simon 要證明這類上古韵尾失落的現像還要遇見

---

(6)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 Orientalische Sprachen, B d.XXX, Abt.1, 21頁

的多得多，有許多類的字在古音（切韵）雖然是元音韵尾，在早先是以輔音收音的，而且包括好些從說文上一點也看不出來有輔音韵尾的字。

先說 Simon 對於我早先提議上古韵尾的種類的說法他不贊成。我早先是說普通入聲是 -p, -t, -k: 答 tâp, 割 kât, 木 muk. 像例古音 liäi`，絡古音 iu` 韵尾是 -d, -g. 他所提議的是前者是帶音的破裂音 -b，-d，-g，而後者就因爲想不到更好的說法，是帶音的摩擦音 β，δ，γ：——

答 tâb，割 kâd，木 mug，

例 liäδ，絡 iuγ（δ 像在英文 *that*; γ 像在北方德文 wa*g*en）

他對於這個修正案沒有給一個充分的理由。他一方面說在古代西藏語（大概是跟中文有關係的）從前沒有 -p，-t，-k，祇有 -b，-d，-g，因此嘿在上古中國音大概有 -b，-d，-g，不過後來變成不帶音的 -p，-t，-k，像德文 Bad 讀 bat 一樣。這個僅僅乎是一個揣度。爲甚麼西藏的 -b，-d，-g 音是原始的，而中國音是後來的，很難看得出來。要說西藏文原來是有 -p，-t，-k，因同化等等作用（Sandhi）變成帶音，後來他的勢力擴充了變成一切輔音韵尾都是，-b，-d，-g 了，這個一樣說得過去。或者更像一點，——也許西藏語從前 -b，-d，-g，-p，-t，-k，都有的（就像中國語我想我能證明也有），不過後來由仿效作用（analogy）都變成 -b，-d，-g，這種普遍化簡單化的現像是跟支那語性很相合的。關於這些，我們現在實在是沒有的確的智識，從西藏語的情形上，也不能證明關於中國語的甚麼。Simon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說入聲 -t（照他是 -d）在古代翻譯外國字當 r 用，而在朝鮮的中國音就跟 l 相當（割古音 kât，朝鮮 kal）。他想這個證明上古中國音的韵尾是帶音的（-b，-d，-g）。但是這並不見得證明了。固然在中國北部有些地方在唐朝，甚至於在唐朝前一點兒，像割 kât 一定是 kâδ，這個一方面可以從朝鮮的中國音（大約西曆六百年）看得出來，又一方面可以從佛經的音看出來，例如羯摩 kiät-muâ 等于 karma，這是拿 δ 當作 r，但是這個帶音韵尾 δ 在漢朝初年是顯然沒有在在的，因爲在那時候外國的 r 音不是這樣翻譯的，乃是用中國 -n 翻譯的，例如安息 ân-siək = Arsak。(7)

(7) 看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 139 頁

從日本的"音讀"，無論是吳音（第五，第六世紀）或是漢音（第七世紀）都可以證明 -t 變作 -δ 是純粹局部的現像（大概是北方的音）而不是普遍的。從兩種音讀的字裏頭都看出來他們借的字都是根據中國 -p，-t，-k 韵尾而不是 -b，-d，-g 來的。這個可以用一個相近的例來證。古代日本音沒有韵尾 -ng，所以他們翻譯中國的剛 kang 用 kagu（→ kau → kō）。假如當初日本人聽見各字念作 kâg 他們一定會把這個翻成 kagu 不會翻作 kaku 了。那末既然在吳音跟漢音各字都是 kaku，可見他們當初聽見的一定是 kâk 不是 kâg 了。同樣也可以看出來古時日本人聽中國的割是 kât，蛤是 kâp，因為假如他們當初聽見的是 kâd 跟 kâb，那末按當理在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翻成 kadu（變成現在 kadzu）跟 kabu，而不是像他們實在所寫的 katu（現在 katsu）跟 kapu（現在 kō）了。

那末一來，Simon的入聲字荅 tâb，割 kâd，木 mug 的說法又落空了。咱們要沒有積極的證據對於音結論就得小心。咱們知道中國入聲字有不帶音韵尾 -p，-t，-k，因為他們在南部方言仍舊還存在，咱們（除掉剛才說的北部局部的變化 -t 變作 -δ）從日本音讀的証據上也知道在中國古音也是這樣的。所以要敢說上古中國音這個韵尾有別種音質，那非得要有很強的積極的證據，而這種證據現在並沒有。

Simon 的例 liäi ← liäδ，裕 iu ← iuγ 的說法更不像了。他設想這一類字的韵尾是摩擦音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想不到別的輔音。-t，-k 他想在這些字裏不行，而 -n，-ng 在別的字組裏已經有，那末除 -δ，-γ 剩下來沒有別的音了！咱們一會兒可以看出來 Simon 還要把這 -γ 整大批的用在上千上萬的字裏頭哪。要說這個很古怪的 -γ（這個音在別的語言裏大概是祗當 g 音的一種變化發生的）是上古中國音最常的韵尾的一個，這事情說他不像會有還是說輕了。這個困難其實是得用我上頭所提議的去調入聲的說法來解決的。Simon 所以不得已用這個勉強的說法是因為他還相信我早先的假設說列 liät 跟例 liäi` 的韵尾輔音一定要不同的。他的區別跟我從前的一樣，不過他所用的音值（在我的意見是不能成立的音值）跟我的不同就是了：——

Karlgren 1923 列 liät　　例 liäi` ← liäd.

Simon 1928 列 liäd， 例 liäi` ← liäδ`.

Karlgren 1928 列 liät， 例 liäi` ← liät`

我的新說法就可以把我們兩個人的困難（例 liäd 跟 liäδ）都免去了。

但是像前頭說過，Simon 非但要把舌尖舌根韻尾輔音（照他的說法 -δ -γ）放在從諧聲上有的確證據的字裏頭，並且還要放在好些別的大類的字裏頭。要作這一步他先反對我的上古韻尾輔音產生去聲的說法（*Analytic Dictionary*, 28 頁）(十)(Karlgren, 1923, 例 liäd → liäi`)。我想在若干限度之內，他是對的，這是上文已經說了。我相信我是把因果倒置了，我所應當說的是：上古例 liät 的去聲產生出來 liät` → liäd` → liäi` 的變化。但是 Simon 還走進一步，這就走得太遠了：他否認古音例 liäi`，裕 iu` 那類字的去聲聲調跟他們輔音韻尾的失掉當中有任何關係。拿一點統計就可以證明這不能這末說的。假如查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裏頭大約有六千常用字）找裏頭的從說文上可以証明是上古韻尾掉掉的字，就會看出來凡是能夠證明掉掉了的音是舌尖音的（例 liäd → liäi` 那類的字）一定是去聲字，——這是包括有不同的四十五套的諧聲字。還有從諧聲上看出來是曾經掉掉了舌根韻尾的字（像裕 iuk → iu` 那類的字）在不同的六十二套諧聲字裏，有一大些是跟去聲走的。跟這些對待的，Simon 祇能舉十七套諧聲字是從諧聲上看出來曾經掉掉舌根音而有別種聲調的（平聲跟上聲）。而且他也注意到凡是這些"例外"都是掉掉舌根音而不是掉掉舌尖音的字。

Simon 所舉的十七套例（其中好些套只有一個字）在我的 *Dictionary* 裏是屬於以下的聲符的：亥，豆，由，告，高，敫，壽，[illegible]，翏，皃，[illegible]，包，鳥，蚩，是，庶，若，例如：——

亥古音 ʻγâi（諧該 ˛kâi 等等），——從刻 kək，核 γək 上證明是舌根韻尾。

高古音 ˛kâu（諧篙，犒 ˛kâu 等等），——從翯 γåk 鄗，謞 xåk 上證明是舌根韻尾。

由古音 ˛i̯ǒu（諧紬 d'i̯ǒu 等等），——從軸 d'i̯uk，笛 d'iek 上證明是舌根

[(十)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二十三頁。——譯者。]

韵尾。

除掉 Simon 所舉的還有些別的例子，特別在亥，毛諧聲的的字，還有些罕用的字(看下文)。

就單單因爲這幾個例， Simon 就把那個通則擻開了，——就是從說文上看出來是失了上古韵尾的字跟去聲的的關係而且在舌尖音是沒有例外的通則，——他就想他可以自由假定像在裕 iuˋ 的輔音韵尾（這字的舌根韵尾是從谷 kuk 推測出來的），在許多別的字裏頭不管是平聲上聲跟去聲一樣有舌根韵尾的。這樣否認去聲的通則可是不行，而且爲 Simon 的用處也不必要。咱們祇要能夠把通則的例外（亥，高，由等等的字）解釋了就可以明白有了這通則并不是一定不能說上古音某種的舌根韵尾也可以在平聲上聲裏頭見的。現在既然有上頭說的去調入聲的結論，這個解釋就不難作了。

假如去入相諧像裕 iuˋ 從谷 kuk 這倒是常例，而平上跟入聲相諧像高 ˌkâu 諧鄗 ɣâk 是罕見的，那一定是因爲前者的主諧字（聲符）跟被諧字比後者主諧字跟被諧字的音相近得多一點。現在咱們是假定裕 iuˋ ⊂ -kˋ （從谷 kuk ）當中的輔音韵尾是相同的。但是對於第二種例，咱們不能承認輔音韵尾是完全相同，因爲假如高字在上古也是 kâk 到古音變成 ˌkâu ，那末就不能解釋爲甚麼各 kâk 不也變成 ˌkâu 而在古音仍舊是 kâk (十一)。所以結果祇好說在高字上古音一定有一種別的舌根音，跟鄗古音 ɣâk 裕 iuˋ ⊂ -kˋ 兩樣一點的音。有好幾種可以想到的：高 kâg，kâɣ，kâʏ，不過最簡單最自然的就是寫 kâg ，這樣讓 -g 代表一個不是 -k 而此外不知道甚麼性質的符號(十二)。這樣我們就得以下的表：——

[(十一)參考前第 350 頁譯者註第(五)。]

[(十二)藏文可字在一般的羅馬字對照法(tran-literation)寫作 g. 這個音當韵尾用的時候，有時候讀成一種很輕的 -k 或 -g，有時候舌根不抵齶，就成一種 -ɣ，-ʏ，或 -ɯ (不圓脣的 -u)。像高類的字說不定在上古某時期某地方也有這種不明白的音。換言之，非但咱們現在對於這韵尾性質的知識不明白，就知識明白了之後也許這音本身就是個不明白的音。——譯者。]

	上古		古
平	各 kâk	→	kâk
去	洛 ĭuk'	→	ĭu'
平	高 ˛kâg	→	˛kâu

這個說法可以完全解釋上頭討論諧聲通則的例外，就是像亥 γâi ← -g 諧刻k'ək 高 ˛kâu ← -g 諧鄗 ɣâk 那類的例：這些跟去聲不發生關係的，因爲他們是上古一種 -g 尾字，跟例 lĭäi ← lĭät' 裕 ĭu' ← -k'（上古 -t，-k）是性質不同的；而且因爲高 kâg ：鄗 ɣâk 音不甚相近，在諧聲原則上要算是"例外"，結果所以這類的字的確是很少。這種說法也可以滿足 Simon 要在去聲以外自由尋找失去的輔音韻尾的要求：不過所找出來的失去的輔音不是那個例子很多的 -k（在裕 ĭu' ← -k），而是個 -g 。

Simon 說上古有舌根輔音韻尾的字當中一組就是古音 -ə̆u ，ĭə̆u（切韻：侯，尤）跟古音 uâi ，-wi（切韻：灰，脂追）在諧聲上跟詩經韻裏相通的字例如：——

有古 jĭə̆u 諧賄 ɣuâi ，洧 jwi

九古 kĭə̆u 諧軌 kjwi

畝古 mə̆u 跟秠 p'jwi 押韻

大雅"生民"六章

恆之秬秠　　是穫是畝

丘古 k'ĭə̆u 跟媒 muâi 押韻

衛風"氓"一章

……………………………………

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　　子無良媒

我從前在 *Analytic Dictionary* 裡解釋這個古怪的現像的法子是說 -ĭə̆u 的 -u 音後頭上古還有 -i：有 jĭə̆u ← g- -ui 諧賄 ɣuâi 跟洧 jwi 音，——這個意思是從馬伯樂（*Dialecte de Tch'ang-ngan*, 86 頁），在 1920 給的一個暗示得來的，Simon 不

這末說，他有一個有趣兒的說法說這些字的 -u 跟 -i 都是上古一個舌根韻尾（照他說是 -γ）剩下來的痕跡到古音念成元音了：—

有上古 giəγ 諧賄 χuâγ 等等；

那末照咱們上頭得的結論就得改成：——

有上古 giəg 諧賄 χuâg 等等。

咱們先得注意光是解釋這種頭的諧聲跟詩經韵的可能不能就算一個證據。(8) 因爲馬伯樂跟我的說法一樣可以解釋他的。那不過是兩種可能的說法當中的一種。

要他站得住，那還得要證。

要證這個 Simon 舉幾個 -ǒu，-iǒu 在上古音無疑的有舌根韵尾的例，例如，祝 tśiǒu` 又讀 tśiuk 繡 siǒu` 從肅 siuk，跟彀 kǒu` 從㲄 k'åk。他就說既然有些古音 -(i) ǒu 的字能證明是有上古舌根韵尾的，那末何妨也假定古音"有" γiǒu (Simon 上古 giəγ) 那類字也有上古舌根韵尾的。這個說法似乎很中聽。

但是咱們得記得像祝 tśiǒu`← -k 跟繡 siǒu ← -k 的例雖然在比較的晚時期的古音（西曆第六世紀）是跟有 jiǒu 同韵尾，可不能說這就是證明有字在上古音也有舌根韵尾。要假定這個就是方法的錯誤了。那就彷彿是說因爲 High German *auf* 是從古 German *ūf* 來，所以 H. G. *Kauf* 一定是從 **kūf* 來，*Hauf* 從 **hūf* 來，而事實上 *Kauf* 本來是 *kouf*, *Hauf* 本來是 *hūfo*。當然沒有理由說所有的古音 -iǒu 都是從同一種上古音來的。其實說幾種上古音合併了成古音的 -iǒu 是很可能的，就像我在上文證明上古 -a, -â 跟 -ak` 都合併了成古音的 -a 一樣。所以像繡 siǒu` 那種例不能算是有 jiǒu 那種字在上古音也有舌根韵尾的證據；他們也許完全是另外一個來路。要證明 -ǒu, -iǒu: -uâi, -wi 的字在上古音有 -g 韵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在諧聲或是詩經韵裡找出他們跟眞正入聲字（木 muk, 篤 tuok, 肅 siuk 等等），——就是上古跟古音無疑的有舌根韵尾的字，——發生相通的關係。

Simon 倒是想找這類字跟入聲字相諧的例，像有 jiǒu（九，某等等裡頭 ǒu:i 可以互換）。但是他一共祇找到了兩個例。

第一個就是有字是郁，古音 ˑiuk 的諧聲。這個可能是可能，但是不見得靠得住。

(8) 這個不能跟因爲刈 lịät 有舌尖韵尾所以例 lịäi 也有舌尖韵尾那種例相提並論。

郁是影母字，在上古音是不另有聲母的，而有在上古是另有聲母；所以這也許是個會意字（郁就是咱們所"有"的"邑"）。

第二個例，九 kiǒu 諧旭 xiwok 也是一樣的靠不住。九固然許是聲符，但是也許是會意：在我的 *Dictionary* 我就把旭字當"九個日頭"講。本來這個字也許就是從山海經裏所說扶桑樹上九個日頭的神話來的，就是淮南子裡頭說那個羿射者，射下來的九個日頭（烏鴉）。

固然可以說因爲諧聲字裡頭 -iǒu 跟 -uâi, -wi 相通的例本來不多，所以找到這個裡頭有古根韻尾的例當然會不多，因此不能說例少，就是不可能。這也許對的；不過咱們得要明白這類的例；假如 Simon 找到很多就可以證明他的說法，現在既然沒有找到很多，那末他的說法就是仍然沒有積極的證據。

所以咱們現在得明白 Simon 關於有，賄（-ǒu:-i 互換的字）古根音韻尾的學說祇是說明了，而並沒有證實。因此他接着又作些範圍很大的結論是更危險的了。他說（原文第14頁）；"何以見得祇有 -ǒu 跟 -uâi, -wi 互換的字才有 -γ 韻尾呢？同樣爲甚麼不會所有 -ǒu 韻字都是這樣呢？更進一步既然在諧聲跟詩經韻裡 -ǒu -âu [豪][9]互換，爲甚麼 -âu 韻的字不也是這樣呢？還有最後，既然 -ieu，-iäu [蕭，宵] 在諧聲跟韻裡都跟 -âu 互換，他們不也是這樣嗎？所以咱們現在不能不斷定說攏總的在切韻時候是 -au, -âu, -ieu, -iäu, ǒu, -iǒu 韻的字裡頭的 -u 一定是從一個早期的 -γ 來的。"所有這些話當然不過是個揣度。光知道在第六世紀古音這幾個包含字數極多的字組以 -u 收音，咱們並沒有權利能作範圍那末廣的結論。可是那位著者覺得這個範圍還不夠廣。他把他的上古音根韻尾還用在一個別的大字組上。他看見古音 -iǒu, -iu [尤 虞] 常常通諧：孚 p'iu 諧浮 b'iǒu，偷 t'ǒu 跟輸 śiu 同樣聲符等等，他就作個結論（原文第15頁）說，"那個複合元音 -ǒu 咱們已經追溯到一個早期的 -oγ，因此跟 -ǒu 互通的複合元音 -iu 早先一定是個 -iuγ。"那末既然有些諧聲字裡同時有 -uo, -iu 又有 -ǒu，例如補 puo 甫 piu，牖 iǒu，他就推想 -uo:-ǒu 互換，-uo -iu 互換都是上古音根韻尾的徵狀。此外在詩經裡他又找了些古音 -iu 跟古音 -uo, iwo, -a, -ia 押韻的例，比方：——

---

(9)壽 ziǒu ：禱 tâu；号 γâu：枵 γiau

杜古音 d'uo 跟父 b'iu 押韵

唐風"杕杜"一章

有杕之杜	其葉湑湑
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	
…………	…………

女古音 ńiwo 跟舞 miu 押韵

小雅"車舝"三章

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下古音 ɣa 跟羽 jiu 押韵

陳風"宛丘"二章

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
無冬無夏	值其鷺羽

野古音 ia 跟武 miu 押韵

鄭風"叔于田"三章

叔適野	巷無服馬
豈無服馬	不如叔也
洵美且武。	

這裡他的結論也是說從 -iu 跟 -uo (iwo) -a (-ia) 押韵上，看出在這些韵裡上古都有 -ɣ 。這樣他給古音 -o，-a 的這很大的字組，例如土 t'uo (跟從土的字)，女 ńiwo (跟從女的字跟從如的字)，下 ɣa，予 iwo (跟從予的字，野 ia 舒śiwo 等等)，等等都裝上一個上古的舌根韵尾。(10)

(10)他的學說似乎可以解釋詩經乎，古音 ɣuo 跟家，古音 ka 押韵的現像（參看上文的討論）；這就是說上古乎 ɣuoɣ 可跟上古家 kaɣ 押韵的話。但是這個說法並沒有價值，因為在詩經裡既然 -âng 跟 -uong 不押韵，一個設想-uoɣ 跟一個 -aɣ 也不會押韵。所以用 Simon 的學說並不能給乎，家一個滿意的解釋；他的真解釋乃是如上文所說的。

咱們現在看出來 Simon 用了幾個方法上不能成立的推論，他的結果比前題所能容許的走的遠的多：因為有些古音 -ŏu 的字（例如繡 siŏu∼-k）在上古無疑的是有舌根音韻尾，又因為假定了一個舌根音韻尾可以作一個有 jiŏu 跟 χuâi 相通的解釋之一（兩種可能的解釋之一），他就斷定凡是古音 -(i)ŏu 韻的字在上古都有舌根韻尾；因為有的古音 -âu, -au, -ieu, -iäu 的字在諧聲跟詩經裡跟有的古音 -iŏu 韻的字相通，他就斷定凡是這 -âu, -au, -ieu, -iäu 的字也都有那同樣（他以為他已經證了凡是 -u 韻的字都有的）的舌根韻尾；因為有的古音 -uo, -iwo, -a, -ia 跟有的 -iu 韻的字相通，又因為有的 -u 韻的字跟有的 -ŏu 韻的字相通，他就斷定 -uo, -iwo 跟 -iu 相通或是 -a (-ia) 跟 -iu 相通的例都證明這些字組裡頭的字有一個已失掉的上古的舌根音。他的理論步步的立腳地的穩固都靠上一步的穩固，那末既然他每步走的都比前題所能容許的遠了一點，那就結果一步一步增加的靠不住。

我現在雖然對于 Simon 的文章裡的結論作些方法上面的問難，我可是要聲明，我並不以為他的觀念是無稽。我倒是覺得這個學者對于語音學上有一個很精明的洞見。咱們不由得會覺得 Simon 疑心古音兩排跟三排的字的韻 -(i)ŏu, -(u)âi, -âu, -iäu 等等裡頭至少有好些在早時期總有甚麼輔音韻尾，而那許多 -u, -i 實在是這些輔音變成元音的痕跡，他疑心的恐怕是對的。他的學說當然是很巧，所以值得試一試。咱們要看看能不能找到點證據，假如找着的話，再看他的設想能夠成立到甚麼樣的程度。

（1）咱們現在先看看在諧聲跟詩經裡 -ŏu 跟 -i 相通的例，作為研究的起點。諧聲字有底下幾套（看 Simon 原文12頁）：——

不古音 piŏu（：丕 p'jwi）	否 piŏu（桮 puâi）
又古音 jiŏu（：灰 χuâi）	有 jiŏu（賄 χuâi）
九古音 kiŏu（：軌 kjwi）	咎 g'iŏu（晷 kjwi）
龜古音 kjwi（：鬮 kiŏu）	某 mŏu（媒 muâi）
咅古音 p'ŏu（：倍 puâi）	隹 tświ（售 źiŏu）

以上祇有 -iŏu, -ŏu 跟 -uâi, -wi 相通的例。但是假如再看詩經的韻，就又有 -i, -âi, -ai, 例如：——

采古音 ts'âi：已 i：右 jiŏu：沚 tśi

秦風蒹葭

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
遡洄從之　　道阻且右
遡游從之　　宛在水中沚

李古音 lji ：子 tsi ：母 mŏu

小雅，南山有臺三章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海古音 ɣâi ：止 tśi ：友 jiŏu ：母 mŏu

小雅沔水一章

沔彼流水　　朝宗于海
鴥彼飛隼　　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載古音 tsâi ：喜 xji ：右 jiŏu

小雅彤弓二章

彤弓弨兮　　受言載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否古音 piŏu ：史 ṣi ：耻 ťi ：怠 d'âi

小雅賓之初筵五章

凡此飲酒　　或醉或否
既立之監　　或佐之史
彼醉不臧　　不醉反耻
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

…………　　…………

戒古音 kai ：事 dẓ'i ：畝 mŏu

小雅大田一章

大田既稼　　既種既戒

既備乃事　　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

梅古音 muâi ：尤 jiŏu

小雅四月四章

山有嘉卉　　侯栗侯梅

廢為殘賊　　莫知其尤

Simon 當然也留心到這個的，他就很一致的講定所有這些 -i, -âi 的韻在上古都有舌根音韻尾。他祇舉了幾個 -i 跟 -âi 的例（原文第13頁）（而沒留心到戒 kai 的例）但是咱們最好還是把詩經裏關於這個問題的字全體聚攏來：——

古音是 -i 而跟右列各字的一個或一個以上押韻：——

期，棊，箕，姬，紀古音 kji 杞，屺，芑 k'ji, 淇，騏 g'ji, 疑 ngji, 喜 ɣji, 矣 ji,以，已，苡，飴 i, 恥，祉 t'i, 治 d'i, 之，止，沚，趾 tśi, 蚩，齒 tś'i, 士，仕，事，涘，俟 dẓ'i, 史，使 ṣi, 詩，始 śi,時，恃 źi, 李，里，鯉，鯉，裏，理 lji, 耳 ńźi 子，梓，耔，茲，鼒 tsi, 絲，思 si,耜，似，祀 zi

海 χâi, 來，萊 lâi 哉，栽，宰 tsâi, 采 ts'âi, 在 dz'âi, 怠，殆 d'âi

戒 kai

古音是 -ŏu 而跟左列各字的一個或一個以上押韻：——

母，畝 mŏu

久，玖，疚 kiŏu, 丘 k'iəu, 裘，俅，仇，舊 g'iŏu, 牛 ngiŏu, 又，有，友，侑，尤，試，右，jiŏu, 否，紑 piŏu, 負，婦 b'iŏu, 謀 miŏu

龜 kjwi, 逵 k'jwi,丕 p'jwi,備 b'jwi

晦 ɣuâi, 媒，梅 muâi

假如 Simon 的主要觀念是對的，就是說以上各字在上古音都有舌根韻尾，那末咱們就得假設比方說一方面上古基 kjig, 采 ts'âg, 戒 kag, 媒 muâg, 龜 kjwig, 而又一方面上古久 kiəg, 母 məg, 在前者那個 -g 後來變成元音的 -i, 而在後者變成元音的-u。至於說這個韻尾不是一個 -k 而是一個 -g （如上文所用當作一種除掉-k以外的一種性質沒確定的舌根音）那是跟上文所說的當由等等字一樣理由，就是因爲造字者通常不拿-i 跟 -ǒu 韻的字跟入聲（古音 -k ）的字通諧。

要用積極的證據來證明這些大字group裡頭的上古舌根韻尾，——除了利用支那語系比較語言學方法以外，——祇有兩條路。一方面是看在詩經(11) 裡這些字是不是很有跟老的 -k 尾字押韻的，還有一方面就是看這類的字（比方一個有字一個以字）是不是有時候反着當例來作入聲字（上古跟古音都是 -g 尾）的諧聲。

要找詩經裡頭有好些那類的字似乎不大近情理，因爲 -ig : -ək 本來不是很工的韻。所以咱們不能指望能找到許多例，可是既然如此，詩經裡所有的，因非詩者特別自由而成立的少數的例當然更有價值了。

第一層咱們似乎很願意利用下列的例：——

止 tśi ：試 śi'＜ -k'

小雅采芑一章

于此菑畝　　方叔涖止

其軍三千　　師干之試

方叔率止　　乘其四騏

…………

載 tsâi ：意 ·i'＜ -k'

小雅正月十章

…………　　…………

(11) 我把現在的研究限於詩經算是最古的詩集，但是從楚辭莊子等等也可以找些旁證。

屢顧爾僕　　　不偸爾載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究 kiŏu 祝 tśiŏu' ← -k'

大雅蕩三章

…………　　　…………

侯作侯祝　　　靡屆靡究

因爲要說試 śi' 算是上古 śik' 意 ·i' 算是上古 ·ik'（字頭的 -k 尾如上文所講在古音以前因爲去聲而失落了）可以從諧聲上看出來（式古音 śiək 諧試，億 ·iək 從意）；要說祝 tśiŏu' 算是上古 -k 尾可以從他的又讀 tśiuk 看出來。

但是這種證據並不充足，因爲上文已經說，咱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去聲字的 -k 尾在早年已經變弱了（後來就全掉了），那末在幼稚時代的詩裡不很講究押韻的時候，像下列的韻。

止 tśi ：試 śik

載 tsâi ：意 ·ik

究 kiŏu：祝 tśiŏuk

也可以成爲一種媽媽呼呼的韻了。比那個强得多的證據還是要算入聲韻的字，就是在上古不是去聲因而在古音跟現在南部方言當中還保存 -k 尾的字：——

戒 kai 跟翼 iək, 服 piuk, 棘 kiək 押韻

小雅采薇五章

…………　　　…………

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

豈不日戒　　　玁狁孔棘

來 lâi, 載 tsâi 跟牧 miuk, 棘 kiək 押韻

小雅出車一章

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　　　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　　維其棘矣

載 tsâi 跟輻 pĭuk 押韵（見前，正月）

又 jiŏu 跟克 k'ək 押韵

小雅小宛二章

人之齊聖　　飲酒溫克
彼昏不知　　壹醉日富
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載 tsâi 跟息 siək 押韵

小雅大東三章

…………　　…………
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
哀我憚人　　亦可息也

來 lâi 跟服 pĭuk 押韵

小雅大東四章

東人之子　　職勞不來
西人之子　　粲粲衣服

祀 zi, 侑 jiŏu 跟棘 kiək, 稷 tsĭək 翼 ĭək, 億 ·ĭə., 食 dź'ĭək, 福 pĭuk 押韵

小雅楚茨一章

楚楚者茨　　言抽其棘
自昔何為　　我蓺黍稷
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　　我庾維億
以為酒食　　以饗以祀
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

祀 zi 跟食 dź'ĭək, 福 pĭuk, 式 śĭək, 稷 tsĭək, 等等押韵

小雅楚茨四章

苾芬孝祀	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	如幾如式
旣齊旣稷	旣匡旣勅
…………	

祀 zi 跟黑 ɣək，稷 tsiək，福 piuk 押韵

小雅大田四章

曾孫來止	…………
來方禋祀	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又 jiŏu 跟識 śiək 押韵

小雅賓之初筵五章

…………	…………
只實不識	矧敢多又。

載 tsâi 跟直 dʻiək 翼 iək 押韵

大雅緜五章

…………	…………
俾立室家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作廟翼翼

載 tsâi，祀 zi，備 bʻjwi 跟福 piuk 押韵

大雅旱麓四章

淸酒旣載	騂牡旣備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亟 kiɘk 跟亟 kiək 押韵

大雅靈臺二章

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	

字 dz'i 跟翼 iək 押韵

大雅生民三章

誕寘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平林	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	鳥覆翼之
…………	…………

子 tsi 跟德 tək 押韵

大雅假樂一章

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

止 tśi，晦 xuâi 跟式 śiək 押韵

大雅蕩五章

…………	…………
天不湎爾以酒	不義從式
旣愆爾止	靡明靡晦

事 dẓ'i 跟式 śiək 押韵

大雅崧高二章

亹亹申伯	王纘之事
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
…………	…………

戒 kai 跟國 kwək 押韵

大雅常武一章

…………	…………
旣敬旣戒	惠此南國

來 lâi 跟塞 sək 押韵

大雅常武六章

王猶允塞	徐方旣來

鯉 lji，祀 zi 跟福 piuk 押韵

周頌潛

…………

鰷鱨鰋鯉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事 dẓ'i, 倍 puâi 跟式 t'ək, 背 puâi←-k', 匿 nĭək, 識 śĭək, 織 tśĭək 押韵

大雅瞻卬四章

鞫人忮忒　　譖始竟背

豈曰不極　　伊胡爲慝

如賈三倍　　君子是識

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

士 dẓ'i 跟斁 ĭak 押韵

大雅思齊五章

…………　　…………

古之人無斁　　譽髦斯士

最後還有兩個例特別有趣，因爲上文既然說所推測的韵尾是 -g 而不是 -k ，那剛好可以解釋這些韵：——

來 lâi 跟贈 dz'əng 押韵，

鄭風雞鳴三章

知子之來之　　雜佩以贈之

又 jĭəu 跟能 nəng [12] 押韵

小雅賓之初筵二章

…………

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

---

[12]注意能 nəng 在另外一個講法又讀 nâi,還有等有 təng, tâi 兩讀；Simon 說(原文第13頁) 他也許跟待 d'âi 同一個字身 (stem) ，這個想得很聰明。

這裡頭有些韻固然可以撇開算是顧炎武跟段玉裁瞎想的，但是多數靠得住是眞韻，所以對於 -ǒu; -i 相通的字跟上古中古都有一個很強的 -k 尾的當中的音韻的關係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證據。這是第一次找出關於 -ǒu:i 相通的字在上古有舌根韻尾說的確實證據（除掉郁，旭那兩個靠不住的例）老實話說，我就是找到了所有這些很有意義詩經的韻，我還在那兒躊躇着不肯說我早先的學說（有 jiǒu<—-ui 等等)是錯，還不肯說上文期，基，箕，姬，紀；母，畝，等等那兩個表裡頭的字在上古都全有-g 韻尾。可是後來碰着一個很古怪而重要的發現，我的躊躇就消滅了。

在中古音（宋朝）有些很大的字組都是以 -i 收音。這些字有各種來源：在古音（第六世紀切韻所代表的音）有下列的四種韻：——

(α) 微（平；上尾，去未）

(β) 脂（〃 〃旨 〃至）

(γ) 支（〃 〃紙 〃寘）

(δ) 之（〃 〃止 〃志）

我曾經有法子考定 α 韻是古音 -ěi 韻，γ 韻是古音 -iě(<— -iǎ)，而 β 跟 δ 我祇能定爲古音-i，因爲沒有一種材料可以使我看出來除掉 -i 還會是甚麼。在我的中國音韻學的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第 467 頁）曾經說他們的分別也許在-i 音的長短上，可是我又加一句說這不過是猜猜的。

現在查 -i 韻在詩經裡跟 -k 尾的字通押的，再看上表基期，以，已，喜，之，治，止，士，子，里等等跟 -ǒu: -iǒu 互換的字，就看出來全是古音 δ 韻之（止，志）韻的字，而沒有一個是 β 韻脂，治，至，韻的字。所以他們在上古音因爲有-g尾很大的痕跡，而自成一組，到了古音時代也還獨立自成一韻。這個不會純是偶然的，他顯出咱們走的路是對的。假定了上古的 -g 尾就可以幫助破這個古音當中這兩個奇怪的韻的謎兒。就是說脂韻例如肌古音 kji, 夷 i, 師 ṣi, 私 si 本來就是 i, 向來就沒有輔音韻尾，——至少沒有舌根音，——而剛才所說的之韻字例如基 kji, 之 tśi, 思 si，有一個上古的 -g 尾：基 kjig 之 tśig, 思 sig, 這樣一方面可以跟久 kiǒu<—上古 kiǒg一方面又可以跟食 dźiək, 式 śiək, 福 piuk 押韻。比方肌 kji （β 韻）就一直沒動，而基 kjig （δ 韻）因爲 -g 變了 i 就失掉了輔音韻尾（就跟來 lǎg 變了 lǎi, 還

有久 kĭəg 因爲 -g 變了 -u 變成 kjii 一樣）因此變成古音的基 kjii。這樣咱們關於在攏總方言跟韵書裡除掉一個簡單的 -i 找不出別的音來的 β 脂跟 δ 之兩韵的謎兒找到一個簡單而滿意的解答：就是說 β 脂是 -i 而 δ 之是 -ii, 所以我關於他們長短不同的猜想是證實了。(13)

這樣照着 Simon 主要的觀念定基上古 kjig 等等還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爲甚麼切韵 β 韵的字脂古音 kji 等等在詩經裡從來不跟 δ 韵：基古音 kjii 等等押韵，而這類基 kjii 等等字倒隨便跟像來古音 lâi, 久古音 kĭŏu, 福古音 pĭuk 在讀音上不同的字倒押韵；這全是因爲上古基 kjig, 來 lâg, 久 kĭəg 有一個 -g 尾的緣故。

咱們現在看出來關於 -i：-ŏu 相通的字在詩經的韵裡頭可以找到所要的舌根韵尾的證據了。此外在諧聲裡除掉 Simon 所舉的郁，旭，那兩個靠不住的例以外就沒有別的證據了嗎？倒並不；還有些有價值的例，不過很少就是了：——

有古音 jĭŏu, 囿（jĭŏu 跟）jĭuk 從有 jĭŏu, 是這類的字

蹴 tṣʻĭuk,從𠈉 tsʻi 是這類的字

恧 ńĭək 或 ńĭuk, 從而 ńzi 是 δ 韵，之

嶷，擬 ngĭək, 從疑 ngji 是這類的字

凝 ngĭəng, 從疑 ngji 是這類的字

特 dʻək, 從寺 (i)zi 是這類的字

痗 mĭuk,從每 muâi 是這類的字

踣，菩 bʻək, 從咅 pʻŏu 是這類的字

祴，駴 kək, 從戒 kai 是這類的字

---

(13) 在古音 β. δ. 兩韵下祇有一個脂韵有合口字，旣在咱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原因來了：在開口字肌上古 kji 變成古音 kji, 基 kjig 變成 kjii；但在合口字一個 w 已經使全字音加長了，這個 w 後頭的 i 音長短的不同就不容易保存了：上古龜 kjwig→kjwii, 所以變短了成爲 kjwi, 這樣就跟規古音 kjwi ∠上古 kjwi（β 韵）合併了，這樣 δ 韵合口的字就沒有存在，攏總的字都歸入 β 韵脂韵了；規（上古 kjwi），龜（上古 kjwig 等等）

(14) 凝，特，兩例 Simon 已經舉過了原文第13頁。

加上了這些證據這學說可以算是確定了。

（2）咱們到現在祇討論了在諧聲跟詩經裡古音 -ǒu, ǐǒu 跟古音-i (-wi, -âi, -uâi, -ai) 相通的字。咱們現在得看看沒有那種關係的古音 -ǒu, -ǐǒu 韻的字，同時再看看古音 -âu, -iäu, -ieu 韻的字，因爲這兩類的字在詩經韻跟諧聲上也有相通的例，例如：——

舟古音 tśǐǒu 跟刀 tâu, 瑤 ǐäu 押韻

大雅公劉二章

....　　............

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

鞞琫容刀

周古音 tśiǒu 諧調 d'ieu 等等

上文已經說 Simon 的結論，說因爲在古音（第六世紀）像周，舟 tśǐǒu 的字跟有 jǐǒu (← -g) 同韻，所以他們在上古音都有舌根韻尾，接着又說所以像刀 tâu 跟瑤 ǐäu 跟調 d'ieu 的字又概括到一切的古音 -ǒu, -ǐǒu, -âu, -au, -ǐäu, -ieu 都有同一個舌根韻尾，是不能成立的。咱們得走慢一點，再細細地查是否，跟到甚麼程度，在這些字組裡可以找到有舌根韻尾的痕跡。

（a）上文已經說過像高，由，告，包，冓，肅那類的字雖然不是去聲也一定有過舌根韻尾，不過韻尾是 -g 而不是 -k：高 ˛kâu← -g, 由 ˛ǐǒu← -g, 皓 ˊγâu← -g, 包 ˛pau← -g 溝 ˛kǒu← -g, 蕭 ˛sieu← -g 因爲這組的字有入聲：鄗 γâk 軸 ˊd'ǐuk, 告 kâu, 跟 kuok, 雹 b'åk, 講 kång, 肅 sǐuk, 等等。這個在我的 *Dictionary* 裡已經註明過了。除上文已經講過的字以外，還可以加下列的字：——

從毛 ˛mâu← -g 的字，芼 muk 跟 måk 兩讀，在詩經裡芼 mâu：樂 lâk 押韻

周南關雎二章

....　　............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耄 mâu ：虐 ngĭak 押韵：

大雅板四章

天之方虐	無然謔謔
老夫灌灌	小子蹻蹻
匪我言耄	爾用憂謔
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

從交 ˛kau←-g 的字諧較 kau`, kåk 兩讀，讀作 kåk 時又跟虐 ngĭak 押韵。

衛風淇澳三章

…………	…………
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
善戲謔兮	不爲虐兮

從喬 ˛g'ĭäu←-g 的諧蹻 k'ĭäu, g'ĭäu 跟 kĭak, g'ĭak 四讀，讀作 kĭak 時跟虐 ngĭak 押韵。（例見前關雎）

從攸 ĭəu←-g 諧倏(Simon 曾經指出，原文第10頁)

儵，倏 śĭuk 在詩經裡修 sĭəu 淑 źĭuk 押韵。

王風中谷有蓷二章

中谷有蓷	暵其修矣
有女仳離	條其歗矣
條其歗矣	遇人之不淑矣

（b）還有幾個說文上看得出來的例，在詩經裡沒有旁證的：——

從羔 ˛kâu 的字——糕，廣韵讀 kuok

從就 dzĭəu 的字——蹴，殧，廣韵讀 ts'ĭuk；蹴，噈廣韵讀 tsĭuk

從丑 t''ĭəu 的字——衄廣韵有 ńźĭuk 跟 ńĭuk 兩讀；忸，鈕靹，鈕廣韵讀 ńĭuk

從壽 źĭəu 的字——璹廣韵讀 źĭuk

（c）又有些從詩經韵裡看得出來而諧聲上看不出來的字：——

讐 ʑiə̆u 跟慉 xiuk 押韵

邶風谷風五章

不我能慉　　反以我爲讐

到 tâu˴ 跟樂 lâk 押韵

大雅韓奕五章

蹶父孔武　　靡國不到

爲韓姞相攸　　莫如韓樂

好 ɣâu˴ 陶 ˛d'âu 跟軸 d''iuk 押韵

鄭風淸人三章

淸人在軸　　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

炤 ˛tśiäu 跟虐 ngiak 押韵

大雅正月十一章

…………　　…………

潛雖伏矣　　亦孔之炤

憂心慘慘　　念國之爲虐

沼 ˊtśiäu 跟濯 d''ak 躍 iak 押韵

大雅靈台二章

王在靈囿　　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　　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　　於牣魚躍

孝 xau˴ 跟欲 iwok 押韵

大雅文王有聲三章

…………　　…………

匪棘其欲　　遹追來孝

奏 tsə̆u˴ 跟祿 luk 押韵

小雅楚茨六章

樂具入奏　　以綏以祿

後 'γǒu 跟鞏 kĭwong 押韵

大雅瞻仰七章

…………　　…………

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

藐藐昊天　　無不克鞏

垢 'kǒu 跟谷 kuk, 穀 kuk 押韵

大雅桑柔十二章

大風有隧　　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　　作爲式穀

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后 'γǒu 跟嶽 ngak 押韵

周頌時邁

…………　　…………

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牟 mĭǒu 跟育 ĭuk 押韵

周頌思文

…………　　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　　無此疆爾界

…………

就是好，陶，沼不能算是靠得住的押韵的例，其餘的似乎是沒有問題的。(Legge以爲木：附：猷：屬都押韵，我疑心這韵是 a:b:b:a 式，還有他以爲昭：樂：敎：：全押韵，我疑心是 a:b:a:b. 這些我都沒有算。)

以上所講的 (a, b, c) 三類字的特點就是在諧聲或是在詩經韵跟從上古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舌根韵尾的字(入聲字)發生關係。所以在 a 組下的字就跟上文(1)類的字一樣是無疑的有上古舌根韵尾的，而在 b, c 兩組的字大概也是一樣。

(d)咱們現在講到古音 -ǒu, -ĭǒu, -âu, -au, -ĭäu, -ĭeu 當中跟入聲字沒有直

接的關係而在詩經裡跟咱們已經考定了上古有舌根韻尾的字押韻的字，無論是 -k 尾去聲例如冒 mâu∠ -k 或是 -g 尾，例如仇 ˎg'iŏu∠ -g, 高 ˎkâu∠ -g 。這裡好像可以應用算學的公式：假如 a=b 而 b=c, 就 a=c, 因此就說攏總那些押韻的字一定也有過舌根韻尾，例如：——

報 pâu 跟冒 mâu∠-k 押韻

邶風日月二章

日居月諸　　下土是冒

乃如之人兮　　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憂 ·iə̆u 跟繡 siə̆u∠-k 押韻

唐風揚之水二章

…………　　…………

素衣朱繡　　從子于鵠

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

休（十三）xiŏu 跟仇 g'iə̆u∠ -k 押韻

勞 lâu 跟高 ˎkâu∠-k 押韻

小雅漸漸之石一章

漸漸之石　　維其高矣

山川悠遠　　維其勞矣

那就等於說古音 -ə̆u, -iə̆u, -âu, -au, -iäu, -ieu 韻的字大多數在上古音有舌根韻尾了。那又依了 Simon 的話了。但是我怕這前題還不夠堅固。因爲咱們得記得上文所說的：那 -k 看樣子在很早就起頭變弱了（理由見上文第369頁）已經起頭對着-u的路上走了（就是 mâk→mâwk→ˋmâwg→mâuˋ 的變化）那末因同樣理由那 -g 尾也一定很弱後來沒有到古音時代早就失落了。因此看見下列的韻，——雖然得要算不

[（十三）按所舉之例照原文所指 Legge 譯詩經頁數應該是周南兔罝"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可是並無休字；休與仇押韻，詩經中別處也沒找到。——譯者。]

大很工——也不能算十分出奇：——

(冒 mâk') 冒 mâwk ：報 pâu

(繡 sĭək') 繡 sĭəwk ：憂 .ĭŏu

(仇 g'ĭəg) 仇 g'ĭewk ：休 γĭŏu

(高 kâg) 高 kâwg ：勞 lâu

所以我的意見是，雖然(1)類跟 (2 a,b,c) 類的字因爲有入聲字相通的根據可以算確定是有過舌根韵尾的，而在 (2d) 類的字不能說證明他們有過舌根韵尾。這並不是說這類的字不會有，或甚至於不像會有，的意思；不過我覺得那些個詩經的韵還不夠作這種結論的夠堅固的立足點。這得要等到將來能作比較的支那系語言學的時候才能夠分辨在古音 -əu, -ĭŏu, -âu, -au, -ĭäu, -ieu 韵的字除掉上文(1)跟(2a,b,c,)的字以外哪些是有上古舌根音哪些是沒有的。

(3)關於第(1)類的字 (ŏu:-i 相通的字) 咱們已經把 Simon 的上古舌根韵尾作充分的證實了，關於第(2)類的字 (就是 -ŏu, -ĭŏu 韵中其餘的字，跟 -âu, -au, -ĭäu, -ieu 的字) 他的說法至少對於一部分的字也證實了，現在要講到他的其餘的字組：就是 -ĭu, -o, -a 韵的字；可是這地方咱們的結果是否定的。

固然有些 -iu, -uo, -ĭwo, -a, -ĭa, 韵的字從諧聲上明明看得出來上古是有舌根韵尾的，這類的例我在 *Analytic Dictionary* 裡也曾經註出些個，例如：——

裕 ĭu'∠ -k 从谷 kuk;

惡 'uo'∠ -k 又讀 'âk;

亞 'a'∠ -k' 諧惡 'âk; 等等(15)

上文已經指出 Simon 的結論說所有古音 -ĭu : -ŏu 相通的字在上古都有舌根韵尾，又說所有 -uo, -ĭwo, -a, -ĭa 韵字在詩經裡跟 -ŏu, -ĭu 押韵的字也有舌根韵尾，

(15) Simon 還加了一個有趣的例：豦 kĭwo 訓"野豬"又訓"鬥"。我在 *Dictionary* 裡第 163 頁曾經認虍 χuo 爲聲符而把劇 g'ĭwk 訓"戲"當作會意字："用刀鬥(豦)"。Simon 的說法是豦在上古有舌根音，所以就是劇字的聲符。我想他是對的，因爲還有一個同樣的字臄 g'ĭak (在詩經裡跟席 zĭäk 押韵) 這就是說 kĭwo'∠ -k' 這公式也可以用在豦，遽兩個字上。

是遠超過他的前題的範圍。這裡咱們也得照上文(1)(2)的步驟來分字調查，看看哪個有上古舌根音的痕跡。這裡還是得用詩經韻來作補充諧聲的材料。咱們已經看見在上古實在有舌根韻尾的字在詩經裡有好些跟入聲字(在上古跟古音都是 -k' 的)押韻。假如古音 -ĭu, -uo, -ĭwo, -a, -ĭa 韻的字裡很有幾組在上古有 -g 尾的，那末就如同在(1)跟(2)類的字一樣在詩經裡一定會有些跟入聲字押韻的例。但是這個幾乎是不見。我祇碰見過一個靠得住的例[16]：——

茹古音 ńźiwo ：穫 ɣwâk

小雅六月四章

玁狁匪茹　　　整居焦穫

這個幾乎顯出从如[17] 的字都有舌根韻尾。這個證據倒是值得記得的。不過像這樣的一個單獨的例絕不能算充分的證據，因為在詩經裡本來有些不完全或是甚至於沒配好的韻，例如急 kiəp ：國 kwək[18]

---

(16)我不認夫：夜：夕：惡：為全是押韻，雖然 Legge 那麼說，我覺得夫顯然不算在韻裡的：也不認木：附：猷：屬：為全是押韻的，這個我認為是 a: b: b:a 式的韻。

雨無正二章

"周宗既滅　　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　　莫知我勩
　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
　庶曰式臧　　覆出為惡。"

角弓六章

毋教猱升木(a)　　如塗塗附(b)
君子有徽猷(b)　　小人與屬(a)
……………

(17)這就更有趣了，因為這就可以疑心如 ńźiwo∠ -g 跟若 ńźiak 是同一個字身 (stem) 的兩個樣子了。

(18)這是一個很壞的韻，因為這兩個字的 -p 跟 -k 尾在所有的韻書裡跟好些現代方言裡都還分得很清。但是有時候對於用別的方法看是很不明白的語音上

小雅六月一章

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所以現在咱們簡直得說從大體看起來詩經韵一點也不證實 Simon 的 -ĭu, -uo, -ĭwo, -a, -ĭa 韵的字裡有好些大字組在上古有舌根韵尾的說法。要是其中一部分有的話也得用別的法子來證。現在咱們也沒有別的法子。

總結起來，咱們可以說 Simon 的學說，祇要已經細考了過後，再加上了眞的證據，再把他的範圍限定劃在能够證明它能用得上的字上，這就成了一個非但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學說。料想到將來到了可以作支那語系的比較的工作的日子，能够把整個兒的字音像子 tsig, 有 gi̯əg 等等考定出來，那這些問題就更容易研究得多了。

*　*　*　*　*

在這篇文章裡我用的有些符號跟我在 *Analytic Dictionary* 裡的有點兒不同的地方。

(a)不用 t'ś, t'ś', d'ź'　　而用 tś, tś', dź'

不用 tʂ, tʂ', dʐ'　　而用 tṣ, tṣ', dẓ'

這不過是印刷上的簡單化。在 tś 音裏第一個音素 (t') 的顎化的性質从他的第二個音素 (ś) 的顎化音值上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tś 是一個整個的音，破裂磨擦音。在國際音標裏破裂磨擦音也是用這樣簡單的寫法的。我所以改了，不用 tś, tʂ 而用比較的不

的問題，詩經倒可以射一線料不到的光明。比方卽古音 tsi̯ək 的 -k 尾好像很奇怪，因為他是从卩 tsiet 而自己又諧節 tsiet, ，而詩經裡不是用照例的 -k 尾却是 -t 尾，例如栗 lĭĕt, 室 śĭĕt, 卽 tsi̯ək 押韵；又密 mĭet 卽 tsĭək 押韵。

鄭風東門之墠二章

東門之栗　　　有踐家室
豈不爾思　　　子不我卽

大雅公劉六章

止旅迺密　　　芮鞫之卽

準確不邏輯的 tś, tṣ 等等是因爲我的讀者曾經反對我"那些可怕的撇，點，符號拼出來的字簡直比漢字還更難認了"！

(b)不用 $k^{w}an$, $kĭ^{w}än$, $ki^{w}en$,

而用 kwan, kĭwän, kiwen,

這一半也是因爲要在書寫跟印刷上簡單一點兒。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更緊要的理由。

在古音像官 kuân (廣州 kūn) 這類字有一個很强的元音性的 u 而像關 kwan（廣州 kwan）有一個附屬的弱的 w。這兩者是分得很清楚的。本來 u : w 兩個字母就够表示這個區別了。我從前把 kwan 的 w 字寫得上頭一點兒乃是仿 $kĭ^{w}än$ 那類的字的例，在後者的 w 寫得高一點是有一個特別的理由的。用從前考定的方法可以知道像捲這類字古音是 -än 韵有 i, w 兩個介母，但是難處就是在知道怎麼拼法。到底是個先後的 k-i-w-än 還是 k-w-i-än 還是一個同時的 i, w 把那個字讀成 kẅän 吶？因爲我當時說不定是哪一個，我所以寫了 $ki^{w}än$ 表示這 w 或者是 i 音的唇音化，也或者是在 i 音之後的獨立的音。可是馬伯樂教授相信那個 w（他寫作 u）是在介音 i 之前，所以他寫（在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B.E.F.E.O. XX）kuien等等。

我想到底有一個法子可以證明在古音這些音素是先後的而且這次序是 k-i-w-än. 馬伯樂所以贊成那個 k-u-i-en 的次序大概是根據安南的中國讀音的理由。照這裏這個次序是很明白的，例如員（古音 jĭwän）安南 $vie\d{n}$。唇音在 i 前。但是這個我想是很難算靠得住的記號。第一層安南的中國音比較的很近，——在唐末——關於第六世紀的語言不能給靠得住的材料。又一方面，$vie\d{n}$ 的讀法可以當一種在語言上很自然的後來的變化來解釋。在舌根聲母後頭安南音很難有複合元音 üen ：例如捲 $küe\d{n}$ 所以看樣子像員安南的中國音原來是 $üe\d{n}$ 不過後來因爲 ü 的後半受底下的 e 音開唇的影響也提前開唇，因此發生一種分裂（Brechung）的現象 $üe\d{n}$→$üie\d{n}$→$vie\d{n}$。

一個好一點的着手點是朝鮮的中國音。比方咱們找像均一類的字，就看見：馬伯樂古音 kyuiěn ，高本漢古音 kĭuěn，朝鮮的中國音 kiun 這裡容易看出來我所定的格式對於朝鮮的音解釋好的多。不過這個證據還不充足，因爲在事實上這種 k- 聲母是 y- 化的（ky, kj）那末，人家也許說朝鮮音 kiun 祇是代表聲母的顎化。但是像在允，勻，這種例，這個反對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這些字在等韵裏是叫四等字，他

們的反切上字也跟 y- 化的聲母的反切上字是各別的。現在咱們所得的是：——

允，勻，馬伯樂 uiĕn ，高本漢 ïuĕn ，朝鮮的中國音 iun

朝鮮的中國音合於我的說法。

同樣在還有一類字：——

圭，閨，桂，馬伯樂 kuiei 高本漢 kiwei(kiʷei) 朝鮮的中國音 kiu

奎，馬伯樂 k'uiei 高本漢 k'iwei(k'iʷei) 朝鮮的中國音 k'iu

這種例是絕對的跟逃不了的明白了。這聲母是硬的（四等，在廣韻裏用古，苦，作上字的）不是 y- 化的，所以朝鮮 iu 裡頭的 i 不能拿聲母的顎化來解釋的。要解釋朝鮮音 kiu 非得要假定元音性的介音（在同韵的開口是 kiei ）一定不在 w 音之前：ki-w-ei, 不在 w 音之後：k-u-i-ei 也不跟它同時：kiʷei 這樣咱們得到一個明白的次序 k-i-w-ei 所以不再有理由把 w 字寫到上頭去了。而且朝鮮的中國音尤其是有價值，因為牠是跟切韵同時的，又是直接根據這部書所取材的北方中國音（看通報1922第 6 頁。）

[中國的平上去入的名稱在西文向來作 even （平），rising （升），falling(降)，entering (入)或是 abrupt （促）。咱們現在關於切韵時代平上去入的實在調值完全不知道，這一點高本漢也承認的。所以去聲叫作 falling-tone 的緣故我想大半是因為西人在近代所聽見的北京音的去聲，的確是降調；至於上古音，甚至於古音，去聲究竟是升的，是降的，或是別種調，咱們一句話都不能說。所以假如因為是降調(falling-tone) 而容易失掉輔音韵尾，這怕有點望文生義——望西文生義——的嫌疑，因為去字根根兒就沒有降的意思嘍。

但是去聲對於輔音韵尾還有一種可能的作用。聲調現像的主要因子固然是時間上音高的變化，但是一個字各部强度的變化也得要算聲調成素之一。从神珙所引的元和韵譜"去聲輕而遠"或是玉鑰匙歌訣的"去聲分明哀遠道"那類的說明，固然難得一個確實的解釋，而且這些話尤其不是聽見過上古音的人所說的。但是假定去聲從前是一個先强後弱 (diminuendo) 的調，也是一個可能的說法，而這個說法也可以一樣解释輔音韵尾失落的現象。這當然也是一種可能，不能算一個學說。

這不過是個小點。無論去聲是否降調，是否先强後弱，這一點與上段的大體的邏

韻不發生影響，因爲牠兩個主要的根據是諧聲跟詩經韻，都是講音韻學的(講音類)，而不是純粹講語音學的（講音值）的問題。——譯者。]

[以下譯者附記：

I. 總結高本漢關於上古音局部的考定

1.關於聲母的：

(見 *Analytic Dictionary* 序，譯文見國學論叢一卷二號)

上古音	古音	字類	例字	上古音	古音	字類	例字
k	k	見	哥	ts	ts(â)	精	左
k或kl?	k	見各	監	ts	tṣ(a)	照莊	詐
kl或gl	l	來洛	藍	tsʻ	tsʻ(â)	清	參
kʻ	kʻ	溪	可	tsʻ	tṣʻ(a)	穿初	攙
g	(j)ï	喻匀	禹	dz	z	邪	袖
gʻ	ɣ	匣	紅	dzʻ	dzʻ(â)	從	殘
gʻï	gʻï	羣	窮	dzʻ	dẓʻ(a)	牀崇	棧
t	t	端	當	s	s(â)	心	散
tï	t′	知	張	s	ṣ(a)	審生	山
tʻ	tʻ	透	偸	z	(j)ï	喻羊	由
tʻï	t′ʻ	徹	抽	tṣ(?)	tṣ	照莊	鄒
d	(j)ï	喻甬	炎	tṣʻ(?)	tṣʻ	穿初	創
dʻ	dʻ	定	陀	dẓʻ(?)	dẓʻ	牀崇	狀
dʻï	d′ʻ	澄	茶	ṣ(?)	ṣ	審生	瘦
t′	tś	照章	之				
t′ʻ	tśʻ	穿昌	出				
d′(→dź)	ź	禪	成				
d′ʻ	dźʻ	牀船	脣				
ś	ś	審書	扇				

2.關於韵母的：(見本文)

上古音	古音	字類	例字
-k`	-i,-u,-〇	諧•韵•又讀•去通入	例，告，度
-m	-n	方•用-m	忠，熊
-m	-n	諧•詩•通-n	風
一種-a音	-â	諧•詩•â(歌),uâ(戈)通iĕ∠iă(支)	波，河
-a	-a	諧•詩-a(麻)通-â, iĕ(，歌，戈，支)	沙，些
-å	-a	諧•詩-a(麻)通-uo,ĭwo,(íu)(模，魚，(虞))	瓜，者
-a k`	-a	諧•又讀•-a(麻)去通入-k	乍，借
-uo, ĭwo	-uo, ĭwo	模，魚韵	吾，諸
-uo k`, ĭwo k`, -ĭu k`	uo, ĭwo, ĭu	諧•又讀•通入-k而詩•通 -uo, ĭwo, (ĭu) (模，魚，(虞))	路，庶，度
-g	-i,-u	諧•詩• -ii(之):ŏu, ĭŏu(侯，尤):入-k相通	基，母，寺，音
-wig	(-wii→)wi	諧•詩•又讀•-wi(脂追):ŏu,ĭŏu(侯，尤)相通	賄，軌，龜

下列不與 -ii, -wi（之，脂追）相通，而 ŏu, ĭŏu（侯，尤）與 âu, au, iäu, ieu（豪，肴，宵，蕭）相通的字：

-g	-u	(a)諧•詩•通入-k的	高，由，蕭
-g(?)	-u	(b)諧•通入-k的	就，丑
-g(?)	-u	(c)詩•通入-k的	好押(軸)，垢(押谷)]

II. 音標對照：

高本漢	國際	高本漢	國際
p	p	ś	ɕ
p‘	p‘	ź	ʑ
b	b	ńź	(ȵʑ)
b‘	b‘	tṣ	tʂ
m	m	tṣ‘	tʂ‘
w	w	dẓ‘	dʐ‘
t	t	ṣ	ʂ
t‘	t‘	ts	ts
d	d	ts‘	ts‘
d‘	d‘	dz	dz
n	n	dz‘	dz‘
l	l	s	s
k	k	z	z
k‘	k‘	ə̆	ə̆
g	g	i̯	i̯
g‘	g‘	e	e
ng	ŋ	ä	ɛ, æ
x	x	a	a
ɣ	ʁ	â	ɑ
t̂	(ȶ)	å	ɒ
t̂‘	(ȶ‘)	ǒ	ɔ
d̂	(ȡ)	o	o
d̂‘	(ȡ‘)	u	u
ń	(ȵ), ɲ	ü	y
j	j	ɛ	ə
tś	tɕ	□̆	□̆
tś‘	tɕ‘	ii	iɪ
dź‘	dʑ‘		

刊 誤

本刊第一本第二分第一二九葉第十行 Egrigaia 應作 Erguiul。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幾個問題

並論冬蒸兩部

王 靜 如

常聽得人說，如果我們走得比光的速度還要快，就可以追過現在映過的光線，看見先前活動的影子，那一套眞實的歷史，就可以被我們逆行讀到了。這是多可幸的事啊，但是有些太難，同樣，我們希望聽得古代已經失散的音波，也是全屬於妄想。可是我們現在仍然能揣想到北平在二千多年前東漢時代人們說"刮北風"的風字是pim, piwɒm 那類的音；江蘇山東一帶是 pwɒng 那類的音[1]。那末，我們要問，爲什麼一個風字在東漢那樣的紛歧，在現在的北平讀如 fəng 音呢？高本漢先生在前文給我們解答了；他說：這是異化作用的關係，他的演變是pium→piung.

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博士，多少年前，曾用了三十三處重要方音（當中包括日本，高麗，安南等國借去的中國音）來考定了我國古音的大概[2]。雖然他所定的音值，或者還有些可議的地方，要就大體看來，總算是很完備的了。（我們知道，不論研究那一種語系的古音，第一就是根據多處可靠的方音，其二纔是韻書和別的譯音，或其他材料拿來確定他的音值，方不至大誤。）他有了這樣可靠的古音標準音，那末進一步去研究更古的音，當然是比較容易一點的。果然不錯，在1923年他就完成了一部偉著，稱爲分析字典[3]的就是。在那書引論裏他很切實的指出說文諧聲的組織法，趙元

1. 釋名"釋天"：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 piwɒm 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 pwɒng 也……。

2.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vol. 15 Stockolm, 1915—1926.*

3. *Ano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paris.*

任先生已經把他譯成漢文介紹給我們了[4] 我們得到這樣順利的引路大師，去研究上古音覺得可以容易入手一點。去年我在清華研究院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志趣，想先把他的偉著擴大整理一翻，再進而考查上古音；不料工作纔過了一半，就被病給停止了；直到現在方能重繼起來；可是高本漢先生就在那時候又來討論上古音了。兩月前，在趙先生那裏看見他送給趙先生的單行本，我很佩服他的見解，現在趙先生又要把他翻譯出來。我對於他所討論的，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這兒不過再補充幾句罷了。

高氏謂合口的閉口韻（-u-m）的失掉，是因爲異化作用，的確不錯；如果我們實驗起來，也是那樣；尤其是在較低一點的韻裏，更顯明一些。這一點，在前三四年，林玉堂先生也曾提出，一個"避同音" dissimilation（即異化作用）的作用[5]來解釋這個情形。他的意思好像是說：合口閉口韻的缺乏，或是因爲有些字因異化作用就失掉w,u歸入開口類（開，齊）的閉口韵裏去了。高先生却在別的韻裏找到"喚"，"患"等字方音的不同來補充這個合口缺乏的現像。實際說來，合口類的異化作用，當有兩條去路的可能：

a. 失掉 w, u, 保存了 -m，歸本韵的開口類[6]；

b. 保存了 w, u, 失掉 -m, 歸入他韵。

如果我們把切韻和中原音韻來比較一下，更可看出有趣的暗示。

---

4. "Th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在原書引論 p. 16—33. 趙元任先生譯爲高本漢的諧聲說——清華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二期。增加表解，和"諧聲字中弱諧強的原則" "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 of script" —*Asia major* 11, 1925, 2, 302—308

5. 林玉堂先生跋其所譯高本漢答馬斯貝羅論切韻之音第五項疑問， p. 496—497— 國學季刊第三期。說："山：删，覃：談，咸：銜三對韻的分辨（高君注以？號），我們可以不可以假定是開合口（加 u 或 w）的關係，……其所以難證出是合口，非一種 dissimilation"避同音"現象的緣故？。"

6. 如"三，參" sâm（古）藏文中 gsum. 緬甸文爲 -on 西夏文中爲"穀" gswong so, swo, swō. 在今日之廈門方音中 爲 som. 在詩經參的諧聲 "驂"韻"中" tʻiung, 顯然覃韻有些字是合口的，

中原音韻把入聲分配了平上去，却仍保存着閉口韻，這是我們誰也知道的，但是那保留着的閉口韻，並不是整個的，乃是殘缺的，失掉嘬口呼凡韻的！他那凡韻的變就是走了以上的兩條路：

切韻　　　　　　　　　　中原音韻

（其中元音音値是假設的，不能作準）

-iwɒm ⎧ 凡，芃，帆 ⎫
　　　⎪ 𢃄，范，範 ⎬ 寒山 -ân, -an;
　　　⎨ 泛　　　　⎭
　　　⎪ 欠　　　　⎫
　　　⎩ 劒　　　　⎭ 纖廉 -iem, -iɒm.

	古		近代
"ㄈ"等：	piwɒm	fwɒm	fan;
"ㄎ"等：	k'iwɒm	k'iɒm	tś'iɛn.

以上演變的情形看來，顯然切韻裏開口類的閉口韻，一定藏起一些古代合口類的。現在因爲我們知道方音不多，而且對于那些開口類的字還沒有充分的研究[7]；詳的討論，只得等些時再說了。

高先生曾舉出方音中"患"，"喚"，"鍋"等字來添補那些合口類的空當兒，前邊經說過，如果我們再到方音裏看看，仍然有一些字在那裏收閉口韻，但是這些字有是合口的，也許是因演化作用又把合口失掉，或者更許是根本古音就不是這回事。在我給他一個系統排列起來；

a. 刃的諧聲字：

廈門方音裏"刃（汕頭 dźim）韌朒 ńziĕn-ʑń-仞，訒，認，軔，靭，牣，忍（汕頭 dźim ẓim.）朒，涊，認全爲 ẓim

b. 斤 kiən 的諧聲字：

"忻（xiən）炘，訢，欣"，廈門全爲 him

---

7. 風字高氏謂上古音爲 pium，那末韻風的字，恐有合口的現像。把那些字寫在這裏：南，心，林，欽。不過這總是很難確定的。自然我們在韻學書裏也可找些證據來，那終久是暗示吧了。

c. 朋的諧聲字：

"禫(ziän)蟬，嬋，"廣州全爲 şiäm 客話 sam."患"汕頭 huam,"聽"厦門 Tsam.

d. 干 kân 的諧聲字：

"芺"切韵 d'âm,"覝" liäm;"姦" (kan)古文"㤘"，而"姦"厦門音爲 ham,

e. 堇 kiĕn 的諧聲字：

"㖂，螼"厦門爲 khim

這一些字，若拿來補合口類的空當兒，的確是可以解決古韻那種異化作用的現像，但衡之於詩韻，那就使人未敢深信，況且這些字的來源，還正有可研究的地方呢，所以我們也不必說他是在中古爲合口類的字，更不必說他在上古或太古是合口閉口韻。我們現在再看看別的方面怎樣，不久就可以知道在詩經裏有些字仍能表現那種異化作用的痕跡，以下我就來討論他。

有清一代，所謂漢學大師，如顧戴段孔前後二江，高郵二王，和近人章黃兩先生，對於古韻可以說是分析的，精密極了。但是他分得愈細的時候，他們所定的條例，也就隨着愈亂起來；這是爲了什麼？我想那詩經雖然作品不多，可是他的年代就非常的長久包有周初到春秋四五百年的光景，空間上也有數千里的遙遠。現在我們把他混在一起來下統計的工夫，他那細密地方，就不怕他不亂了，雖然他們也已經得了古音分合的大概。因此，我所用的方法，除去本前人所發明的，同時也不輕視空間性和時間性，這個方法，就在我認爲有閉口韻異化作用痕跡的，和前人最好爭持的兩韻部嘗試了。這兩部，就是他們所謂冬部和蒸部。

說起那冬部來，非常可憐，有主張附屬于東部的，有主張獨立的，直等到江晉三先生纔決定認爲可以另列一部。蒸部在排列法上，總是離不開，侵部，冬部他們又有和侵旁轉的條列，這都可以表現他們和東(-ng)侵(-m)的關係，也就是閉口韻異化作用的痕跡。現在我們先把他們和侵部押韻的地方，寫在下面：

I. 詩韻

8. 如"胆，疸" d'ân 厦門音爲 tam，這很可知道他是"膽，瞻"二字的替身。那別的字恐怕也不一定是本字。

a. 冬部(以下註音用切韻音)

"蟲 d'iung, 宮kĭung, 宗 tsuong, 躬 kĭung, "韻"臨 lĭəm;"[9]

"宗 tsuong" 又韻"飲 ˑĭəm;"[10]

"中 ȶĭung" 韻"驂 ts'âm."[11]

"中"的諧聲字"沖 d'ĭung" 韻"陰 ˑĭəm;"[12]

"終 tśĭung" 韻"諶 d'ĭəm."[13]

b. 蒸部

"乘 dź'ĭəng, 縢 d'əng, 弓 kĭung, 增 tsəng, 膺 ˑĭəng, 懲 d'ĭəng 韻"綅 ts'ĭəm;"[14]

"膺 ĭəng, 弓 kĭung, 縢 d'əng, 興 xĭəng " 韻" 音 ˑĭəm;"[15]

"興 xĭən" 又韻"心 sĭem 林 lĭəm."[16]

從上邊的情形看來，他們來諧侵部全非偶然，並且還依照諧聲的條列。如果單從諧聲上看來，更可得到較多的例證。

II. 說文諧聲及其他，

9. 大雅雲漢"旱旣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10. 大雅公劉四章：篤公劉於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11. 秦小戎二章：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12. 豳七月八章：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

13. 大雅蕩一章：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14. 見後正文

15. 見後正文

16. 大雅大明七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a. "縢，勝，螣"的諧聲的"朕 d'iəm" 在詩中韻"綅"，

b. "膺"的諧聲爲"音 ·iəm" 在詩中韻"綅"，

音"。

c. "鬵甑"謂之鬵(爾雅釋器，方言)"紝"爲"繒"(禮記內則，"緘紝組訓"疏)，其諧聲字"增"在詩中韻綅。

d. "降"的諧聲字"贛，贑，欞，贛"等字在切韻裏爲 kam 或 k'am 及 kung 或 λung 數讀"隆"可作"臨"(詩，皇矣) 在詩中韻"衆，宗，崇"(大雅，鳧鷖四章)等字，"朋，崩"從"凡"聲在詩中韻"升，承，夌"等字。

e. 在切韻裏從"今"聲的字如"琴"有 g'iəng, g'iəm 兩讀，"矜"有 kiəng, g'iəm 兩讀，切韻從"宋"聲的字，有"穎，棎，抹"爲 sâm，"彤"有 iung, t'iəm 兩讀，"㥾"的諧聲字"顯，"類在切韻裏爲 liəp.

III. 還些個證據，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冬蒸兩部和侵部的確有密切的關係。那末，我們要問：

(A). 詩經，冬，蒸兩部和侵部押韻，是冬，蒸兩部在古代爲閉口韻近似侵部呢；

(B). 還是侵部那些字，都是收口開脣或半鼻音，近似冬，蒸兩部爲音呢？

的確這眞是到了一個重要關頭，我們分開來說：

1. 如果侵部的林，心，音，綅，飲，諶等字和他們同押韻的幾十多個字都是收口開脣像冬，蒸似的，那末你要解釋切韻裏的閉口韻，必陷於不可能。

2. 關於"風"字高先生已用方音證明他的上古音爲合口閉口韻；他如"熊"字從炎聲，高先生亦證名他在上古是合口閉口韻。現在我們更可知道同"綅 ts'iəm"字押韻的"弓"字的諧聲字"穹"，今日在安南借去漢音還保留著他的古音，k'əm，同"乘，縢，弓，增，膺，懲，綅"押韻的"萬"字，藏文中還保留著他的古音，hbum 我們得到這兩個最重要的證據來使我們立刻就可決定了，這兩部上古音乃是 A 項的疑想；但是我們總不要焦急，如果看了底下的解釋，理由更要妥實一些。

17. 詳後正文中，

3. 上面都從正面說來，反之若說冬蒸兩部上古爲閉口韻，那A項不能解決的，顯然是非常容易說明了。亦就是答復爲什麼侵部在切韻仍保存閉口韻，而冬，蒸兩部却已變爲 -ng 韻的疑問。我們先看他們的音値，現在把全部按古音分寫在這裏：

	和侵部押韻的字：
(1) 冬部：	
中 ťing, 宮 kiung, 蟲 d'ǐung,	飲 ·iəm
冬 tuong, 螽 ťśǐung, 沖 d'ǐung,	諶 d'ǐəm
躬 kiung, 戎 ńźiung, 濃 nuong,	臨 lǐəm
融 d'ǐung, 終 ťśiung, 潨 ťśiung,	驂 ts'ǐm
宗 tsuong, 崇 dẓ'ǐung, 宋 suong,	陰 ·ǐəm
降 kǎng, ɣǎng,	
(2) 蒸部：	
薨 χwəng, 繩 ďź'iəng, 掤 piəng,	林 lǐəm
弓 kǐung, 夢 mung, 憎 tsəng,	心 siəm
升 śǐəng, 朋 b'əng, 興 χǐəng,	音 ·iəm
增 tsəng, 恆 ɣəng, 崩 pəng,	綅 ts'iəm
承 źiəng, 懲 d'ǐəng, 蒸 ťiəng,	
雄 ɣǐung, 兢 kǐəng, 肱 kwəng,	
勝 śǐəng, 騰 d'əng, 冰 piəng,	
陾 ńźiəng, 登 təng, 馮 b'iəng,	
b'iung, 縢 d'əng, 膺 ·iəng,	
乘 ďź'ǐəng,	

從以上的表看來，

(1) 冬部是合口的 iung 及 uong 要說他是在上古爲合口閉口韻因異化作用變成了古音的樣子，顯然是狠自然的。只有一個"降"字，kǎng, 雖然不大容易說得過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拿他的諧聲字贛等k ǎm, kung, 來想像。"降"在上古或者也許是合口的字。

(2) 關於蒸部，那就不容易想像了。現在分開來說：

(a) 合口類的字如"弓，夢，雄，肱，薨，馮" (b'iung) 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在上古也是有合口呼，就因爲這合口呼的關係就把閉口韻失掉了。

(b) 如"朋，棚，崩，冰，馮 (b'ïəng)" 等唇音字，雖然都是開口類的，可是我們說他們是由上古合口類的字變來，在音理上是不算不自然的，因爲那也是一種異化作用啊。(p:u).

(c) 其他的如"勝，縢，騰，潭，膺"在前邊已經提過他們的諧聲字，都是閉口韻們"興，乘，增，徵，烝"等字又同侵部押韻。我們既然沒有理由說他們是由 -ng 變成 -m 現在又知道他們由 -m 變成 -ng 的設想是比較容易說一些，那我們就問爲什麼開口類閉口韻的字不全體變 -ng, 獨獨的他們演變成 -ng 呢。冬部的字已經知道他是合口類，因異化作用 (u:m) 失掉 -m 變成了 -ng, 本部有些字也已經有了同樣的說明，那末這些恐怕很難逃此例，也就是除非這樣的說明比較好一點，別的就不大容易說了。至于他們爲什麼在古音裏變成了開口類的字，在我們對於上古音還沒有更切實的研究以前，說明總是很難的。不過我們看到古音合口的-iwang 和 -iweng 在今音變成了 -ing, 農 nuong 變成 nəng, 弄 iung 變成 nəng, 那蒸部這些字在上古有爲合口的可能，就是可想像的了；況且切韻裏蒸韻沒有合口，登韻缺少上去的合口呢。

(d) 還有一種證明，就是他們除和閉口韻通韻外，並不和別的韻混亂。

我們總起這幾種重要的解釋，可以想到：

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原是合口類閉口韻，後因異化作用就慢慢的變成今日的成口開唇的韻了。

關於他的音質是很難確定的，我們只能夠這樣的想去：

	上古	古	近代
冬	-u-m?(-ïw-m?)	ung	-ung
蒸	-u-m?(-ïw-m?)	-əng	-əng

這兩部所不同的地方，許是一個是 uo(ïwo) 一個是 u, uə, 或 ua? 我總沒能力決

定他。這只得希望將來還有機會再來討論。總之，我們以今日的能力所及，僅能想像這兩部在上古是合口類閉口韻罷了。

現在關於冬蒸兩部上古音大致討論完了，但是我想一定還有人記得那清朝大師冬東相通的論調，和高本漢先生在前篇文章裏證明"來"，"贈"押韻是因"來"收附聲韻的 -g 的原故，那種說法。如果我們稍稍的重視到這一點，則前面的設想勢必難以成立，可是我在前邊已經說過了這詩經的空間性和時間性，也很可以使我們注意；剛纔說的那個問題，恐怕就是方音在那作祟哩。

IV. 如果說到詩經的方音，立刻就會發生兩種疑問；

a. 三頌是不是有方音性；

b. 大小雅的作品是不是有方音性？

這兩項可以並在一起來說，三頌雖然是三個不同的地方作品，但是他們都是貴族方面的產兒，所謂廟堂文學的。他們必不肯把他們的先祖詩韻遺音和貴族通用的語音棄掉，來效民族間的歌樂；自然是他們也有個時間的先後。大小雅的方音，更難確定，他們大多數也屬於貴族方面，情形自然也沒什麼特別的，所以方音只得求之於國風。

冬蒸兩部在國風方面的分配，有以下的現象：

(1)a. 秦豳兩國風共二首，全來韻陵部的字；

b. 秦豳以外的國風共十三首，無一首同陵部押韻。並且有：

(2)a. 鄭風"來 lâg "韻"贈 tәng"[18]

b. 鄘風"戎 ńziung"韻"東 tung, 同 d'ung [19]的現象：

這個使我們知道除秦，豳外都是收鼻韻 -ng, 並且出自二南故地，較晚些的離騷[20] 也是冬東互通，更可讓我們明白這些國風方音，顯然和秦，豳不同。秦豳居於中國西部，其他在中部或東南部。[21] 這兩個大區域，在自然界裏有一個天然的界限；黃

18. 女曰雞鳴三章，

19. 旄丘三章，王說較當，以叠韻之故，

20. 參陸侃如的二南研究——清華國學論叢第一期。

21. 參本篇末國風區域畧圖，

河的阻隔，山脈的橫斷，關口的扼限，處處都能使他們交通發生困難，言語的交換，自然也就是很少的；返之，則中原一帶有廣大的平原和水路的交通，言語自然容易混雜，容易變成一致了，所以上古的合口閉口韻，冬蒸兩部到了春秋時代，中原已經演變成 -ng 的時候，而秦豳因同中原隔絕的緣故，仍然保留他；是爲國風詩韻紛歧的現象，也就是前人冬，東兩部爭持的來源，同時也給高本漢說"來"收附聲韻 "-g"的設想完成了。這兩種方音區域，漢楊雄曾在他的方言裏稱他爲"自關而西"，"自關而東"，可見他那自然的隔絕，應響於方音，到漢季還是那樣呢。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增補到我前邊的設想裏，作這一段的個煞尾，就是：

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爲合口閉口韻，到了春秋時代，秦豳仍然保留着，而自關以東的地方，就因異化作用，全變爲喉口開脣了。後來秦豳也受他們的應響，到隋唐全變成一致了，直到現在。

※　　※　　※

我想一定有人還記得，在前邊我提出藏文"萬"字 hbum 來說明蒸部在上古爲閉口韻的。現在我就乘這個機會，來討論幾個有趣的字，作這篇跋的餘論。

a. "萬"

譬如你要一開始讀起藏文的數目字，必定感覺到他的大致很近似中國的古音。爲什麼藏文這些字同中國一律？抑是中藏同源，或中藏互借，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能力來討論他，我只說數目字裏，解釋最感困難的那個"萬"字。在中國詩韻裏，照前人訂的韻表，也找不着他，現在我們知道因爲他們太信"萬"是收 -n 的，所以把他埋沒了。我們試讀一讀下邊的一段詩經，一定會相信我說的不錯，

詩魯頌閟宮五章：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這詩韻的讀法，若每句一韻，萬字自當與"綅""弓"押韻，二句一韻，萬字亦當與"縢增"爲韻。段氏韻表，却把他無形取消了，那是很沒理由的。我已經說明"弓"

等字在上古爲 wəm，或 om，那萬字當是：

	上古	古	近代
"萬"	muəm (?) →	miwɒn →	uan
	hbum (㺊文)		

b. "皇"

皇字在較早的周頌裏韻"崇"[22]商頌裏"遑"韻"監"，"嚴"，"濫"。[23]崇屬冬部已證明他是閉口韻。皇的諧聲"遑"字也韻覃部的字，這就使我們明白了他說上古音當然也是閉口韻。那末，我們拿來解釋爾雅"林，君也"顯然比較容易些。如果想到暹羅文的皇字爲 hluang [24]那解釋的方面就更發生興趣了。

	上古		古	近代
"皇"	glwam (?) →	ɣlwâng (?) →	ɣwâng →	χuang
	(?) ————	(?) hluang (暹羅)		

	上古	古	近代
"林"[25]	gliəm →	liəm →	lin

從這裏看來"皇""林"的聲韻極相同，所以他們可以互借。也就是詩經"林"訓君的來源了。

c. "人"

詩秦小戎三章，

> 蒙伐有苑，虎韔鏤膺，
>
> 交韔二弓，作閉緄縢；
>
>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22. 周頌列文韻"崇"，不韻"邦""功"。

23. 商頌殷武四章，

24. 馬伯樂 Maspero 的唐代長安方音考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BEFEO*. 1920 定上古"皇"字爲 "ɣluáng" 可參考。

25. 參高本漢分析字典"林"字下。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這"人"字無論如何，總該押韻，上句和"□"對，本句和"秩秩德音"爲耦句，據什麼理由，都不應該削去的。但段先生又因他今音收 -n,就把他忘記了。"人"在別的詩裏大多數和"天"爲韻，我們暫切把他停止，且先來討論"天"字。

d."天"

"天"字在諧聲中有"忝添，舔" t'iem, 在東漢方音裏和顯 xien 同音[26]，今日廣東台山方音仍有這樣的例，使我們可以想到，他或許在古代有複子音及閉口韻的成分。這個設想，不久就從藏文裏找到了旁證。藏文的天，音爲 nam. 來自古代的 gnam, 恰恰和"天"的諧聲字"忝" t'iem 及別讀 xien 相對映。藏支方音有 nan, dam[27]都是從 gnam 失掉複子音的"g-"變來的；那末中國的 t'ien. 當然也有失掉複子音的k. 或 g 及閉口韻變來的可能了。況說還有 t'iem 及 xien 作旁證呢。我們既然知道"天"的古音是閉口韻，那他有八九處，詩經單獨若"人"字，就使我特別注意了。人字在前段已經證明他是上古也是的當與心音等字押韻，現在我們又知道天字在上古也是閉口韻那末前人所謂眞文有別的眞部就有些字在上古或許收閉口韻了。

大雅文王一章"天"韻"新"，七章韻"躬"。辛的諧聲字"痒"切韻裏有兩讀，一爲 suən, 一爲 siəm, "躬" 在冬部上古爲合口閉口韻，那末，他們的押韻並不背謬。還有：

秦風黃鳥一二三章，"天，人，身"爲韻。"身"在廈門今日方音爲 sim, 似乎是仍保留着較古的 -m 尾，那末他們對韻也不算出奇了。

我總不願意拿眞的全部來加入這段的討論，自然是那部中的"矜" 古有 kiəng, g'iem 的兩讀[28]，藏文 sem 實有"神"意[29]，"壬"可訓"佞"[30]，廈門讀"賓"爲 lim,

---

26. 釋名釋天"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 t'ien 顯 xien 也……。

27. 藏支建昌音"難"松茂音"得末"，餘不俱引：明西蕃譯語也是音"□"，不知是不是建昌一系的方音，待考。

28. 漢韋元成戒子孫詩以韻心，今日廣東客話爲"kim."

29. 藏文中"心"爲"snying" 東漢音譯爲"仍"，sem 並有神意。

30. 漢書元帝紀"是故壬人在位"，服虔注"佞人也"。

都可使我們想到眞文分開的原理。但是我覺得對於解釋的材料，尙感缺乏，這全部的討論，只得等將來的機會吧。現在我僅能把“天”字的演變說明如下；

太古	上古	古	近代
	(g) t‘iem →	t‘ien →	t‘ien
“天” gnam (?)	諧聲 →	t‘iem(忝，添等字) →	t‘ien
	(天之又讀) →	xien →	xien(顯)
		gnam →	nam 藏
		→	nan 建昌
		→	deim(?) 松茂

因爲一個閉口韻的異化作用，竟引起了這一大些討論，眞是沒想到的。現在我除了這個問題以外，對於高先生的論說，在這兒不想再多說了，就在下邊補充幾句，來作這一段的收尾，也就是本篇最末的一點貢獻。

高先生曾提起之韻有些字在上古有附聲韵 -g, 的確不錯，我們在藏文裏也能得到一點旁證，如“字”和“子”字。但“子”字在豳風鴟鴞一章，曾韻“室” śiet; 高先生却沒有提到，我想這是很可注意的地方。-k 變成 -t 或 -t 變成 -k, 在中國汕頭，客話裏面例證很多。我們說他在上古韻是：

a “室”字收 -k, 所以韻“子” -g 呢；還是

b “子”字收 -t, 所以韻“室” -t 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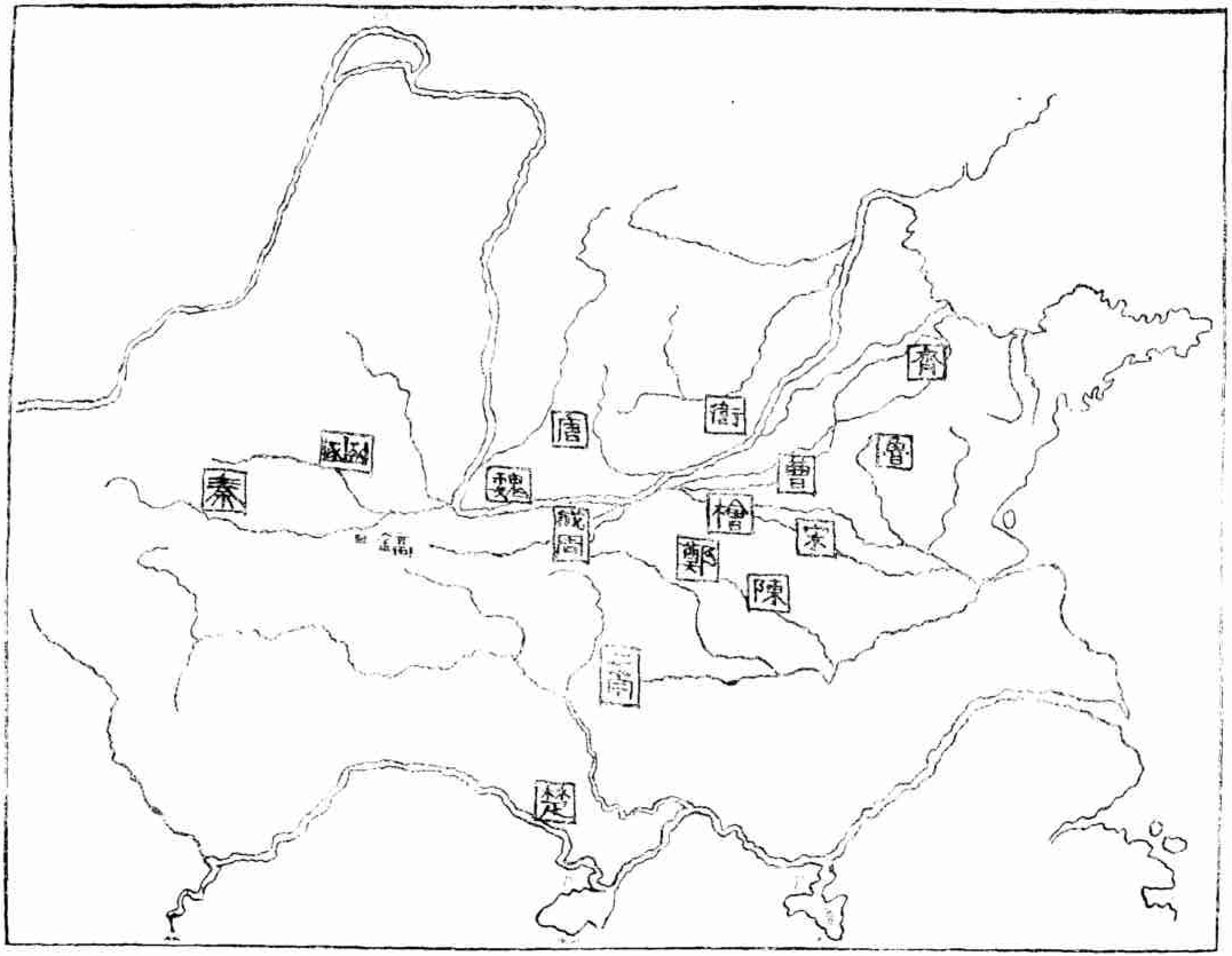
這是很難確定的。現在先把他同藏文比較一下：

	中文		藏文
“子”	tsï		sras
“字”	dzï		tshig
“李”	lji	從“子”聲	
“室”	śiĕt		

中國從子聲的“李”，有藏文複子音 sr- 在那裏作旁證，更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至於他收 -s, 那我們拿緬甸文 as → it 的演變規程，來衡量中，藏文的關係就很

容易明白了。大概中國上古"子"的音質許是收－的，以後藏文保留着他；但中國就由-(a)s變it、又由-t 變爲 -g 了。要從這方面着來 -b 項的設想或者有些近似一點，同時也知道藏風裏保存"子"字的上古音，更可由此想到，中藏互借或同源的地點。但是這項揣想，不知何時纔得到更普遍的證明或反駁，還希望國內外諸語言學家與以指正或討論。

詩經國風區域畧圖



附註：僅標十三國風，從王國維說，鄘有目無詩說。（觀堂集林卷十八邶伯鼎跋）二南說各有異，暫以陸侃如考定為準。（國學論叢第一期二南研究）

板權保留
不得翻印

本冊定價實洋捌角

總批發處　上海亞爾培路二零五號
國立中央研究院駐滬辦事處
北平北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及其他書店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址　南京成賢街

本所現在所址　北平北海公園內
電報掛號
華文　二九八零
洋文　Philologie

本院駐滬辦事處住址　上海亞爾培路二零五號

京華印書局代印